

海

譯等金巴

刊店書流中

世界文學叢刊序

學術原是沒有國界的，文學和藝術則更具有國際性，近世各國偉大的文藝作品，雖然他們所描寫的是他們自己國家裏的史實或民族性，但因為這些作品能夠反映某一時代某一社會的意識形態，引起人們的共鳴，故早已突破國界而進入世界文學的領域裏了。

中國向來是閉關自守的古國，和各國相接觸則還是近百年來的事，而我國接受世界文化則是最近幾十年才開始的，就文學方面而論，最早有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繙譯了歐美的小說，使國人的腦海中，除了『詩』『詞』『歌』『賦』韓柳歐蘇之外，領略一下世界文學的風味，但林氏所介紹的作品，都不是第一流的傑作，且林氏本人不解西文，由旁人轉輾口述，這無異是創作式的譯文，其正確性是不言而喻了，直到周氏兄弟（周樹人和周作人）以直譯的方法從日文中介紹了『域外小說』這時，我國的繙譯才找到了真確的門徑，其後由於魯迅先生（即周樹人）的提倡，在上海則刊『譯文』國內從事繙譯工作的作家大有人在，優秀的譯作家以突擊的方式在新文壇展開空前的戰鬥，

致有今日繙譯文學的偉大成就。

所可惜的，是從五四運動到現在，文藝界雖然絡繹續續介紹了不少的外國文學，却很少做過有系統的工作，我們的譯作家，往往祇憑着個人的偏愛，隨便把外國的名著搬進來，而不知有所選擇，使一般初學的青年無所適從，這確是一件遺憾的事。

我們爲使有志於世界文學的初學者節省時間，並爲過去二十年來被介紹過來的外國優秀作品來一次總的清算起見，特地收集歷年來刊行的雜誌單行本和報紙用公正的眼光，加以分別選出，並予以有系統的整理，編印這冊『世界文學叢刊』問世，以補救上述的缺點。

全集分四冊，所收羅的作家計魯迅、矛盾、巴金等……；代表着英美法蘇等……；就縱的方面說，從文藝復興期起一直到最近爲止。凡是能夠在世界文壇放一異彩，而自成一家的作家作品，無不收羅完備，就橫的方面講，凡是每一個派別的主要作家，每一個有文字的民族和國家，這裏都收有他們的代表作，在編輯過程中，我們是費了很多的苦心的，因我們不僅要選出某一時代某一主義的代表作家。而且還要選出他們的成名作，務使本書成爲世界名著的總匯，我們不馬虎，不欺騙讀者，使有志研究世界文學的青年們讀了本書能融會貫通，這便是我們印行本書的最大目標。

序

阿志巴綏夫原著

血痕……………鄭振鐸譯——1

雅珂芙萊夫原著

窮苦的人們……………魯迅譯——40

英培爾原著

拉拉的利益……………魯迅譯——59

A·赫爾岑原著

海……………巴金譯——68

高爾基原著

馬加爾周達……………巴金譯——79

高爾基原著

秋夜……………徐懋庸譯一〇三

薩爾蒂珂夫著

一個田奴怎樣喂養了兩個衙吏……………蕭乾譯一一七

左祝梨原著

不個一點兒小事……………傅東華譯一三〇

泰來夏甫原著

決鬪……………胡適譯一六五

屠格涅夫原著

里郭甫……………耿濟之譯一七三

庫普林原著

春節……………葉靈鳳譯一九三

血痕

阿志巴綏夫原著

鄭振鐸譯

第一章

在這幾天裏，阿尼西莫夫差不多沒有睡眠；但他却覺得他自己的身體比前健壯，比前更有精力。他也顯得更年青了，當他在車站上忙來忙去時。他是一個身材瘦弱的人，鼻子特別長而下傾。

這件事發生得如此的突然，如此的匆促，然而他無時無刻不覺得興奮而快樂，好像他是被一陣清澄的衝向前去的潮流所帶去，那潮流將永遠的掃除去一切舊的、沈悶的、不快樂的生活的痕跡。

車站裏向來是那樣的靜寂而陰鬱的，現在却滿現着激昂而騷動的氣分。月台與月台的附近，不斷的擁擠着羣衆；一羣黑色的潮水似的大羣衆。這大羣衆看去如一堆高的蟻山，到處都是紛亂激動的的低語聲，在清朗寒冷的空氣中振動着。火車繼續不斷的匆促的由東方駛到；它帶着大的色彩明亮的車輛，差不多沒有停頓，都是急急的向前開去，不久便消失於地平線上的白霧中了。每一列火車經過車站時，羣衆便高聲吶喊的祝賀。帽子狂搖着，喊聲似乎生出一種青年的快樂與豐富的感覺。每個人都盡他氣力之所能的高聲大喊，帶着孩子的快樂地望他的鄰人；在火車爲樹林所蔽着而看不見以後許久工夫，那逐漸低弱的間歇的喊聲，還可以聽得見。

「啦……啦……」

機關車上掛着紅旗，在風中飄揚着，從每個車窗中有不認識的許多臉向外觀望；忠實的友情的臉，這些青年們，大多數都是搖着他們的帽，揮着他們的手，直至他們完全向同一方向不見了爲止。這些青年們真是多極，多極，一列車緊接着一列車，來福槍與手槍襯着黑的外衣與帽子，似乎很奇特，在每個人的心裏都引起一種青年的對於他們的權利與能力的快樂的意識。

阿尼西莫夫迎接着每一列車，如式的道發了它向前去，而他的長鼻子，爲寒氣所凍紅的，在他的

帽子底下伸出，表示歡迎之意。他看着經過的臉，他的心裏充溢着一種大的新的快樂。

第二步有什麼事發生，他不能說出，然而在他之前却朦朧的生出將來的光明，快樂與自由的幻像；在實際上，他過去的苦作而沉寂的生活，以及一切他的屈辱、沈醉、煩疲，現在都要告一個結局，這似乎是很自然的。

如果沒有列車來，他便在車站閒走着，雜在羣衆中，伸着他的長鼻，進入這裏或那裏的辯論的羣中，而時時插說一二句話。

每個人都認識他；每個人都稱爲『我們的站長與同伴』，常常高興和他閒談，如同和一個老相識或一個好朋友一樣。

有的時候，阿尼西莫夫走進車站裏的他的房內，獨自凝集他的思想。他站立在房內許多時候，帶着如夢似的微笑，他對自己說着同樣的那一句話：

『呵，如此才是生活！』

他忘記了他的要休息與靜想的本意，又跑出屋外了。天空光明而清朗，白雪在他脚下摔響說，快樂的羣衆到處走動，不斷的喊着笑着。從每一列車裏，總有兩三個人下車來，帶新聞給阿尼西莫夫，或

問他些十分重要的問題。阿尼西莫夫很高興，當他能給他們以好的答覆時，他常常和他們握手，他眼裏帶着快樂，對他們說道：

「向前去，同伴們！上帝與你們同在！」

他的長鼻更見得紅了，他的細小的眼睛有些潮濕了。他向他的朋友們點點頭，很快的跑向機關車那裏。一聲尖脆的叫笛聲起來，所有那些親愛的同伴都被帶向前去，被帶到那個有些恐怖，同時又快樂的地方去了。他們的離別，重又爲一陣齊聲的吶喊所祝賀，喊聲如雷似的，良久良久才息下，似乎要撼動了大地。

到了黃昏時，阿尼西莫夫在一趟列車裏認識了一個熟悉的臉。那是肥胖的機關手，身材臃腫而有皺紋，他跳下機關車，他們緊緊的互相握着手。這位機關手外表很奇怪，他帶了一把來福槍，他的衣袋裏，裝着沈重的子彈，重得垂壓下去，阿尼西莫夫忍不住笑了。他匆促的說道：

「我說，進行的事是真的了，卡爾弗爾福威慈！這不絢麗麼，這個總發動！」

「呵！」機關手答道。臉色慘白，但微笑着，「我們好久，就看到這些事了。」他說俄國話並不十分正確，這個小缺點常常使阿尼西莫夫好笑，但現在却使他感動。

「我方才聽見說，兵士們被禁在營房裏，因為他們怕兵士們會傾向於我們這一邊，」阿尼西莫夫說道，一陣廣寬的微笑伸張於他的全臉。

「呵，」機關手答說：「我們希望那樣。」

於是他再握了握阿尼西莫夫的手，向前跑去，登上他的機關車，同時，阿尼西莫夫也跟在他旁邊跑，與對面走來的人相碰。

「我願意我能和你一同走，」他說道：「但我如果不在這裏，一切事情便都要七顛八倒了。」

「我想你不願意離開你的家族，」機關手一邊跑着，一邊說。

阿尼西莫夫高興的答道：「我的家族並不困擾我，我已把我的妻和孩子們送到鄉下。住在我岳父家裏了。我以後可以見到他們；現在不是關心到那種事的時候。唔，祝你好運氣，上帝保佑你！」

有好一會工夫，他站着望那開去的列車，默思的微笑着。

「這件事看來是怎樣的奇怪呀！」他想到：「三天以前，我永不會相信有這樣的一件事。我想生活是恰恰照舊的過去；今天同昨天是一模一樣；常是同樣的可壓的可憐與困惱。」

他過去的灰色而煩惱的生活的鬼靈，朦朧的站在他面前，又消失了。他四面的望着，搖搖頭，又混

入羣衆中，聽着他們的談話去了。

在三等待車室裏，充滿了青煙，如一間浴室般的熱，混雜的語聲不斷的響着。在小食櫥旁邊，站着扳道夫阿金。

『唔，你們對於這件事怎麼想？』他說道，同時吸着下等淡巴菇的煙雲，『我的孩子，如果人民一旦起事了，真正的起來了，那末，那末，爲什麼，我的朋友呵……』

在這個溫暖的空氣中，氣分是光明而安舒，每個人都在濃的青色煙雲中激昂的談着。黑影子經過窗外；語聲營營的響着，房門不斷的開閉，人不停的走進走出。

第二章

就在這一天，黃昏的時候，遠處被雪蔽蓋的矮叢林顯得很陰沈，忽有一輛機關車，用全速度駛來，它沒有燈，也不噴氣，也不吹氣笛，它如預示惡兆的黑鳥似的，由莫斯科衝到站上來。制動機可怕的驚號一聲，車輪與冰凍的軌道磨擦着，發出尖銳的磨擦聲，機關車便在站上停了。有人從踏板上跳了下來。

來，帶着失望的口氣叫道：『同伴們，一切都完了！波洛歌（Bologore）被取去了！他們已把鐵路的交通截斷了，一趟列車滿載着軍隊已將開來了。』

機關車開去了，留在後面的是一陣白色的煙與蒸氣。暫時的沈默爲一聲狂叫所破：『同伴們，第一……我們……我們的列車要先開到那裏！看出去！』

車站上預示着騷亂的氣分。一羣一羣的人聽見了那叫聲的都從四面八方的跑來，阿尼西莫夫便爲一圈的白色的受驚的臉所圍着。在奇異的沈靜中，不時有失望的聲音可以聽見。似乎有什麼可怕的正要經過這車站。

阿尼西莫夫雙足張開，穩固的站住，就站在剛才機關車衝過去而帶來惡消息給他時所站的地方。

他聽見了那些話，然而他還不能十分明白；那些話是如此的出於不意，如此的可怕，竟使他完全呆住了。

『那是怎樣的？那是怎樣的？』他機械的向立近他身旁的人問。但沒有一個人答覆他。從所有這些光光的眼，圓而大的眼珠中，射出的是鄙下的恐怖。

在他看來，隔了一刻，只要第二次叫了一會，全數的羣衆便都要驚喊了跑散開了。在那個時候，一個矮身材而帶孩子氣的學生，爲羣衆所高舉。他搖着他的帽。以高尖的聲音叫道：『同伴們，那不是真的！』

『那是個詭計，警察的詭計，同伴們！』

有一會工夫，壓迫是輕鬆了，危機是已經過去了。然而立刻大家又證實那消息是真的；一件可怕的事實，永不能否認的。但驚惶的感覺，却爲憤怒與不顧死活的決心所代替。阿尼西莫夫已經恢復原狀了，他脫了帽，擦擦他的眉毛，對站在他旁邊的一個電報生說道：

『唔，那是怎樣了？然而那不算什麼。彷彿他們進行得很順利。我們要做我們的一份事。看有什麼事發生了。』

長身材，黃頭髮的電報生答覆得低低的，阿尼西莫夫聽不清楚。

現在在各方面又有一陣大騷動，羣衆去開始建築障礙物，在各地地方，黑影的紛亂的一羣一羣人突然出現。木器傢伙從車站裏搬出。兩個人匆匆的擡着一根大的蓋着雪的枕木，東撞西撞的經過阿尼西莫夫身邊；在那一邊可以聽見碎玻璃的響聲。

阿尼西莫夫自己也不知何故，突然的覺得這是他的責任去指揮這班羣衆的一切偶然的努力。

他們實不明白要怎樣的去做。他知道每一根枕木的正確的位置，他知道要用什麼樣的注意與力量才能使車站上的全部機械整齊有序的運用不錯。因此，沒有人比他更警覺到；怎樣的在幾刻鐘之後，車站將變成一堆不成樣子的殘毀的東西了。他覺得隱隱的憤怒着，具着些遼遠的不可限的力量。他沿着站臺跑着，對一個學生搖着他的紅帽，那些學生們正從一輛車的窗中看出，向別的人喊道：「同伴們，這裏來！讓我們用那些車輛，他們是最合適的。」

阿尼西莫夫叫道：「無意識！車輛必須放在軌道上。除了正路外，其餘的軌道都要堵住。阿金。阿金！取扛重機來。」

他從站臺上跳下，跨過軌道，向一輛停在邊道的綠色火車跑去，他之後跟了一羣的熱心的幫助者，他們圍繞着大的紅色，青色，綠色的車輛，那些車輛在這個「人的蟻山」之上慢慢的移動，好像是自由的。他們突然的覺得一震，顛仆過去，同時鐵鍊響着，又有一陣破玻璃的聲音。羣衆每一次喊着「赫啦！」時，大地似乎也呻吟着。

阿尼西莫夫眉毛傾下，頭髮結着，這裏那裏的跑，指揮着鼓勵着別的人。他的帽子，好像一點紅的火燧，走到那裏都很鮮明。

在這時候，他毫無有思想到立刻到來的危險與這些障礙物建立了之後，有什麼事會發生。對於將來的事，他似乎完全不覺得。現在是如此的用力，如此的激動，完全吸引住了他。

阿尼西莫夫正忙着把一輛大的臥車放在某處，却不知有一趟列車到來。聽見了歡呼的聲音，他四面望着，才看見大的噴着氣的機關車，後面帶着一長條的列車。從這些車輛上，下來了武裝的黑色的人體。全個車站都為廣闊擁擠的羣衆所充滿。在這羣衆中，阿尼西莫夫第一次在白的綑帶上見到幾滴血點。他以詫異的痛苦的好奇心凝望着這幾滴血，第一次覺得不舒服與困惱。一想到他的妻與孩子們，他便覺得冷而欲暈了。

一個身體偉大的人，從人羣中擠出，叫道：「我說，站長，我們必須把這條軌道也堵住了，我的朋友，這樣，防線才是完全的。不然，我們把傷者連到車站上時，要經過一段無防護的地方了。」

「要有人受傷麼？」他的腦筋裏轉繞着在這個念頭上。「呀！是的，是的，」他心中自答，自己恢復過來。「自然，那是必要的。我立刻就去辦好。」他點點頭，向機關車跑去。

他想到：「唉！唔，沒有法子想。他們之中有的要被槍擊中。一定要這樣的。有些生命將會犧牲。也許他們不殺死什麼人，而却僅僅的受傷。無論如何，在我活在這裏時，我覺得我要盡我的責任。」

這念頭使他把驚惶鎮定了使他覺得異常的有決心他的朋友那位機關手從機關車上看見了他。

「我們不能到莫斯科，」他說道。他的語音中有些恐怖。「什麼事能繼續下去呢？我們的列車會被軍隊所攻擊。」

「不要緊，這不算什麼，我的孩子。」阿尼西莫夫快活的回答道。「他也有點恐怖呢！」他點道，這有些使他的心安舒。他接着說道：「把你的機關車駛到那些車輛那裏，然後我們來堵住那條軌道。」大的機關車脫離了列車，向前開去，嘶嘶的噴着氣，到了堆聚着的車輛旁，又把他們連接起來，機關車的兩旁，瀰漫着一陣的蒸氣的雲。當阿尼西莫夫見了這，又見那直的清清楚楚的軌道，變成了一大羣的廢物，他的心光耀着驕傲。

「等一等，」他說道，心裏正想着，「他們想必離得不遠。」

「你有一把來福槍麼？」機關手問道。

「沒有；我一點也不懂得怎樣放槍。」阿尼西莫夫微笑着回答。「你去做打仗的事。我將有別的事要做。」

「唉，我們將見到那事的。」機關手兇暴的回答。

「來了！來了！」遠處的聲音喊着，車站屋頂上及水龍上的守望者匆匆的爬了下來。

「他們是最歡迎的。」電報生兇惡的啞唔着，這時他正向障礙物那裏跑去，帶着他的來福槍。羣衆湧向前又退向後，分爲幾部，在障礙物後邊站定他們的位置。突然的死的沈寂罩着。在微光中，可見一條列車，沒有燈光的，慢慢的由矮叢林中向前來，在遠處，它看來是很小的，它的形狀怪異而可怕。

「他們來了！」機關手說，他正伏在一堆煤與木頭之後。

阿尼西莫夫爲一種異常的好奇的感覺所占據。他不知爲什麼微笑着，他爬上一輛車的制動輪子一邊，兩手執着它的冰冷的金屬物的旁邊，以支着身重，向前探望。黑的列車漸漸的慢慢的移近了，當到了近處時，似乎更不聲不響的馳着。有的時候，它似乎是停了；在實際上，它也許真的停了，它看來似嗅着它的路。在車站上，一切都沈寂着，彷彿沒有一個人存在着。然而當阿尼西莫夫四面望望時，他却能見許多黑的人體沈默的蹲伏在障礙物，樹林，籬笆之後與鐵路車輛之下。

那串列車，當它馳到空地上時，看來異常的黑，現在是停了。前面也是一樣的沉寂，有人也許要想到那串列車與這裏的車站，正似兩隻野獸潛伏着互相矚視，夜色很快的更深了。慢慢的一分一分鐘

過去躊躇的幾分鐘似乎是一個永久。阿尼西莫夫的頭腦裏，竟有一種無意識的念頭經過，以為那串列車是空的。是停留在那裏，平地上的。但正在那時候，列車的兩旁却擁擠着人，在夜色中可以大約的辨明白。後來這些人成了幾條長的黑線。慢慢的如波浪似的向前進，阿尼西莫夫覺得異常的震慄，在他一生，從沒有見過一大羣的人如此的整齊劃一的走着去打仗。這種打仗要帶了死與痛苦給那麼多的人的。他對於打仗只有種很模糊的觀念，然而他有些覺得，打仗的恐怖現在正要來了。他這樣的想像；戰爭是一件不同的事，要在一個特殊地方舉行而不在平常人之中舉行的，再者，那些打仗的人，對於恐怖與憂愁的感覺也不能如工人，或官吏，或學生，婦人，與孩子那樣的銳敏，當然，他曉得這不是實實在在的情形；然而在這個車站上打仗。它有的是籬笆，花園，小而黑的站臺，枕木，鐘，以及別的正常的东西——在這裏打仗，有槍，有血，有傷的，有死的，似乎不僅是可怕，並且是很無意識的。

『上帝救我們！它會到了這個地步麼！』這是橫跨過他的心上的朦朧的思想。

但那黑色行列，來得更近更近了，後來很明白，他們是活人的行列，一個人可以見千百隻足怎樣快的整齊的一起一落。這個向前進行的隊伍，與那些潛伏在障礙物之後的沉默的人，使人覺得，不能想像到的可怕的事立刻就要發生了。只要一想到這事，一個人就要窒悶住了。

兵士們向前進，可怕的沉寂更益酷烈了。一直到後來人的唯一念頭便是「這件事」立刻就要開始了。

「不可能的！沒有事會發生，」阿尼西莫夫想道。他俯身向蹲伏在他足邊的機關手低低的說道，因為怕別的人會聽見他：

「我相信，如果我們去講和……」

機關手仰着他的灰白浮腫的臉望着他。很顯然的，他不明白什麼事。他的滾圓的雙眼中，有一種猙惡的光。於是阿尼西莫夫又去看看在他旁邊的一個彎鼻子的人，這人看來似乎已經受催眠了。立刻，他開始全身都戰慄起來。

然後，在阿尼西莫夫的右角，有一槍放出去，好像是響應着一個信號似的，從所有籬笆與障礙物之後，小的烟烟的火舌都衝了出去，跟着的是繼續的噼噼啪啪的槍聲，由凍冷的空氣中反響着，

阿尼西莫夫清清楚楚的看見，怎樣的灰色的人的行列，無秩序的向後退却，好像爲風所吹似的。他看見，怎樣的有些人體倒下了；他能夠聽見一個遠遠的呼聲。然而他却有一個念頭以爲沒有什麼事會真的發生過。但是隔了一會，全部灰色羣的兵士們，看來似有一個兇惡的領袖在教它，立刻來福

槍的噼噼啪啪的悶響打破了白色田野的沉寂。

有什麼東西打着一輛車上，一陣高大的炸聲發出，非常尖銳。彎鼻子的人緊緊的在阿尼西莫夫耳朵邊放着槍，幾乎使他聾了。他又回頭去看機關手。他仍舊蹲伏着，但顯然有不對的事發生了。他的來福槍放在雪上，他的臉異常的白，他的雙眼雖然睜得大大的，却似乎不向着什麼望着。他兩隻手臂無力的搖動着，然後向後倒下了。當他平臥在雪地上時，手臂不再動了，他的大的胖的身體僵硬了，好像凍死的獸類一樣。

彎鼻子的人仍舊不斷的放着槍，幾使他耳聾。

阿尼西莫夫凝望着他，然後慢慢的匍匐下去。

他全身都戰慄着，愚蠢的微笑起來。無生氣的機關手，以圓的玻璃的眼望着他。這就是死。現在，第一次，阿尼西莫夫感覺到，他以為不會有的可怕的事，真的已經發生了。

『他們已經殺了他了，』他想到。『我的上帝，這一切是什麼意思？』

這個機關手有一個妻，四個孩子。阿尼西莫夫全認識他們，每一天他常是經過車站和他招呼。現在他躺在那裏如一根木頭，死了。

阿尼西莫夫慢慢的又回轉來，不注意去看那屍首。他努力的想去分析他的感覺。他感到是恐怖呢，還是憤怒或憎惡呢？他記得，怎樣的在前年時。也是這些兵士，俄國的百姓們，他們的全體，都經由這個車站向前線運去。他天然的爲他們憂愁。他心裏很難過，見他們運到那個不可知的地點去，他竭想爲他們做些小好事，或至少用什麼方法幫助他們。

到處有一種火藥的氣味。在火車後邊的黑色人體現在的舉止很奇怪；跑後去，跌下來，後來又爬起來，攀上車頂，而有的却滾了下來，扭曲的躺在軌道上，不動。然後，地與天似乎隨了那些可怕的炸聲的力量而震動着。從阿尼西莫夫所站的地方，他能夠看見一點可怕的星點，突然的亮了，又不見了；然後頭上立刻來了一聲震耳欲聾的雷轟，似乎使他體上的骨，一根根都搖動着，同時有一個不可見的東西，以可怕的力量打擊那障礙物使它發光，雪與碎木片四處的飛。驚喊着，哀呼着，羣衆擾亂的散開了。

戰事的始終約有十五分鐘，但在阿尼西莫夫看來似乎是一瞬的事。他看見，怎樣的黑色的人影在障礙物頂上出現了，看着他們一直向他放槍；他聽見有人躺在他身邊，在雪地上呻吟着；他看見幾羣的人沿着軌道及籬笆向後退，顯然的決心的向兵士們放槍；他看見萬足所踏，如泥澤的雪地上，

着許多屍身，這些屍身都如蟲的拳曲着；後來，他不意的看見兵士們由車站的背後衝向前來，同時羣衆四散的狂逃着。槍炮聲突然停止了，除了驚喊與偶然的一二聲槍響之外，沉寂又瀰漫着。

灰色的兵士們由車站中跑出來，在空地上跑着，捉着黑色的人影，摔在雪地上。他們對於他們所做的事是明白的；然後他們再跑前去，後面留的是黑色的東西，如一個木塊的。

這是如此的可怕，竟使阿尼西莫夫的血變冷了；他異常的驚懼着，盡他的力沿着軌道飛奔。在水筒之旁，有一個高大的兵士在他後面追來，穿了一身長灰色衣服，帶着一把來福槍。這個兵士有一個光滑孩氣的臉。他已捉住了阿尼西莫夫，兩只手握着他來福槍，用刺刀兇猛的向他戳去。阿尼西莫夫如貓似的跳開了，有一會兒，他們跳來跳去，互相凝望着。然後兵士舉起他的來福槍，指着阿尼西莫夫的胸口。

『唉，停止，停止！』阿尼西莫夫叫道，閉了他的兩眼，無力的伸出他的雙手。從他的闔了的眼皮裏，他只能見一個火點，聽見一個震耳的響聲。兵士打不中他；他很感覺到。然後有人從後面奔來，重重的打在他頭上，於是火星在他眼前跳舞着，他回手捉着他的領頭，與他一同倒在雪地上了。

『手拿開！』阿尼西莫夫兇怒的喊，緊咬着牙齒，用他的肘盡力的擊這個陌生的臉。他能聽見怎

樣的那柔嫩的鼻子，受着這一擊之力而壓挫了，他能看見兇孽的眼光正看着他的眼。

第三章

夜的黑臉朦朧的窺望進車站的窗中，那些窗都已被子彈打破。現在這裏是一切都沉寂着，但即在這個沉寂中似乎有人還能聽見驚喊聲，槍聲，及呻吟聲。在軌道上，有一堆的車輛在熊熊的燒著，青煙的濃柱慢慢的升起，在這煙柱之上有成千成萬的火星烟耀着。一切東西都在雪地上形成不規則的影子，那些僵硬的屍體，一個一個的躺在車站之前的，彷彿有些移動。到處有兵士們在肉紅色的火光中行動着。他們聚成了一羣，又散了開了。有的兵士們變身向着地上，而他們的黑影子便在火光所照的雪地上移動，他們的刺刀如紅色的針似的發着光。軍官們立在月臺上，抽着雪茄煙，低聲的談話。

他們把阿尼西莫夫鎖在一間房裏，那房是冷而空虛。只有從熊熊燒着的雜物堆裏射出的搖搖不定的火光映入房裏，那光却有一種奇異而變幻的形狀。他以前本已熟悉的椅子，現在看來好像墓石；燈曾爲一顆彈子所中，從天花板上搖擺的掛着，好像一個大的死蝙蝠。兵士們與軍官的影子沉默的經過火光照着的牆，漸漸的小了到了角上，不見了。

起初，阿尼西莫夫似乎還不能明白他究竟遇到了什麼事，他的呼吸急促着；他的雙眼開了，又閉了，全身都顫抖着，不知道他的身體在什麼地方，也不明白他到了現在的地位是什麼原故。他的全個右邊的頭部痛楚着，怔忡着，他不斷的搖頭，好像要把痛苦搖去了；但那是無用的。他的頭部的這一面覺得如石塊一樣。在他們捉着他之前，他曾竭力的抵抗，向外打着，如一隻野獸似的鬪着。兵士們捉住了他的髮，他的鬚，他的雙手；他仍舊想把他們摔開，同時覺得，只要一用最後的超越的力量，便可脫出他們的掌握了。但是當他們已制服了他時，他才突然的明白一切的抵抗是無用了，最好是安安靜靜走去。

「走吧，你這豬糞！」一個兵士憤怒的說道，他一邊拭去他的臉上的血時，一邊却重重的打了他一下，打在額上。阿尼西莫夫的牙齒格擦了一下，同時他的頭向後扭曲了，但他只四面望着，不說一句話。

那兵士勝利的說道：「你不能逃去，現在！」

「去！快走！」別一個兵士便道，打着他的肩頭。於是一面用他們的手，一面用他們的槍柄，兵士們便把他一直趕到月臺；到了月臺，他被列入兩個其他的人之中，那兩人都受了傷，淌着血，衣服破碎着，四面圍着兵士們。

一個高大結實的軍官，嘴邊有一部大而美的鬍鬚的，走了前來，五個其他的軍官站在旁邊，一個兵士由隊伍中走出，說道：「告稟大人，這幾個犯人是被我們捉着的，手裏拿有武器。」

「嘎，是這樣嗎？」那位軍官拖長了語聲說，他的高聲的語調，表示他是私自高興着。

「阿那托爾，彼得洛威茲！」他高聲叫道。

從軍官的羣中，走出一個肥矮的人，嘴邊是一小撮黑的鬍鬚。當他走近時，阿尼西莫夫看見他全部的臉。因為他站在火光邊很近，半邊臉為紅光所照，而其他半邊却仍舊在陰暗裏。阿尼西莫夫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恐怖之感，他凝望着這半邊的臉與他的一隻炯炯的眼。在他看來，這些軍官們與兵士們，不是簡單的人，如他生平所見的一樣，而乃是有巫術的可怕的東西，任怎樣也不會有人氣。

「允許我介紹這幾位先生，革命家，」高大的軍官說，他的聲音裏含着同樣的惡意，然後，突然的變更了他的語調，他傲然的問道：「你是什麼名字？」

阿尼西莫夫看着站在他旁邊被問的人時，看出他就是彎鼻子半催眠的人，曾立在障礙物後，在他的身邊，向軍隊開槍的。

「我們捉住他時，他有一把來福槍在手中，大人。」一個兵士說道。

「呵，呵！他要槍斃的，」軍官冷澀的說道。

阿尼西莫夫明白那幾個字眼，但不能捉住他們的可怕的意義。

顯然的，彎鼻子的人也是一樣的不能捉住他們的意義；他不表示情緒，也沒有一點恐怖的證象。兩個惡臉的兵士握捉他的雙臂，引他走開了。他曾四面望了一次，好像他要說什麼話，但終於默默不言，仍站在數步之外。

「你是什麼名字？」高大的軍官又問了。

這句話是向阿尼西莫夫問的，但有別一個人回答着，那人是一個病容的小身材的人，穿着破的外套與帽子。

「我是在郭士條加夫廠裏的，——一個車匠……菲杜里夫，」他向前一步口吃的說道。他全體顫抖着，下面的牙牀震顫得奇怪。

「他也向我們放槍，大人，」兵士說道。

軍官又發出那同樣的簡單而不加思索的話。

一種奇異而沉悶的思想到了阿尼西莫夫的心上。他慢慢的臉色白了神經性的向後退下，好像

要把他自己擠在兵士們的隊中。但立刻有人從後面把他的手臂捉住了。

「你！你是什麼人？」高大的軍官注意到這個行動，問道。

阿尼西莫夫沉默着，掙扎着要掙開那捉着他的手。

「現在說來，現在說來！」軍官專決的叫道。

「嘎，那是站長，」肥胖的副官說道，當他的一隻炯炯的眼看着阿尼西莫夫時。

「是的，我是站長，」阿尼西莫夫迅速的答道，仍舊爲這事所迷惑。

「呵，呵！很喜歡與你相識，」軍官冷笑道，捋捋他的鬚鬚。「那末你，就是站長麼？真的是！如果我們等一會兒在一處有一席閒談，那也許倒不壞。我可以進問你的名字麼？」

「阿尼西莫夫，」他答道。

「喔，謝謝你！我非常的感謝！」軍官說道。然後他對一個兵士說道：

「把他監視到明天清早。」

「請教你，大人，我怎麼樣？」那個車匠聲氣微弱的問道。

「你麼，我的好朋友？你是要槍斃的，」軍官答道，顯然的高興着他的話的力量。

『唉。隨你的便，大人。』車匠以痛楚的語聲叫道。在這一聲喊叫中，有一陣的震慄，經過兵士們的行列中，阿尼西莫夫感覺到艱難的呼吸，緊靠在他耳朵邊。

副官銳聲的叫者：『不要開口！』

軍官說道：『帶了他去！』手指着空地上。

阿尼西莫夫還是孩子時，曾以濃摯的好奇心，看著雞的被殺，這時以同一的心理，在火的搖搖不定的光中，察看車匠的爲恐懼所襲的身體。他希望那人向前衝去，竭力的逃命，但他却沉默的站在那裏，他的下牙牀益發顫抖得利害。阿尼西莫夫的眼光不能離開這個牙牀，所有別的人都凝注着他。每一個舉動，似乎是增加那形勢的普遍的恐怖。

『你是什麼東西？』彎鼻子的人在遠處喊起來。『你們，你一塊的臭屍……謀殺你的同胞，你下流人，娼妓的兒子！』

『什麼！閉了你的嘴！』軍官叫道，握着他的槍，向他走近了兩步。

『閉了你自己的嘴！當我去死時，我爲什麼沉默不言，你這傻子！』犯人咆吼道。『這正是你，應該吃一顆子彈，你這猶太，你這惡狗！你以爲我是怕你麼？來，開槍！你自己來打死我，你這朽腐的禽獸！』

阿尼西莫夫無力的叫了一聲，雙手掩了他的眼，有高聲的雙層的報告，一聲喊叫，然後一陣匆促的來往，兵士們的黑色的身體阻擋了阿尼西莫夫的視線，他被他們一把抓住，捉了開去。

現在，在這間朦朧而冷的房裏，全部的情景又經過他的眼前，他知道在幾點鐘之後，當天色亮了時，他就要被槍斃了。

第四章

阿尼西莫夫光光的眼注視着闇處，想道：『明天我要被人槍殺了！』這並不是清清楚楚的思想，因為在幾個鐘頭之內，他所向不會見過的人類，便要來殺他這個也是一個活的受苦的人類，好像當他見一隻疥瘡滿身的狗一樣，這真是不能想像的。阿尼西莫夫腦子裏，只覺得一種沉重的壓迫，如一種惡怪的魔象也許要出現在不信超自然的事的人的眼前之類。阿尼西莫夫其初想要鄙夷如此無聊的念頭，但在那時，他的臉在暗中却變成了一種猙獰的病態的佯笑，他把他的破外套更緊的裹在身上，在房裏往來的走着，足步短促而不規則。他的高大的身體無聲無息的轉動着，很謹慎的避免了

與房內器具的衝碰，這些器具，他當它爲一個魔鬼。這樣的謹慎，說來真奇怪，原來並不是恐怖的結果。這是因爲他不要一個人去擾亂他的默思。他有這樣的一種印象；如果他現在能夠鎮定的完全的在他心上解決了那真實的地位，便什麼事都要變一個樣子了；他那時會明白這一切事，於是全都的事，便將簡單而容易的解決了。因此，他繼續的想着，想着，有的時候。救他的死的想頭，似乎浮泛過他的腦中，他竭力要把這想頭帶到外面來，把它穿在言語上。

最後，這個想頭漸漸的更清楚，更確定了，於是他的腦子變了更光明的，他的眼睛失去了他們的痛苦的視線。有一會兒工夫，他靜靜的站住了，要去捉這個想頭。然而他所尋到的句子却是這個，「明天我要被人槍殺了。」突然的，一切又都變成了混亂，思想消滅了，冷汗在額上滲出。然後，他對自己想像出一個熟悉的地方，那個地方是在車站之後，有一堆舊的無用的枕木，埋在純白的雪下面。那枕木已經搬開了，阿尼西莫夫知道那是由他命令他們搬到防禦線上的。然而在他的幻想中，這個地方却還沒有變更原樣；小的籬笆，一堆的爲雪所蓋的枕木，前面，在遠處，是廣大的白色的草原，車站從那裏看來，像是一所紅色的小兒玩的屋子，在那裏，美麗的小列車，吐着一陣陣的白煙，在無終點的鐵軌上跑着——所有這一切東西都在他的想像中。然在這個地方，在雪地上，他，阿尼西莫夫，將頭枕在枕木

上，躺在那裏，不全然是死，但是被「槍決。」他的頭和他的胸將爲子彈所貫穿而他的鉛色的雙臂將成僵硬，他的雙膝高高的聳出雪地上。天氣是嚴冷的，他的冷了的身體將如木頭似的堅硬，眼睛是凸出的凝望着，他的口爲紅色的雪與冰所填塞。但他將不再覺得，也不再看見什麼東西了；他連他自己的屍體也不會看見。

「那是如此的可怕，真是一切事中最可怕的！」阿尼西莫夫想道，於是他呻吟着，於是他很可憐的啜泣着。一切都是靜悄悄的除了外邊在燒着的木塊噼啪的響着外，別的聲音一點也沒有。

阿尼西莫夫在房裏往來的走着，足步益發的快了，努力要去集合思想。其初不能告訴出他所要想的的是什麼，後來突然的他的一切念頭，卻都回到他現在快要告終的生命上，日，年，事實，行爲，情調及勞苦，成了一長串，一件件都經過他的前面。他生在貧苦的家中，他的童年也在貧苦中度過。他記得當他聽見別人說起他們的兒童時代，是一個光明快樂的時代時，他常常是那樣的奇怪。他是有病的孩子，鞋子穿得不三不四，衣衫破爛，是一個典型的，郵差的兒子，他父母的可憐與不康健，都在他身上蓋了他們的灰色印章。他沒有讀過什麼書，他幾乎很不容易去識得幾個字，他所受到的主要的功課，便是他父母鄙賤的生存。他不久便不得不去謀生，十五歲時，他進去鐵路局辦事，以後二十五年來會做

了各種的職務，都是些很單調而艱苦的工作。當許多年之後，他很有幸的能夠在一個小的淒寂的村站上勉強餬口，便娶了親，他愛上了一個平易而愚呆的女子，便娶她爲妻。她的童年生活也是與他不相上下的。然而講到他的這個戀愛，却有些可怕，即在他最快樂的時候，他也不能忘記他妻子是如何的無用而不可愛。但他的以任何價值去得他與之能密切的同情着的人的願望，繼續的把這個印象，消滅到那樣的程度，竟僅僅的存了一絲要求美與戀愛的浪漫的朦朧的呻吟。他的妻老得非常快，把新鮮的青年所給她的一點點可愛處也失去了。孩子們却一個一個的跟着的生出來，他的妻不久便成了一個老而討厭的悍婦了，她的全身都入骨的穿上了勞苦與妒忌的面具，孩子們長成了，都是身弱而不康健的。草原上新鮮的空氣與光亮的日光，竟不能敵得過幾個世紀來的緩慢與半餓的有毒的影響。這樣的孩子們在精神上是快活的，僅足以發生悲愁，勞力與痛苦而已。

阿尼西莫夫很少和別的人來往，因爲他們是窮苦的，如有什麼交往其結局只不過是被人看不起與糜費而已。阿尼西莫夫喝酒喝得很利害，當他醉了時，常常悲傷他的不幸。他的乏味的的生活，如此的一天天的過去了，直到了後來，大衆的憤怒與反動的突然的光明，把一切事都顯示給他，好像被一陣電光使他跌倒在地上一樣。立刻他停住了。他不再不甘心去死了。

「過着這樣的一個生活，倒不如死好！死是沒有什麼可怕的。這是需要的。絕對的需要的；是天然的。從這一切逃出的方法；就如我一般的這樣的可咀咒的生活中逃出！」他想到。

他如此的想着，他漸漸的更鎮定了，他灰色的破爛的身材，有了如他在防線上打仗時所見的他們同樣的平靜而決心的表現。然而在他的靈魂上，他覺得一種沉重而咬人的痛苦，一刻也不能使他休息。

他自己說道：「什麼事呢？我已經有了決心了；我必須不再想到這事。如果一想，一切舊的恐怖便又要再來了。最好不要去想。」

但痛苦却並不停止，像一隻咬啃東西的老鼠，牠漸漸更勇敢了，更勇敢了，牠觸到他的心了。

「是的，」他想到：「我是不怕死的，我這樣的活着，倒不如死好，但我為什麼要說『這樣的活着』呢？沒有別的過活之法麼？我為什麼被編排定要這樣的活着呢？並且，這並不是真如此。我很怕失去了我的生命，無論這個生命是如何的樣子，為什麼我要被殺，因為所有我的一生，除了受苦與憂愁外，別的都[？]不知道呢？這是那樣，那樣……」他[？]咿唔着，同時他突然站住了。然後，他衝到窗邊，手握住了木格，拚命的搖撼它，破玻璃割了他的雙手。破碎的木頭在外面燒着的，現在漸漸的燒盡了。僅有一點明

光。然而在他房裏是如此的黑暗，外面竟似乎如白天一樣的明亮。

「你那樣的鬧做什麼？」一個兵士肩着來福槍，匆匆的跑到窗邊來，叫道：阿尼西莫夫握住了窗格，不動，兵士也站住不動，然後，阿尼西莫夫自己恢復了過來，一而又搖撼窗格，一面却叫道：

「讓我出去！」

「我不能夠讓你出去！」兵士以同樣不自然的口音叫道。

「你是一個說謊的人！讓我出去！叫官長來！」

「你要叫官長來做什麼？回到房裏去！」

兩個人都很詫異的聽見他們自己如此的互相賊說着，有一會兒工夫，他們都沉寂着，好像有什麼新奇的事快要發生了一樣。以後足步的聲音可以聽見了，說話的聲音又可以聽見了。阿尼西莫夫應着這個聲音，審慎再三的破了窗框，拆下一對窗格來。兵士走向前去，也以同樣的審慎的樣子，用他的來福槍柄，當胸的把阿尼西莫夫打了一下。阿尼西莫夫昏迷而窒塞的，如一個溺水的人一樣，兩隻羊臂舉起，向後倒在地板上了。

「什麼事？耶弗莫夫？」有人在外面問道。

「這是那個犯人；他想從窗口爬出。」兵士答道；幾個黑的頭由窗口看進沉寂的房中。有一會兒，他們站着不動，然後，憤怒的說了一句話，不見了。

「如果他還有這樣無意職的舉動，把一顆子彈放在他頭中便了。那是很簡單的事。」然後說話的聲音停止了。

阿尼西莫夫站了起來，恐怖的凝望着窗戶。很快的走到旁邊去。那一句最後的言語，「那是很簡單的，」使他氣息窒塞了。他承認這誠然是「很簡單的。」無論他如何的呼喊着，掙扎着，如何那可怕的死將要來到；不管那個事實，即他，阿尼西莫夫，是他的生命的所有者，對於它有一個權利——所有這一切都毫不足計。突然的，那個思想又回到他心上，「我將被槍決了！不問我怎樣辦，或是我去哀求他們赦了我，或是如那個工人一樣的害怕的蹲伏了下來，我終將要被引到那面枕木堆前，兵士們將安靜的瞞取他們的準的，好像我不能看見什麼，且並不恐懼到半死。」

他覺得他的下頰顫動得益發利害起來，他竭力想要制止它，聳聳他的肩，搖擺他的雙臂。

黎明的光現在從窗中進來了，如秋天早晨一樣的灰色。在房裏的一切東西漸漸的都看得，一會兒，一陣微弱的光接觸着牆，地板和他的灰白色的手。他初次看見了，覺得一切都已過去了，都不過是

一場夢，但立刻，異常的快，他又感覺到這一切都是可怕的真的，那個『這事』不久將發生了的思想又迷住了他。他竭力要去想別的事，不管什麼事都可以。他記起那已死的機關手，然後想到別的從防禦物上跌落的人，在血染的雪上扭曲着。然後他又想到那扳道夫，想到那彎鼻子的人，似乎聽見那兩下的槍聲，接着便是微弱的叫聲，然後，他突然的看見一堆的枕木，上面有霜雪蓋着，一對有角度的膝蓋頭，他的膝蓋頭，在雪地上凸出。

『這一切爲什麼發生？』這思想似乎可笑。真的，他笑了，一種低的神經質的笑。這笑聲在將近的黎明的灰色的沉靜中，妖異的響着。

『不，最好是不要去想，』他對他自己說道。

他現在覺得冷，又覺得餓。然後他第一次想到了他的妻和孩子們，自己詫異着爲什麼前一刻並沒有想到。

『我必須寫信給我的妻，』他想到。一個墨水瓶放在桌上，在瓶中的墨水已有一層薄冰蓋着。阿尼西莫夫謹慎的向它吹氣，用筆把冰戳碎了，把墨水瓶帶到窗口。他覺得寫字非常的困苦，有兩次，筆曾從他僵冷的手指中落下，這引起他很深的自己悲憫之情。

其初他以為他必須很快的去寫，因為他也許會被人打擾，且有許多話要寫。有的時候，他眼光尖銳的看到窗戶外面去，那個高的兵士，背向着他的，靠在他的來福槍上。正站在窗外。微弱的晨光已經照在他的灰色衣上了。

『親愛的莎查，』阿尼西莫夫寫道，每個字母寫來都很艱難，雖然天色現在已經很亮了，他不知道怎樣的繼續下去。他說些什麼話好呢？

『上帝！上帝！我為什麼必須受這一切的苦楚？』他叫道，他的雙手穿過他的頭髮，失聲哭了。他哭了好久，眼光從窗口凝注在廣漠的灰色天空上，然後，他繼續道：

『再會，蕭洛契！珈！你沒有了我怎樣能生存。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把這封信給你，我要請求他們帶給你。再會！不要哭，蕭洛契！珈！這是無法的。不要忘記我，以後告訴那孩子們想到我。我不能再寫了。再會，再會。』

一陣朦朧的霧似乎包蔽了他的腦子，所以有一會兒工夫，他幾乎完全失了知覺。

兵士們現在走近那窗口，他們的來福槍磨擦有聲，那看守的人是換班了。新的看守者走過窗口兩次，每次都偷偷的看了阿尼西莫夫一眼，他正退縮到屋角，把那封信藏在他胸袋中。

然後他躺在沙發上，他的臉向着牆，把那一小片的紙緊壓在他的心頭，他似乎覺得這封信是與生命有關的，與所有明天，及以後的日子，及將來，當他已不在那裏時，所發生的一切事都有關係；有關於妻和孩子們。有關於他一生與他們同在一處而現在死却把他分離開了的人。

當他把信壓在他心頭時，他和靜的流着苦淚，沒有一個人看得見如此的。他的臉溶於眼淚中，便睡着了。

第五章

在那一天早晨的八點鐘，他被槍斃了。

他生命的最後時間的恐怖，却很奇異不在他夢境中反映出。他夢見他正在沿着一條可怕的狹的地道中匍匐的走着。地道愈走愈狹，所以他伏走着，時時的感到困難。然而他覺得他必須走向前去；知道中途停住了是不可能的。在他後邊的泥土，不斷的落下，落下，成了一道厚牆。他很艱難呼吸，然而他想喊呼，然後，在不遠的地方，他看見一只灰色的扁平的頭，頭上生着不會轉動的小綠眼，頭的後面

是一條長的光滑的身體，微弱的地道中的光正照在那物身上。

『一條響尾蛇！』有人在他耳旁叫道。他驚嚇了，他的頭髮都立了起來，他要回頭走，然而在他後面的却是不可穿貫的牆。他用了全身的力量去打這牆，他的手，他的足，都努力的要在牆上打一條通路出來，然而沒有效力，他便閉上了眼。然而，正在這時，他却能聽見一個奇異的嘶嘶的響聲，由他的眼臉中，他却能看見那有綠色的眼的扁頭，現在正走動着，慢慢的向他遊過來。在一種冰冷的失望中，他突然的醒了來。

在他前面站着一個穿灰色衣服，身材高大的軍官，對他說道：

『請你起來，阿——尼西莫夫君。』

阿尼西莫夫身子靠在他的肘上，很艱難的望着軍官，然後，匆匆立了起來。

『是時候了麼？』他匆匆的問道。

軍官惡意的笑道。

『噢……是的！』

阿尼西莫夫更匆忙的在到處尋找他的帽子。帽子不在沙發上，也不在桌子上。他焦急的四處尋

找因爲要人在那裏等他，覺得非常的難受。他的雙手顫抖着，他的眼光不停不息的四面望着。

「現在，你還要在這裏停多少時候？」軍官粗率的問道。

「只有一會兒。我找不到我的帽子。」

「那不要緊，便不戴帽子走吧。」軍官不耐煩的說道。

「不，那自然不要緊。」阿尼西莫夫吞吐的說道，迅速的看了軍官一眼。

很短的工夫過去了，軍官的唇突然的顫抖着。阿尼西莫夫在他的臉上注意到一種奇異而不明的表情，然而，立刻又消失了。

「現在走！」他粗暴的叫道，他的頭部一轉，指着門口，阿尼西莫夫不看那個軍官，搖擻的向前走去。當他到了站臺上時，一羣軍官和人們都沉默的看着他。阿尼西莫夫立不穩了，他的身體搖擻着，他的臉灰白憔悴，他的眼睛陷入了他的頭髮如野人似的。

那個進房去叫醒他的軍官，說了幾句話，十二人走向前來，立刻在阿尼西莫夫後面站好了。阿尼西莫夫醜惡的微笑着，四面望望，躊躇的道道：

「如果你高興，先生……」

軍官慢慢的回過頭來

「什麼事？」

「如果……」阿尼西莫夫吞吐的說道，仍舊微弱的笑着，「如果我要送一封信……」

別的軍官中的一個有短黑髮的肥人，皺着眉頭說道：

「什麼，現在唔，真的，你怎麼能夠？」

「已經寫好了的……」

「呵，我知道唔，這封信怎麼辦？」

「能不能把這封信送到信上寫的那個地址麼？」

「去送它麼？好的，伊文諾夫，把信拿來。」肥軍官說道，臉紅着。

一個臉有痘點，頭髮美好的兵士走出行列之外。阿尼西莫夫伸手入他的胸袋中，把那封污穢而壓皺了的信取出來，

「非常的感謝你，」他低弱的說道。

當他們把他引了開去時，他悲戚的看着那一片紙，兵士正謹慎的把它塞入外套的袖口。阿尼西

莫夫被引到那座小教堂的空地上，離車站約有半俄里。這裏是陰鬱而沉寂。墳石在光中白亮的耀着，黑色的傾斜的十字架，映在雪光中，更顯得明白。兩株赤楊樹站在那裏，悲戚而不移動的，樹枝很好看的載着霜雪。

路並不遠，阿尼西莫夫服順的和兵士們同走。好像有什麼更大的力量，握捉住他的肘而引他向前走。他四面的望着，努力要注意到一切的東西。一縷奇異的思想湧上了他的心裏，便是想到現在所發生的事，都並不可怕。他只要勇敢着，記着每一件小事物，然後，便沒有會驚駭他或危害他的事發生了，而其結局將爲平簡而容易。

『他們將放槍，而我將被殺，那就是所有這一切了。關於那樣的事，有什麼可怕的？』

然而這惱悶了他；他不能看見并記下每一件事。每一件細小的事；在他前面走着的兵士們的棕的狐皮色的靴子；在白的地平上的青天；在白田野上的一個黑點；麻雀們從路上飛了起來，息在顫動的樹枝上；白色的晨光；雪在他足底下被壓榨的聲音；——所有這些事他都銳敏的感覺到，然而他所看的却生不出印象來，因爲所有在他腦中的都已虛空了。他低着頭，凝視他的足，踏在兵士們的長靴所印雪地上的足印上。他專心的凝望着每一個人，彷彿一切的事都依靠在那樣做上面。

直到了他們叫他自己站好時，他才擡起頭來，環繞於他四面的一切都是寒冷與寂寞。一列灰色的兵士們與軍官們，他們的來福槍都指準了他，在如此寒冷與沉寂中並沒有增加了什麼上去。阿尼西莫夫望着兵士們。他們都沿了他們來福槍的準針注視着他。他突然的除了這一行列的驚怖的眼外，再也感覺不到別的東西。所有別的東西都消失不見了，在發了號令與開槍的那個短促的一秒鐘間，阿尼西莫夫異常清晰的想着：

「他們不必要殺死我，我不必要死，他們都爲着要槍斃我而恐怖着，然而我却正是要被槍斃。那是因爲我不會說那恰當的話，去向他們說明這一切事如何的可怕，如何的可憐。」

一千句話如明亮的流星似的流過他的腦中，於是他用了超人的力量去要說話，傾跌的張開了口向前走着。然後，他看見一星的微光，但已不再聽見那跟之而來的響聲了。雖然他覺得他的手與臉倒在硬的雪地上。然後他知道一切都過去了，那不可避的事，已經發生了。

來福槍的響聲在草原上反響着。美麗的赤楊顫抖了；一隻烏鴉，棲息在遠處的一個墳頂上，現在拍拍牠的黑翼，飛得更遠些，在雪地上翱翔着。

兵士們低下了手臂，藍色的唇張開着，眼望着那屍體，當時左足還繼續的微微的抖動着，其餘一

一切都沈寂。血很快的滲入了雪中，成了一塊紅色的不規則的地方。兵士們把屍體拖到一個溝中，便葬在那裏了，而他們的手，也濺了紅血。

他們把雪拋在血痕上，但那血不久又滲透了出來。在那個長的冬天中，雪花掩蓋了它，但當春天的時候雪融化了，那棕色的點子又重復現了出來，直到了雪在光明的四月太陽之下都融盡了，那血痕才消滅無蹤；成了軟和膏肥的泥土的一部分。

殘自血痕

窮苦的人們

雅珂芙萊夫原著 魯迅譯

無論那一點，都不像『人家』模樣。只是『窠』。然而稱這爲『人家』。爲了小市民式的虛榮心。而且，總之，我們住着的處所是『市鎮』。因爲我們並非『鄉下佬』，而是『小市民』的緣故。但我們，卽『小市民』，却是古怪的階級，爲普通的人們所難以懂得的。

安特羅諾夫的一家，就是在我們這四近，也是最窮苦的人們。有一個整天總是醉醺醺的貨車夫叫伊革那提·波特里巴林的，但比起安特羅諾夫一家子來，他還要算是『富戶』。我在快到三歲的時候，就被寄養到安特羅諾夫的『家裏』去了。因爲那裏有一個好朋友，叫作賽尼加。賽尼加比我大

三個月。

從我的幼年時代的記憶上，是拉不掉賽尼加，賽尼加的父親和母親的。

——是夏天。我和賽加尼從路上走進園裏去。那是一個滿生着野草的很大的園。我們的身子雖然小，但彼此都忽然好像成了高大的，而且偉大的人物模樣。我們攜着手，分開野草，走進菜圃去，左手有着臺階，後面有一間堆積庫。但園和菜圃之間，却什麼東西也沒有，在這處所，先前是有過馬房的，後來伊凡伯伯（就是賽尼加的父親）將它和別的房屋一同賣掉，喝酒喝完了。

我會聽到有人在講這件事，這纔知道的。

「聽說伊凡·安特羅諾夫將後進的房屋，統統賣掉了。」

「那就現錢捏得很多哩。」

「可是聽說也早已喝酒喝完了。」

但在我們，却是除掉了障礙物，倒很方便——唔，好了，可以一直走進菜圃裏去了。

「那裏去呀？」從後面聽到了聲音。

凱查伯母（就是賽尼加的母親）站在臺階上。她是一個又高又瘦的女人。

「那裏去呀，淘氣小子！」

「到菜園裏去呵。」

「不行！不許去！又想摘南瓜去了。」

「不呵，不是摘南瓜去的呀。」

「昨天也糟掉了那麼許多花！是去弄南瓜花的罷。」

我和賽尼加就面面相覷。給猜着了。我們的到菜圃去，完全是爲了摘取南瓜花。並且爲了吸那花蒂裏面的甘甜的汁水。

「走進菜園裏去，我是不答應的呵！都到這裏來。給你們點心吃罷。」

要上大門口的臺階，在小小的我們，非常費力。凱查伯母看着這模樣，就笑了起來——

「還是爬快呀，爬！傻子。」

但是，安特羅諾夫的一家，實在是多麼窮苦呵！一上臺階，那地方就擺着一張大條榻。那上面總是排着水桶，水都裝得滿滿的。在桶上面，好像用細棍編就的一般，蓋着蓋子（這是辟邪的符咒。）大門口是寬大的，但其中却一無所有。門口有兩個門。一個門通到漆黑的堆積間，別一個通到房子裏。此外

還有小小的扶梯。走上去，便是屋頂房了，房子有三間，很寬廣。也有着廚房。然而房子裏，廚房裏，都是空蕩蕩。說起家具來，是桌子兩張，椅子兩把，就是這一點。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我和賽尼加一同在這「家」裏過活，一直到八歲，就是大家都該進學校去了的時光。一同睡覺，一同啼哭。和睦地玩耍，也爭吵起來。

伊凡伯伯是不很在家裏的。他在「下面」做事。「下面」是有各種古怪事情的地方。在我們的市鎮裏，就是這樣地稱呼伏爾迦的沿岸一帶的。夏天時候，有挑夫的事情可做。但一到冬，却完全是失業。在酒場裏蕩來蕩去，便成爲伊凡伯伯的工作的。但這是我在後來聽到，這纔知道的。

凱查伯母也幾乎總不在家裏。是到「近地」去幫忙——洗衣服，掃地面去了。我和賽尼加大了。一點以後，是整天總只有兩個人看家的。

只有兩個人看家，倒不要緊，但凱查伯母將要出門的時候，却總要留下兩道「命令」來——「不許開門。不許上炕爐去。」

我們就捉迷藏，擬賽會，擬強盜，玩耍一整天。

桌子上放着麵包，桌子底下，是水桶已經提來了。

我的祖母偶或跑來，從大門外面望一望道——

「怎樣？大家和和氣氣地在玩麼？」

我們有時也悄悄地爬到炕爐上，身子一暖，舒服起來，就擁抱着睡去了。或者從通風口（是手掌般大的小窗，）很久地，而且安靜地，望着院子。馮菲謨伯伯走了出來，在馬旁邊做着什麼事，於是馬理加也跑到那地方去了——馬理加是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女孩子。馬理加的舉動，我們總是熱心地看到底的……

凱查伯母天天回來得很遲。外面早已是黃昏了。凱查伯母疲乏得很，但袋子裏却總是藏着好東西——蜜餞，小糖，或是白麵包。

伊凡伯伯是大抵在我們睡了之後纔回來的，但沒有睡下，就已回來了的時候却也有。冬天，一同住着，是脾氣很大的。吃麵包，喝水，於是上牀。雖說是牀，其實就是將破布鋪在地板上，躺住那上面。我和賽尼加略一吵鬧，就用了可怕的聲音吆喝起來——

「好不煩人的小鬼！靜下來！」

我和賽尼加便即刻靜下，縮得像鼠子一樣。

這樣的時候，我就不知怎地，覺得這樣那樣，全都無聊了。於是連忙穿好外套，戴上帽子，回到祖母那裏去。抱着一種說不出的悲愴的心情。

一到夏天，伊凡伯伯就每天喝得爛醉而歸了。在伏爾迦河岸，夏天能夠找到賺錢的工作。伊凡伯伯是出名的有力氣的人。他能將重到廿五普特的貨物，獨自從船裏肩着搬到岸上去。

有時候，黃昏前就回家來。人們將條榻搬到大門外，大家都坐着。在休養做了一天而勞乏了的身體，靜靜的，用了低聲，在講惡魔與上帝。人們是極歡喜大家談講些惡魔與上帝的事體的。也講起普科夫老爺的女兒，還沒有嫁就生了孩子。有的也講些昨夜所做的夢，和今年的王瓜的收成。於是天空的晚霞淡下去了。家畜也統統歸了棲宿的處所去……

聽到有貨車走過對面的街上的聲音——靜靜的。

忽然，聽得有人在很遠的地方吆喝了。

靜靜地坐在條榻上面的人們便擾動起來，側着耳朵。

「又在嚷了，是伊凡呵。」

「在嚷什麼呢？這是伊凡的聲音呀。一定是的。多麼大的聲音呵！」

喊聲漸漸近了。於是從轉彎之處，忽然跳出伊凡伯伯的熊一般的形相來。

將沒有簷的帽子，一直戴在腦後，大紅的小衫的扣子，是全沒有扣上的。然而醉了的臉，却總是含着微笑。脚步很不穩，歪歪斜斜地在踉蹌。並且唱着中意的小曲。（曲子是無論什麼時候，定規是這一首的。）

於你既然

有意了的那姑娘，

不去抱一下呵

你好狠的心腸——

一走過轉角，便用了連喉嚨也要炸破的大聲叫道——

「喂，老婆！回來囉！來迎接好漢囉！」

坐在條榻上的人們一聽到這，就憤慨似的，而且嘲笑似的說道——

「喂，好漢，什麼樣子呀！會給惡魔抓去的呵！學些得罪上帝的樣，要給打死哩。」

但孩子們却都跑出來迎接伊凡伯伯了。雖然醉着，然而伊凡伯伯的回來，在我們是一件喜慶事。

因爲總帶了點心，來給我們的。

四近有許多孩子們，像秋天的樹菌一樣。孩子們連成圈子，圍住了他。響亮的笑聲和叫聲，衝破了寂靜。

喝醉了，然而總在微笑的伊凡伯伯，使用他的大手，抓着按住我們。並且笑着說——
『來了哪，來了哪，小流氓和小扒手，許許多都來了哪。爲了點心罷？』

伊凡伯伯一動手分點心，就起了吵鬧和小爭鬪。

分完之後，伊凡伯伯却一定說：『那麼，和伯伯一同唱起來罷。』

新娘子的衣裳

是白的。

薇薔花做的花圈

是紅的——

我們就發出響亮的尖聲音，合唱起來。

新娘子

顯着傷心的眼兒，

向聖十字架默看。

面龐上呵，

淚珠兒亮亮的發閃。

我們是在一直先前，早就暗記了這曲子的了。孩子們的大半——我自己也如此——這曲子恐怕乃是一生中所記得的第一個曲子，我在還沒能唱以前，就記得了那句子的了。那是我跟在走過我家附近的平野的兵們之後的時候，就記住了的。

安特羅諾夫家的耳門旁邊，站着凱查伯母。並且用了責備似的眼色來迎接伊凡伯伯了。

「又喝了來哩。」

那是不問也知道的。

凱查伯母的所有的物事，是窮苦。是『近地』的工作。還有，是長吁。只是這一點。

我不記得凱查伯母曾經唱過一回歌。這是窮苦之故。但若遇着節日，便化一個戈貝克，（註一）買了王瓜子，或是什麼的子來。於是到院子裏，一面想，一面嗑。近地的主婦們一看見這，便說壞話道——

「瞧罷，連吃的東西也買不起，倒嗑着瓜子哩。」

於是就將嗑瓜子說得好像大逆不道一樣。

——凡不能買麵包者，沒有嗑瓜子的權利——

這是我們『近地』的對於貧苦的人們的道德律。

然而凱查伯母是因為要不使我們餓死，拚命地做工的。即使是生了病，也不能管。只好還像健康時候一樣做工。

有一回，凱查伯母常常說起身上沒有力。然而還是去做事。是竿子上掛着衣服，到河裏洗去了。這樣地做着到有一天，回到耳門旁邊時候，就忽然跌倒，渾身發抖，在地面上儘爬。近地的人們跑過來，將她擡進『家』裏面，不多久，凱查伯母就生了孩子了……

實在是可憐得很。

即便在四近的隨便那裏搜尋，恐怕也不會發見比安特羅諾夫的一家更窮苦，更不幸的家庭的罷。

有一回，曾經有過這樣的事。那是連牆壁也結了冰的二月的大冷天。一個乞丐到安特羅諾夫的

家裏來了。

我和賽尼加正在大一點的那間屋子裏遊戲。凱查伯母是在給嬰兒做事情。這一天，凱查伯母在家裏。

丐是禿頭的高個子的老人。穿破爛不堪的短外套。腳上穿的是補釘近百的氈靴。手裏拿一枝杖。

「請給一點東西罷。」他喘吁吁地說。

凱查伯母就撕給了一片麵包。（我在這裏，要說幾句我的誕生之處的好習慣。在我所誕生的市鎮上，拒絕乞丐的人，是一個也沒有的。有一次，因為一個女人加以拒絕，四近的人們便聚起來，將她責備了。）

那乞丐接了麵包片，畫一個十字。我和賽尼加站在門口在看他。乞丐的細瘦的臉，爲了嚴寒，成着紫色。生得亂蓬蓬的下巴鬍子是可憐地在發抖。

「太太，給歇一歇，可以麼？快要凍死了。」乞丐吶吶地說。

「可以的，可以的。坐在這條榻上面罷。」凱查伯母答道。

乞丐發着怕人的呻吟聲，坐在條榻上面了。隨即背好了他肩上的袋子，將柱杖放在旁邊。那乏極了的乞丐臉上的兩眼，昏得似乎簡直什麼也看不見。恰如灰色的水窪一般。在臉上，到一切音響，動作，思想，生活，好像都並不反映。是無底的空虛。他的鼻子，又瘦又高，簡直像瞧樓模樣。

凱查伯母也抱着嬰孩，站了起來。看着乞丐的樣子，說——

「你是從那裏來的？」

老人喃喃地說了句話，但是聽不真。忽然間，劇烈地咳嗽起來了。接連着咳得很苦，終於伏在條榻上。

「唉，這是怎的呵，」凱查伯母吃驚着說。

她將嬰孩放在搖籃裏，便用力抱住了老人，扶他起來。

老人是乏極了的。

「凍壞人……」老人說，嘴唇並不動。「沒有法子。請給我暖一暖罷。」

「哦哦，好的好的。上炕爐去。放心暖一下。」凱查伯母立刻這樣說，「我來扶你罷。」

凱查伯母給老人脫了短外套和氈鞋。於是扶他爬上炕爐去。好不容易，他纔爬上了炕爐。從破爛

不堪的褲子下面，露出了竿子似的細瘦的兩腳。

我和賽尼加就動手來檢查那老人的袋子，短外套和氈鞋。

袋子裏面只裝着一點麵包末。短外套上爬着淡黃色的小東西——那一定就是那個蟲了。

「客人的物事，動不得！」凱查伯母斥止我們說。

她於是拾起短外套和袋子，放在炕爐上的老人的旁邊。

五分鐘之後，我和賽尼加也已經和老人同在炕爐上面了。那老人臉着，閉了眼睛，在打鼾。我和賽尼加目不轉睛地看定他。我們不高興了。老人占據了炕爐的最好的地方，一動也不動。我們就不高興這一點。

「走開！」

「給客人靜靜的！」凱查伯母叫了起來。

但是，那有這樣的道理呢？却將家裏的最好的地方，借給了忽然從街上無端跑來的老頭子！

我和賽尼加簡直大發脾氣了。兩個人就都跑到我的祖母那裏去——

過了一天，過了兩天。然而老人還不從炕爐上走開。

「阿媽，趕走他罷。」賽尼加說。

「胡說！」凱查伯母道，「什麼話呀。那老人不是害着病麼？況且一個也沒有照料他的人。再胡說，我要不答應你的呵！」

於是炕爐就完全被老人所占領了。

老人在炕爐上，一天一天衰弱下去。好像死期已經臨近似的。

「哪，老伯母，」凱查伯母對我的祖母說，「那人是一定要死的了。死起來。死起來，怎麼好呢？」

「那是總得給他到什麼地方去下葬的。」我的祖母靜靜地答道，「又不能就擺在這些地方呀。」

來了一個老乞丐，快要死掉了——的傳聞，近地全都傳開了。於是人們就竭力將各種的東西，送到凱查伯母這裏來。有的是白麵包，有的是點心。人們一看見那老人，便可憐地嘆息。

「從那裏來的呢？」

「不知道呀。片紙隻字也找不出。」

「怕就是要這樣地死掉的罷？」

然而老人並沒有死掉。他總是這樣地躺在炕爐上，活着。

這之間，三四禮拜的日子過去了。有一天，老人却走下了炕爐來。瘦弱得好像故事裏的『不死老翁』似的，是一看也令人害怕的樣子。

凱查伯母領他到浴室去，親自給他洗了一個澡。

並且很誠懇地照料他各種的事情。他的病是全好了，現在就要走了罷，炕爐又可以隨我們便了——我和賽尼加心裏想。

然而，雖然並不專躺在炕爐上而了，老人却還不輕易地就走出去。

他扶着牆壁，走動起來。縋着拄杖，啞啞地開口了——

『真是打攪得不成樣子，太太。』

『那裏的話。這樣的事情，不算什麼的。』

『可總應該出去了。』

『那裏去呀？連走也不會走呢？再這樣地住着罷。』

『可是，總只好再到世界上去跑跑呵。』

『不行的呵。就是跑出去，有什麼用呢？往幾時再去罷。』

就這樣子，老人在安特羅諾夫的家裏，和大家一同過活了。他總像什麼的影子一樣，在家裏面徘徊。片時也不放下拄杖。拄杖是苗實的榆樹，下端釘着釘，釘着老人走過之後的地板上，就留下彫刻一般的痕迹。一到中午和晚上的用膳時候，老人也就坐到食桌面前來，簡直像一家人模樣。擺在食桌上面的，雖然天天一定是白菜羹，但是的這究竟總還是用膳。

對於老人，伊凡伯伯也成了和霽的好主人了。

「來，老伯伯，吃呀。」

「我麼？不知怎的，今天不想吃東西。」

吃完之後，大家就開始來談各樣的閑天。老人說他年青時候，是會經營過兵的。伊凡伯伯也是當兵出身。因此談得很合適。兩個人總是談着兵隊的事情。

「怎樣，老伯伯，吸一筒罷？」

伊凡伯伯說着，就從煙荷包裏撮出煙絲來。

「給你裝起來。」他將煙絲滿滿地裝在煙斗裏，遞給老人道——
「吸呀。」

於是老人說道——

『我有過一枝很好的煙管，近來不知道在那裏遺失了。』

夏天到了，太陽輝煌了起來，老人能夠走出院子裏去了。他終日坐在耳門的旁邊。而且用那沒有生氣的眼，看着路上的人們。也好像在沈思什麼事。

我從未聽到凱查伯母說過老人的壞話。給他佔領了炕爐上面，卽家裏的最好的處所，在食桌上，是叫他坐進去。像一家人一樣——對於這老人。加以這樣的親密的待遇，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時時，老人彷彿記得了似的，說——

『總得再到世界上去跑跑呵。』

一聽到這，凱查伯母可就生氣了——

『這裏的吃的東西，不中意麼？亂撞亂走，連麵包末屑也不會有的呵。』

凱查伯母是決不許老人背上袋子，跑了出去的。

伊凡伯伯每夜都請他吸煙。有一回，喝得爛醉，提着燒酒的瓶回來了，一面自己就從瓶口大口地

喝酒，一面向老人說道——

「大家都是軍人呀。軍人有不喝酒的道理麼？咱們都是肩過鎗，衝過鋒的人。咱們都是好漢呀。對不對來，喝罷！」

老人被他灌了不會喝的酒，苦得要命。

有一時候，只有一次，伊凡伯伯曾經顯出不高興的相貌，訶斥了這客人。

「這不是糟麼。這樣地傷完了地板！給我杖子罷。」

伊凡伯伯從老人接過拄杖來，便將突出的釘，敲進去了。

老人就這樣地在安特羅諾夫的家裏大約住了一年多。

要給一個人的肚子飽滿，身子溫暖，必需多少東西呢？只要有麵包片和房角，那就夠了。但對於老人却給了炕爐。

是初秋的一個早晨。凱查伯母跑到我的祖母這裏來了。

「老伯伯快要死掉了哩！」

祖母吃了一驚，不禁將手一拍。

於是跑到種種的地方，費了種種的心思，將通知傳給四近。

就在這晚上，老人死掉了。

四近的人們都來送終。一個老女人拿了小衫來。有的送那做屍衣的冷紗，有的送草鞋。木匠伊理亞·陀惠達來合了棺材。工錢卻沒有要。邊菲謨·希納列尼科夫借給了自己的馬，好拉棺材到墓地去。又有人來掘了墓穴，都不要錢——

『體面』的葬儀舉行了。

一到出喪的時候，鄰近的人們全到了，一個不缺。並且幫同將棺材擡上貨車去，還有一面哭着的。凱查伯母去立了墓標。那裏辦來的錢呢，可不知道。總之，是立了墓標了。這些一切，是人們應該來做的。不肯不做的。

——選自豐琴

註一 盧布之百分之一，現約合中國二十文——譯者。

拉拉的利益

英培爾原著 魯迅譯

升降機是有了年紀了，寂寞地在他的鐵柵欄後面。因爲不停的上上落落，他就成了壞脾氣，一關門，便憤懣地軋響，一面下降，一面微呻着好像一匹受傷的狼。他常常不大聽指揮，掛在樓的半中腰，不高興地看着爬上扶梯去的過客。

升降機的司機人是雅各·密忒羅辛，十一歲，一個不知道父母的孩子。他在街路上，被門丁看中了意，便留下他管升降機了。照住宅管理部的命令，是不准雅各·密忒羅辛給誰獨自升降的；但他就自己來給過客上下，並且照章收取五個戈貝克。

當漫漫的長夜中，外面怒吼着大風雨的時候，雅各·密忒羅辛還是管住了他對於升降機的職務，等候那些出去看戲或是訪友的人們，一面想想世事。他想想世事，想想自己的破爛的皮長靴，也想將他當作兒子的門丁密忒羅方·亞夫達支，無緣無故的打得他這麼厲害，還有，如果能夠拾到一枝鉛筆，來用用功，那就好極了。他常常再三觀察那升降機的構造，內部，有墊的椅子和開關的捺釦。尤其是紅的一顆：只要將這用力一按，飛快的升降機也立刻停止了。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晚上，大人們看戲去了，或者在家裏邀客喝茶的時候，便有全寓裏的不知那裏的小頭巾和小羊皮帽（註一）到雅各·密忒羅辛這裏來閒談，是的，有時還夾着一個絨布小頭巾，六歲的，名字叫拉拉。拉拉的母親胖得像一個裝滿的衣包，很不高興這交際，說道：

「拉拉那東西可實實在在是沒爹娘的小子呵，揩揩你的鼻子！他真會偷東西，真會殺人的呢，不要舐指頭！你竟沒有別的朋友了麼？」

如果雅各·密忒羅辛聽到了這等話，他就勃然憤怒起來，然而不開口。

拉拉的保姆是一位上流的老太太，所以對於這交際也更加不高興。

「小拉拉，莫去理他罷，再也莫去睬他了！你找到了怎樣的好貨了呀！一個管升降機的小廝，你爹

爹却是有着滿彌軟皮的寫字桌的，你自己也是每天喝可可茶的。呀，這樣的一個寶貝，這也配和你做朋友麼？」

但這花蕾一般嬌嫩的，圓圓的小拉拉，却已經習慣，總要設法去接近雅各·密忒羅辛去，向他微笑了。

有一天，在升降機的門的下邊，平時貼這公寓裏的一切布告的處所，有了這樣的新布告：

「這屋子裏的所有孩子們，請在明天三點鐘，全到樓下堆着羊皮的地方去。要提出緊要議案。入場無費。鄰家的人，則收入場費胡椒糖餅兩個。」

下面是沒有署名的。

第一個留心到這布告的，是拉拉的母親。她先戴了眼鏡看，接着又除了眼鏡看，於是立刻叫那住在二層樓的房屋管理員。來的是房屋管理員的副手。

「你以為怎麼樣。波拉第斯同志？」拉拉的母親說，「你怎麼能這樣的事也不管的？」她用戴手套的手去點着那布告。「有人在這裏教壞我們的孩子，你却一聲也不響。你為什麼一聲不響的呀？我們的拉拉是一定不會去的，不要緊，不過照道理講起來。」

波拉第斯同志走近去一看，就哼着鼻子，回答道：

「我看這裏面也並沒有什麼出奇的事情，太大。孩子們原是有着組織起來，擁護他們的本行利益的。」

拉拉的母親激昂得口吃了，切着齒說：

「什麼叫利益，他們鼻涕還沒有乾呢。我很知道，這是十八號屋子裏的由拉寫的。他是一個什麼科長的兒子罷。」

科長綏墨史諾夫，是一個脾氣不好的生着腎臟病的漢子，向布告瞥了一眼，自己想：

「我認識的，是由拉的筆迹。我真不知道他會成怎樣的人物哩。也許是畢勒蘇特斯基（註二）之類的潑皮罷。」

孩子們都好像並沒有留心到這布告的樣子。只是樓梯上面，特別增多了小小的足跡，在鄰近的鋪子裏，胡椒糖餅的需要也驟然增高，非派人到倉庫裏去取新的貨色不可了。

這夜是安靜地過去了。但到早上，就熱鬧了起來。

首先來了送牛奶的女人，還說外面是大風雪，眼前也看不見手，她繫自己的馬，幾乎繫的不是頭，

倒是尾巴，所以牛奶就要漲價一戈貝克了。屋子裏面都瀰滿了暴風雨一般的心境。但綏壘史諾夫却將他那午膳放在皮夾裏，仍舊去辦公，拉拉的母親是爲了調查送牛奶的糾葛，到拉檳那裏了。

孩子們坐在自己的房裏，非常地沈靜。

到六點鐘，當大多數的父母都因爲辦公，風雪，中餐而疲倦了，躺着休息，將他們的無力的手埋在『真理』和『思想』（註三）裏的時候，小小的影子就溜到樓下，的確像是跑向那堆着羊皮的處所去了。

拉拉的母親到拉檳那裏去列了席，纔知道牛奶果然漲價，牛酪是簡直買不到，一個鐘頭以後，她也躺在長椅子上的一大堆華貴的，有些是汽車輪子一般大，有些是茶杯托子一般大的圓墊子中間了。保姆跑到廚房去，和洗衣女人討論着究竟有沒有上帝。

這時忽然房門響了一聲。

拉拉的母親跳了起來，知道她的女兒愛萊娜·伊戈羅夫那·安敦諾華已經不在了。

拉拉的母親拋開了一切，衝着對面的房門大叫起來。科長綏壘史諾夫自己來開門了，手裏拿着一個湯婆子。

「我們的拉拉不見了，你家的由拉一定也是的罷？」拉拉的母親說。「他們在扶梯下面開會哩，什麼本行的利益，一句話，就是發死昏。」

科長綏墨史諾夫不高興地答道：

「我們的由拉也不在家，一定也在那裏的。我還覺得他也許是發起人呢。我就去穿外套去。」

兩個人一同走下了扶梯。升降機就發出老弱的呻吟聲，從七層樓上落下去了。雅各·密忒羅辛一看見坐客，便將停機一按，止住了升降機，一面冷冷地說：

「對不起。」

正在這時候，下面的堆着羊皮和冬眠中的馬路撒水車用的水管的屋子裏，也聚集了很多的孩子們，多得令人不能喘氣。發出薄荷的氣味，像在藥鋪子裏似的。

由拉站在一把舊椅子上，在作開會的準備。中立的代理主席維克多爾，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不息的跑到他這裏來聽命令。

「由拉隔壁的姑娘抱着嬰孩來了，那嬰孩可以將自己的發言委託她麼，還是不行呢？」

這時候，那嬰兒却自己來發言了，幾乎震聳了大家的耳朵。

「同志們，」由拉竭力發出比他更大的聲音，說：「同志們，大家要知道，可以發言的，以能夠獨自走路的爲限。除此以外，都不應該發言。發言也不能託別人代理。要演說的人，請來登記罷。我們沒有工夫。議案是新選雙親。」

拉拉她青白了臉，睜着發光的眼睛，衝到維克多爾跟前，輕輕的說道：

「請，也給我寫上。我有話要說。你寫罷：五層樓的拉拉。」

「關於什麼問題呀，同志，你想發表的是？」

「關於溫暖的短褲，已經穿不來的，穿舊了的短褲的問題。也還有許多別的。」

由拉用胡椒糖餅敲着窗沿，開口道：

「同志們，我要說幾句話。一切人們——全屬工人，商人，連那擦皮靴的——都有防備榨取他們的團體。但我們孩子們却沒有設立這樣的東西。各人都被那雙親，母親呀，父親呀，尤其是如果他是生着腎臟病的，隨意開玩笑。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提議要提出要求，並且做一個適應時代的口號。誰贊成，誰反對，誰不發言呢？」

「雅各·密忒羅辛登記在這裏了，」維克多爾報告說，「關於不許再打嘴巴的問題。但他本人

沒有到。

由拉誠懇地皺了眉頭，說道：

「當然的。他沒有閒空。這就是說，他是在做一種重要的事情。他的提議是成立的。」

會議像暴風雨一般開下去了。許多是了不得的難問題，使誰也不能緘默。有人說，大人們太過分，至於禁止孩子們在公寓的通路上遊戲，這是應該積極對付的。也有人說，在積水窪裏洗洗長靴，是應該無條件地承認的，而且還有種種別的事。

孩子氣的利益的擁護，這纔開始在行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了。

升降機在第三層和第四層樓之間，掛了一點半鐘。拉拉的母親暴怒着去打門也無用，科長按着他那生病的腎臟也無用。雅各·密忒羅辛回覆大家，只說升降機的内部出了毛病，他也沒有法子辦。它掛着——後來會自己活動的罷。

到得拉拉的母親因為焦躁和久持，弄得半死，好不容易纔回到自己的圓墊子上的時候，却看見拉拉已經坐在她父親的寫字桌前了。她拿一枝粗的藍鉛筆，在一大張紙上，用花字寫着會上議決的口號：

「孩子們，選擇你們的雙親，要小心呀！」

拉拉的母親嚇得臉色變成青黃了。

第二天，由保姆來交給她一封信。她看見骯髒的信封裏裝着一點圓東西，便覺得奇怪了。她拆開信，裏面却有一個大的，骯髒的五戈貝克錢。紙片上寫的是：

「太太，我將升降機的錢送還你。這是應該的，我是特地將你們在升降機裏關了這許多時光的，爲的是給你的女兒拉拉可以發表關於她的一切的利益。

給不會寫字的雅各·密忒羅辛代筆。

由拉·綏墨史諾夫。

選自登琴

註一 指女孩和男孩——譯者。

註二 Kosef Pilsudski 歐洲大戰時，助德國與俄國戰，占領波蘭，後爲其共和國的總統，又爲總理兼陸軍總長，常掌握國內的實權，準備與蘇聯開戰的獨裁者。——譯者。

註三 Pravda 與 Izvestia，都是俄國著名的日報。——譯者。

海

A·赫爾岑著 巴金譯

在一個無底的海中，在一個無月的夜裏，永埋在黑暗的海洋之下。

一八五一年的夏天就這樣完結了。我們如今十分清靜。我的母親帶了柯立亞和斯皮曼到巴黎去和瑪利亞·加斯帕洛夫娜同住。我們夫婦便帶着其餘的孩子在家裏安靜地度日。我們的一切過去的煩惱似乎都消散了。

十一月裏我們接到母親的信說她即刻要動身，不久又接到她在馬賽發的信說她第二天（十一月十五日）搭輪船到我們這裏來。她在巴黎的時候我們便搬了房子，新居也在海邊，在聖海倫的

郊外。在住宅裏還有一個大的花園。我們早給她留好了一個房間；我們這時使用花把滿屋裝飾起來，廚娘帶了沙夏出去買了些中國燈籠來，我們把它們懸掛在牆上和樹上。一切都預備好了。從下午三點鐘起孩子們便在露台上眺望着；後來在五六點鐘之間天邊起了一串黑煙，幾分鐘以後輪船也看得見了，這像是一個不動的黑點，却逐漸地大起來。屋子裏起了一陣忙亂。弗朗沙（註）先跑到港口去，我隨即坐上馬車也趕到那里去了。

我到了港口，輪船已經到了，好些小船正等着檢疫官憲允許乘客登岸。其中的一只靠近了碼頭，弗朗沙站在那上面。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問道，「你就已經回來了？」

他不回答。我看了他一眼，我的心便沈下去了；他的臉色發青，他的全身在打顫。

「你怎麼了，你生病嗎？」

「不，」他答道，一面避開我的眼光，「但是我們家裏的人並不會到。」

「不會到？」

「輪船出了事，所以有些搭客不會到。」

我連忙跳進一隻小船，叫他們馬上就開起走。

到了輪船上面，我便看到一種兇兆，全船非常清靜。船主正等着我來；這一切都是太不尋常了，我覺得一定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船主告訴我，我母親搭的那只輪船在葉耳島與大陸之間和另一隻輪船相撞而沈沒了，大部份的搭客被他 and 別一隻經過那里的輪船救了起來，『你家裏的人只有兩個年青女子在這里，』他說了，便引我到上層甲板去——衆人都帶着陰鬱的沈寂走開了。我失了知覺般地跟在船主後面，連一句話也不問。我母親的姪女，在巴黎和我母親住在一起的，是一個細長身材的女子，她躺在甲板上，披着一頭散開的濕頭髮；在她旁邊是那個平日照料柯立亞的婢女。這一個年青女子看見我，想坐起來說話，然而不能夠；她便掉過頭啜泣起來了。

『出了什麼事情？他們在那里？』我恐懼地拿起這婢女的手問道。

『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她回答說。『輪船沈了，我們被拖出水來已經半死了，一位英國婦人拿了她的衣服來給我們換過。』

船主悲哀地望着我，和我握手，一面說：『你千萬不要灰心；快到葉耳去，說不定你會在那裏找到你家裏的一兩個人來。』

我留下恩格孫（註二）和弗郎沙來照料這兩個女子。一個人昏昏沉沉地坐車趕回家去。我的頭腦裏的一切混亂而顫抖着，我只希望我們的家是在千里外。然而不久我便看見樹叢中間有一線光亮，而且愈過光亮就愈多；這是那些燈籠，被孩子們點燃了。用人們站在大門口，達達和娜達麗（註三）也在那里。娜達麗手裏還抱着阿爾加。

「怎樣，你一個人？」娜達麗安靜地問道。「你至少也該把柯立亞帶回來。」

「他們不在那里，」我說，「他們的船出了事。他們不得不改搭別的船。這隻船沒有把他們全載來。魯易絲來了。」

「他們沒有來！」娜達麗叫道，「現在我才看見你的臉色，你眼睛陰暗，你臉在搖動。你對我說。究竟出了什麼事情？」

「我要到葉耳去找他們。」

她搖着頭，一面還說：「沒有來，沒有來！」過後她不再作聲，就把她的前額緊緊靠着我的肩頭，我們默默地走過了蔭路。我把她引進飯廳；當我們走過那里的時候，我低聲向羅加說：「爲了上帝的緣故，那些燈籠。」他明白我的意思便立刻去把它們弄熄了。飯廳裏一切都預備好了——在我母親的

座位前面放了一瓶冰着的酒和一束花。

器具。

這可怕的消息很快地傳遍了全城，我們家裏開始擠滿了朋友們，如福黑特，德西葉，賀次基和阿申義等，甚至還有些和我們完全沒有往來的生人；有的來打聽出了什麼事情，有的來表示他們的同情，有的來進種種的勸告，不過這些勸告大都是沒有用的。然而我也不會是不知感恩的；我那時在尼斯（註四）得到的同情，使我十分感動。在這種運命的無情的打擊之下，人們會覺醒起來而感到他們的聯帶關係了。

我決定就在這晚上到葉耳去。娜達麗想和我同去；我勸好了她留在家裏。而且這時天氣突然大變了，北風刮得像冰一般地冷，大雨傾盆地下着，我要得着許可證才可以通過瓦爾橋到法國地界去；我便去找法國領事雷翁·畢勒；他在戲園裏面；我同賀次基到他的包廂裏去找他。畢勒已經略略知道了這回的事情，便對我說：「我沒有權答應你，然而在這種情形下面要是不答應便是犯了一件罪過。我自己擔着責任干係給你一張國境通過證。你在半點鐘以內到領事館來取好嗎？」

和我們同來的差不多有十二人，他們都在戲園門口等我。我告訴他們畢勒答應了簽發許可證。「你回家去，什麼事情都不要你操心。」他們齊聲說道：「其餘的事情我們會來做的；我們會去

領許可證，我們會拿到局去簽字，我們會去雇驛馬。」

我的房主也在場，他跑去雇了一輛馬車；一個旅館老板表示願意招待我，不要一個錢。

晚上十一點鐘我便在傾盆的大雨中出發了。這是一個可怕的夜；有時候風吼得非常厲害，連馬也停腳不前了；那個就在這一天把他們埋葬了的海在黑暗中狂吼着，怒擊着岸，我差不多完全看不見它。我們上了愛斯德勒山，雨就變成雪了，馬一顛一播地起着，幾乎跌倒在滑腳的冰塊上面。那個車夫弄得精疲力竭，有幾次他想把身子變暖熱一點，我便把我的一瓶白蘭地酒給了他，並且答應給他雙倍的車錢，只求他把馬趕得快一點。

這是爲了什麼呢？難與我還相信我能夠找到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他們中間能夠有任何一個被救起來了嗎？在我已給聽到那一切消息之後，便很難想像這是可能的了，——然而無論如何我想去看個明白，到那個出事的地點去看，去找回一點東西，一點遺物，甚至看見一個目擊這慘劇的人……至少我得找到證據，知道真的是沒有一點希望。我得做一點事，離開家，定一定神。

他們在愛斯德勒山換馬的時候，我走出了馬車；我的心痛楚着，我向四周一看，我差不多要哭出聲來了。我一八四七年就在這附近一家旅店住過一個晚上。我記得山頂上那些大樹，牠們像華蓋一

般地罩着牠；現在躺在牠前面的依舊是那樣的景象，只是那時候牠有朝日照耀着，如今牠完全不像意大利，却被灰色的雲掩蓋了，有幾處還積了白雪。

那時的情景我還記得十分清楚，一點也不遺漏；我記得主婦拿了一隻野兔來款待我們，用了多得駭人的大蒜把兔子裝得很高；我記得蝙蝠在我們房裏飛來飛去，我得了魯易絲來幫忙用一塊毛巾把牠們趕了出去；我們呼吸到南方的溫暖的空氣，這是第一次……

那時候我寫了這樣的話：『從阿尾牛起人便感到而且看見南方了。住慣了北國的人第一次和南方的風景接觸就會充滿着莊嚴的快樂，他覺得自己變得年青了，他想唱歌，他想跳舞，他想哭；一切都是如此光耀，如此明亮，如此快活，如此繁盛，過了阿尾牛我們使得越過臨海的阿爾普士山。我們在月光裏攀登了愛斯德勒；我們下山時太陽正往上升，羣山從朝霧裏現露出來，陽光投了一股眩目的紅光在帶雪的山巔上；四圍有一片新綠，有花朵，有大樹，有上面雜生着草木的岩石；空氣很令人陶醉，非常澄清，非常新鮮，而且容易傳聲，我們的話語和雀鳥的叫聲比平常要響亮許多；忽然路路略彎了一下便有一根光明的白帶環繞着羣山，在那里帶着點點銀光閃耀的，便是地中海了。』（註五）

如今在四年以後我又到了這個地方。

我們趕到葉耳天已經黑了，我立刻到警察署去。署員帶了一個巡官陪我先找港口官吏。凡是打撈起來的東西都存放在那里；然而裏面並沒有一件東西是我認得的。於是我們到醫院去。一個遭難的人快死了；別的幾個告訴我，他們看見一位老太太，一個五歲的孩子和一個生着漂亮鬍鬚的年青人……他們在最後那一刻還看見這三個人。這樣看來這三個人也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樣，是沉到海底去了。然而我又不覺生了疑問：這些人雖然他們也像魯易絲兩主僕那樣不清楚自己是怎樣遇救的，又怎麼會活着呢？

打撈起來的死屍放在一個尼庵的殯葬所裏。我們又到那里去；尼姑們出來接待我們，用禮拜堂的蠟燭照着路把我們引到殯葬所去。在那地窖裏放着一排蓋着的匣子，每隻匣子裏有一具死屍。署員叫人把匣子打開；它們好像是被釘子釘牢了，巡官叫一個警察去拿了一把鑿子來，又叫他把蓋子一個一個地破開。

這驗屍的舉動是非常痛苦的。署員手裏拿了一本記事冊。每個蓋子破開時他便打起官腔問道：「你當着我們承認你不認識這屍體嗎？」我點了點頭。他用鉛筆在記事冊上畫了一個記號，便轉身叫警察把蓋子再關上。我們又走到第二隻匣子那邊。警察揭起蓋子，我帶着一種恐怖把死屍看了一

眼，我看見是不認識的面貌，我的心又放下去了，雖然實際上想到那三個人竟不留一點痕跡地消失了，孤寂地躺在海底，受着海浪的終日的顛簸，比看見我們躺在匣子裏面還更可怕。一具屍體沒有墳墓已經是不幸的了，而我們竟連我們死的屍體也沒有。

我找不出一個來。一具屍體給了我一個深的印象；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美麗的少婦穿着布路溫斯的過節的服裝；她的胸膛敞露着（她本來懷裏抱着一個小孩，自然已經被波浪沖去了，）還有乳汁從她的奶子滴下來。她的臉色全沒有改變。她那被太陽晒成褐色的皮膚，使她看起來就像一個活人。

巡官不覺讚了一句：「好個美人兒！」署員不作聲；警察關上了蓋子，便對巡官說：「我認得她，她是一個農家的少婦，住的地方離城並不遠，她到格拉斯去看她的丈夫，好，現在夠他等了。」

我的母親，我的柯立亞，我們的好斯皮曼，就這樣不留一點痕跡地消滅了。他們的東西沒有一件留下來；打撈起來的物件裏面並沒有一件他們的東西。他們的死是無可疑惑的了。所有被救起來的人都在葉耳島和那隻載魯易絲的輪船上。原來船主故意捏造了故事來安慰我的，我在葉耳島聽見人說一個失掉了全家的老年人不願意住在醫院裏，一個人步行到什麼地方去了，身邊沒有一個錢，

而且人差不多要發狂了；還有兩個英國少女被送到英國領事館去了，她們失掉父親母親和哥哥。

這時候，天快亮了；我雇了馬車。在動身之前，侍者把我引到那段突出到海中的岸邊去，在那里他指給我看輪船遭難的地方。海還在沸騰，還在顛簸，因了前一天的暴風雨海水還是渾濁而帶灰色；遠遠地有一塊特別的地方，水好像是一種較濃的透明的液體。「輪船載得有煤油，你看還在那里浮着，那里便是出事的地點。」如今除了那一塊浮着煤油的水面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那里的海水深嗎？」

「一定有一百八十米突深。」

我站了片刻；早晨很冷，尤其是在海邊。北風還在吹，像在俄國秋天那樣的雲佈滿了一天。別了……一百八十米突深，在一個浮着煤油的水面之下。

「你遭難的死者，沒有人知道你們的命運，

你們在黑暗的海洋裏飄蕩，

給暗礁傷了你們的頭額……」

我帶着可怕的確信回到家裏。剛剛病愈了的娜達麗經不起這一下打擊。從我母親和柯立亞慘

死的那天起，她的身體便永不曾復原了。恐怖和痛苦還留着——深入了她的血裏。有時候在黃昏或夜間她便會對我說：『柯立亞，柯立亞是常常和我在一起的；可憐的柯立亞，他一定會多麼害怕！他是多麼冷呵！而且有魚，還有螃蟹！』她便拿出他的小手套，（這是在婢女的衣袋裏尋着的，）於是一陣靜寂來了，是這樣一種靜寂，在這時候，生命就不斷地流出去。好像一個水閘已經築好了。看見這種轉變成神經衰弱症的苦悶，一看見她的發亮的眼睛和一天天瘦弱下去的身體，我第一次疑惑起來，我是否能夠把她救住了。……日子在不確定的苦痛中挨了過去，我好像一個被判了罪的死囚，在等着執行死刑的期間，一面還抱着希望，一面又確切地知道自己逃不掉刀斧。這就是我那時的生活了。

—— 自譯文 ——

註一 弗耶沙，赫爾岑家的廚子，是一個中年的意大利人。

註二 恩格孫，赫爾岑的友人，俄國的亡命者。

註三 娜達麗，赫爾岑的妻子。

註四 尼斯現在是法國南部的都市，不過當時還歸奧未法國，所以赫爾岑從尼斯去法國界要領許可證。

註五 見法意兩國的通信——原註

馬加爾周達

高爾基原著 巴金譯

一股潮濕的寒風帶着擊岸的波浪和水邊叢生的矮樹二者的悵鬱的私語吹過了草原，時而一團團枯黃的落葉被風趕着，捲進了營火堆裏，煽旺了火勢，於是一線火光侵入了那包圍着我們的黑暗，穿透那秋夜，顯出來左邊的無垠的草原和右邊的無涯的海洋，馬加爾周達背向着海蹲踞着，他是一個年老的吉普色人，被派來看守馬的。他的營帳離我們有五十步遠近。

他似乎全然不覺得寒風的吹打，風吹開了他的吉普色的外衣，露出他的毛蓬蓬的黃銅色的胸膛毫無憐憫地鞭打他。他一點也不在意。他斜倚着身子，他的自由，強壯而美麗的臉掉過來對着我，沉

患地狂吸他的那管大煙斗，從口裏鼻裏噴出濃濃的煙霧來。他的那一雙不動的眼睛凝視着我身後那一片草原上的死沈沈無邊的黑暗。他不歇口地和我談着，毫不躲避暴風的無情的打擊。

「法爾康，你果然加入我們這一夥來嗎？好極了！你選了一條很好的路。我們大家都逃不掉各人的命運。去到各處走走，見見世面，親到你看得夠了時，就躺下去死——不過如此而已。」

「生活別的人？」他繼續說，「哼！這和你有什麼關係？你自己不就是生活的一小部份嗎？至於別的人呢，他們沒有你已經過得很好了，他們以後沒有你，也會繼續活下去的。你以為有什麼人需得着你嗎？你不是麵包，又不是木棒；人家要你來做什麼？」

「你說，去學習，去教導嗎？你能夠學習得怎樣使人們快樂的方法嗎？你，不能夠。你只有漸漸變老了，那時候你便要說你應該教導別人。然而你拿什麼來教導人呢？每個人都知道他自已所需要的。是什麼。聰明的人把什麼都拿去了，愚蠢的人雙手空空，每個人都會自己學習的……」

「人類真是可笑的東西，世界上本有這麼多的空地地方，而他們却擠在一堆，擠得大家都要死。」他說着把手伸出去指着那廣闊的草原。「他們永久不歇地工作。爲什麼？爲的誰？沒有一個人曉得。你看見一個人在耕田，就會想起先揮汗耕田耗費了他的精力，然後就兩足一伸，把自己的屍體睡在這

塊地裏，聽其腐爛。沒有一點東西留着，他連自己下的心也不會收穫，他死了恰和生下來的情形一樣，是一個呆子。」

「難道他生下來就是爲了這個嗎？——爲了在土地上挖來挖去，甚至於連自己的墳墓也來不及預備好就死去的這麼一回事嗎？他懂得自由嗎？他知道草原的廣闊嗎？他會聽見海洋的喁喁私語，而感到欣喜嗎？哼！他生下來便是一個奴隸，他一輩子都是一個奴隸，如此而已！他不能夠幫助他自己，縱然他後來稍微變得聰明一點，也不過是把一個活套放在自己的頸上罷了。」

「然我呢，——你看我活了五十多年，看了不少的事情，如果我要把它們通統寫下來寫在紙上，那麼像你的那個口袋，就是裝滿一千個口袋也還不夠。不錯，而且一定還有一些會被遺忘的。看你能不能指出我沒有到過的國家；哈，我所來過的國家，有的你連名字也沒聽見過。飄游，飄游，在一個地方只住短短的時期，——這就是生活的方法。爲什麼不呢？你看白日與黑夜彼此爭逐環繞着地球，永久向前，沒有一刻停止，我勸你也學它們那樣，永久動着，如果你不願爲生活煩悶，你就不要去想念生活。因爲你愈想到生活，你便愈不喜歡生活，事實常常是如此。我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驗，法爾康，是的，我都經歷過來的。」

「我坐過監牢；這是在加里西亞，在監牢裏我有很好的工夫深思玄想。我生在這世界上來做什麼？我常常這樣地問我自己。我把這些思想裝進我的頭腦裏去，只爲的是藉此可以破一破孤寂——因爲在監牢裏面真是孤寂得很！在這種時候，我每從鐵窗裏望出去看見那綠的田野，我的心好像是被壓緊在鉗子裏一般……不錯，法爾康，我們活在這世界上就是了，誰知道是爲什麼？沒有一個人知道的。而且問也沒有用處。你只要儘量去生活就好了，你只管飄游，只管到處看看，見見世面，那你就不會再渴望你所不會得到手的東西了，決不會的，那時候我真可以用我的腰帶自縊。法爾康，是的。這我都經歷過的。」

「哼！記得有一次我曾和一個人講過話……他是一個嚴肅的人——他是你的同鄉，一個俄國人。他說：「你不該須你自己高興去生活。你當遵從上帝的意旨。你只要脆倒在上帝腳下，上帝就會把你所要的東西通統給你。」然而這位朋友自己穿的永遠是一套滿了孔的破衣服。我告訴他要他用他的禱告去弄一套新衣服來穿。他却發起脾氣來，罵我。把我趕開。他以前素來是宣傳愛和寬恕的。那麼我說話傷了他的驕傲的時候，他也應該寬恕我才行。他真正配得上你的一位好教師！他們教你不要多吃，而他們自己每天大吃十次……」

他向着火裏唾了一口痰，過後就不作聽了，重新裝滿他的煙斗。風勢已經微弱成了一種微和而憂鬱的悲泣，馬羣在黑暗裏長嘶，從營帳裏送出來一陣柔婉而悲哀的歌聲，唱歌的是美麗的嫩加，這是馬爾加的女兒。我認得她的聲音的柔潤圓滑，不管她在唱一曲歌或者單單說一句「早安，」她的聲音總是非常令人傷感，而且還充滿着渴望和不快。在她的無光澤的褐色面貌中有一種壓抑住的皇后的驕態，在她的常罩着愁雲的一雙暗棕色的眼睛裏閃耀着她的嬌媚的魔力，和她的美麗的迷人，同時還顯露出她的那種看不起一切非她一類的東西的態度。

馬加爾把煙斗遞給我。

「吸煙罷！這女孩唱得不好嗎？喂，你不這樣想嗎？你喜歡有一個像她這樣的女郎來愛你嗎？你不喜歡？那真好極了！你很有理。不要相信女人，遠遠避開她們。固然和一個姑娘親嘴是比吸我這隻煙斗好得多，快活得多。但是你一旦親了一個女人的嘴，你的心的自由就死去了。一個女人縛住了你，她的帶子是看不見而且扯不開的。你失掉了你的全個靈魂，可是得不着一點東西做代價。聽我的勸，要謹防着女人。女人常常說謊，像蛇一樣……她說：「世間我最愛的就的你。」然而你如果偶爾用針戳她一下，她就會要你的命。我知道的？天曉得，我知道得多麼清楚！法爾康，你如果肯聽，我便給你說一段故

事。但是最要緊的是你應該當心，那麼你才可以做一輩子的自由鳥兒。

「從前有過一個吉普色的少年，他的名字是佐拔兒，洛伊可·佐拔兒。凡匈牙利、波希米、斯拉窩尼亞以及其他沿海各國的人都知道他，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孩子。在那一帶地方每一個鄉村裏至少有多個人會當天發誓要殺死佐拔兒。然而他依舊活着。如果他看上了一匹馬，要打牠的主意，那麼縱使有一隊兵在看守着，也會被他把那畜牲騎走的，哼！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便是魔王帶了他的全隊地獄的兵來打他，他也會獨力來抵抗的，而且我相信魔王的牙牀也會嘗到拔佐兒的拳頭的滋味。」

「凡是吉普色營帳，無論是聞名或見面，個個人都知道他，他只愛馬，旁的東西他都不愛，便是馬，他也不過是愛牠一會兒。得了一匹馬騎牠跑了一趟，他就不要牠了。賣了馬所得的錢，無論誰向他討，他都肯給。他沒有一件東西是不可以拿來和別人分享的。便是你向他討他的心，他也可以把它從胸膛裏挖出來給你，只求討你的歡喜，法爾康，他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記得大約在十年以前，我們那一夥人當時正飄游布柯維納。有一次在春天——這事情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就彷彿是昨天的事一般——我們正在休息；我，鄧尼拉。（這是那個曾經跟着噶蘇士

打過仗的老兵。老魯爾，還有其餘一切的人。鄧尼拉的女兒娜達也在那裏。

「你認識我的嫩加，是不是？她不算是一位女中皇后嗎？然而嫩加可不能與娜達相比，否則未免太抬高嫩加的身份了。世間實在沒有語言可以把娜達形容出來的。我們也許可以活提琴來比喻她的可愛，然而事實上只有那個懂得提琴如懂得他自己的靈魂那樣的人，只有他才能夠奏出那種調子來比喻她的可愛。」

「許多青年人的心都給她毀壞了，天曉得，不知有多少哩！有一次一個年老的富翁看見了她，他的眼光一落到她身上，他就不能動彈了，好像患了癱瘓一般。他坐在他的馬上，注視着她，身子戰抖起來，像患着熱症似的。他生得很漂亮，他的外衫上繡着金線，當他的馬用蹄子頓着地的時候，他的佩刀便在他的腰間閃耀着，像電光一般。……佩刀的全身嵌着寶石，他的帽子上的發亮的藍天鵝絨正好像一片青天……他真正是一個高貴的貴人，他把娜達望了又望，然後便對她說：「給我親一個吻，我拿一袋滿滿的金錢作報酬。」她只把身子掉開，就完了。他又說：「原諒我，就算是我得罪了你，你也應該給我一個微笑，是嗎？」他這樣貶低了他的身份，把一袋金錢擲在他的腳下——老弟，這真是滿滿的一大袋！然而娜達只用腳把它踢到滿是灰塵的路上去，這樣就完了。」

「啊呀！你是這樣的一種女子嗎？」這富翁喃喃說，一面鞭他的馬。他去了，剩了一陣灰塵在他的後面。

「第二天他又來了。——」她的父親是誰？」他高聲叫道，他的聲音響徹了營帳。鄧尼拉走上前去。「把你的女兒賣給我。讓你自己定價錢。」然而鄧尼拉回答道：「這種風俗只是在大人先生們中間纔有的；他們什麼東西都肯賣，從他們的豬賣起，一直賣到他們的良心爲止。但是我曾跟着噶蘇士打過仗，我是什麼東西也不肯出賣的！」那位貴人大發脾氣，伸手握着他的刀柄，然而說時遲那時快，我們的一個夥伴馬上把一根燃着的火柴放進他的馬的耳朵裏，馬於是跳起來載着他一起跑開了。我們便收了營帳，往前面飄游。我們飄游了兩天，可是他依舊趕上了我們！他說：「喂，朋友們，我對着你們，對着上帝，良心是很坦白的。把這姑娘給我做妻子，那麼我的一切東西都可以拿出來與你們分享。我很有錢呢！」他激動得很厲害，他坐在馬鞍上身子抖個不住，恰像一片草葉在狂風暴雨中顫動那樣。

「好，女兒，你說！」鄧尼拉叫道。

「要是一隻老鷹的女兒甘願走進一隻烏鴉的窩裏，那麼她會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娜達問她的父親道。

「鄧尼拉笑了，我們大家都笑起來。」

「乖女兒，說得好！先生，你聽見沒有？這是做不到的。你還是去找一隻小鴿兒罷——她們倒是比較柔順得多。」

「我們又向前走了，這位貴人揭下他的帽子擲在地上，便打起馬去了——他跑得那麼快，連土地也震動了。法爾康，她便是這樣的一種女子！」

「是的，有一晚上我們大家都坐着靜聽。草原上盪漾着音樂，這是一種奇妙的音樂。它使得我們的熱血沸騰起來，好像喚我到什麼地方去似的。我們每個人都覺得這音樂好像給我們喚醒了一種空泛的渴望，渴望着不是死，就是活着爲全世界之主，法爾康，就是這樣的一種音樂！」

「這音樂愈過愈近。忽然間一匹馬從黑暗裏走出來，馬上坐着一個男子，在奏胡琴，一面向我們走來。到了營火旁邊，他便勒住馬停止奏琴，對我們微微一笑。」

「呀！佐拔兒，原來是你！」鄧尼拉快活地叫起來。

「那人便是洛伊可·佐拔兒。他的鬚髯下垂到肩上，和他的鋼褐色的頭髮混在一起；他的眼睛明星似的閃耀着，他的笑容非常光輝美麗，他和他的馬像是一塊兒鑿出來的，他坐在馬上，熊熊的火

光照着他好像全身塗着血，他笑的時候，露出一排發亮的牙齒。縱使他不曾和我說一句話，或者他竟然不知道世上還有我這麼一個人，我一旦遇見他，我也會馬上愛上他的！

「是的，法爾康，這種人我們有時候也會在世上遇見的！他的眼光一旦看入你的眼睛裏面，他就捉住了你的靈魂。你自己不但不以此爲辱，反而會以此驕人。你和這種人接近以後你自己也會變好的，朋友，世界上像他這樣的人是不多見的！而且也只應該如此。如果世間好人太多，人家也就不會以爲那是好的了。情形就是這樣！然而你且聽我講以後的事罷。」

「娜達說：『洛伊可，你奏得很好。誰給你做的胡琴，有這麼圓的音調？』」

「佐拔兒笑起來。『是我自己做的。這胡琴不是用木料做的，是我所熱愛的一個青年姑娘的酥胸做成的；琴絃是用她的心絃練成的，然而這胡琴還不見得十分完全，可是我知道怎樣用我手裏的弓去奏弄它。你明白嗎？』」

「你們知道我們吉普色人起初就要蒙着女人的眼睛，免得她們引動我們的心，反而該她們自己的心裏充滿了愛慕我們的心思，佐拔兒也是這樣做的。可是他却看錯了人。娜達掉過身子打個呵欠，一面說：『哼！人家告訴我說洛伊可聰明伶俐。原來他們是對我說謊！』她說畢就走開了。」

「哈哈，美人兒！你的嘴真厲害！」佐拔兒眼光灼灼地叫道，他一面跳下馬來。「喂，夥伴們，我來了！」

「啊，鷹兒，我們歡迎你！」鄧尼拉回答道。我們互相擁抱了過後，又閒談了一會兒，於是大家都去睡了……我們睡得很熟……第二天早晨我們看見佐拔兒頭上綁着縛帶。什麼事？他說他的額角被馬蹄踢傷了。

「哼！我們知道這是一匹什麼馬，我們大家忍不住在暗笑。鄧尼拉也微笑着，爲什麼？難道佐拔兒配不上娜達嗎？決沒有這樣的事！一個女郎雖然可以長得十分美麗，可是她的靈魂還是一樣地卑下拘束，縱使你掛了一袋金子在她的頸上，她還是不能夠變得比本來好一點。這不會錯的。」

「我們就這樣子地在那地方過活下去。生意很好，佐拔兒還是和我們在一起，法爾康，那個人真是你的好夥伴呢！他的聰明比得上老年人，無論什麼事他都精通；他還懂得俄文和匈牙利文，能寫能讀。當他說話的時候，你便連睡也不想睡了，只要來聽他談話他又會奏琴——我敢發誓說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奏得像佐拔兒那樣好的。當他把他的弓在琴絃上拉第一聲的時候，你的心不禁跳動起來，等到拉到第二聲時，你的心又會停止跳動了。可是他依舊會奏下去，一面還對我們微笑。我們聽着

他的琴調，不覺同時想笑又想哭。時而你可以聽見一種拖長的呼救的禱告聲，它的悽楚像利刀似的割着你的心。時而琴上又奏出那對着天空敘述童話（啊，這些童話是多麼憂鬱的啊！）的草原的曲調。然後是一個少女訣別她的情人時的低泣。過後又是她的勇敢的情人呼喚她同進草原的笑聲。突然間一陣自由活潑的音調像一道瀑布似的從他的弓上流出來，這時候便是太陽也似乎按着這音調的節奏在天空中跳舞起來了！法爾康就是這樣的一種音樂！

「這音樂把你身體裏的每根神經都震徹了，你完全成了它的奴隸。這時候如果佐拔兒叫道：「夥伴們，拿起武器來！」那麼只要他隨便指定一個人，我們大家都會聽他的話把刀刺進那人的心窩。他可以隨便叫我們做什麼事，我們愛他，我們十分愛他。只有娜達一個人不去理他。這並不算是壞事，然而她却常常玩弄他，她好像把佐拔兒的心囚禁在一把鉗子裏面，佐拔兒敲他的牙，扭他的髻。他的眼睛比深淵還黑，然而却也時時閃着兇猛的光，使得我們的心充滿了恐懼。到了夜裏，他這個不怕一切的佐拔兒深入了草原，讓他的胡琴悲鳴到破曉時分，這胡琴悲鳴着，因為他的自由已經死了。我們躺在營帳裏睡不着，心裏想道：「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深知道兩塊岩石滾撞在一處，其間必有死傷的。法爾康情形就是這樣的。」

「有一天我們大家聚坐在一處，談論我們的生意。我們談得乏味，鄧尼拉便說：「佐拔兒，給我們唱一首歌！拿你個曲調給我們開心！」佐拔兒向娜達看了一眼，娜達這時候仰臥在地上，離我們不遠。她的臉向着天，於是佐拔兒便拉他的弓。胡琴開始訴着，好像它真是一個少女的心，佐拔兒唱道：

「我飛馳過廣闊荒涼的草原，

我的心燃燒着強烈的火焰。

駿馬兒奮起那追風的蹄子，

奔騰着像穿雲的羽箭一般。」

「娜達掉過她的頭，用肘支起她的身子，望着佐拔兒的眼睛微微一笑。他的臉馬上變得像朝陽那樣的緋紅。

「亥何！我們要飛馳而去，

從黑夜去到白日之門！

我們衝開薄霧的衫兒！

見朝陽正與羣山親吻。

我們伴着太陽終日飛奔，
在天空中散佈它的光明；
我們又從正午飛到午夜，
去休息在那明月的上層。」

「他就是這樣子唱的！如今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這樣唱了！然而娜達只是像在瀉出一個篩子裏面的水似的說道：「洛伊可，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願意飛得這樣高。你會跌下來，把鼻子陷在泥潭裏，弄髒了你的鬍鬚。你還是當心些！」佐拔兒睨視着她，過了一會兒，不說一句話。然後又捺住他的怒氣繼續唱道：

「亥何明早晨光來臨，

照見我倆酣睡未醒。

我們將雙雙地死去，

在那烈日的紅光裏。」

「這才配稱爲一首歌！」鄧尼拉說。——「我一輩子從來沒有聽見這樣的歌，我發誓我說的是

真話！」老魯爾在撫鬚聳肩，佐拔兒的這首歌把我們大家都深深地感動了。然而娜達却不喜歡它。

「她說：「一隻蒼蠅想學老鷹叫的時候，也會嗡嗡的這樣吵過，」我們大家都覺得好像她給我們當頭潑了一盆雪水。

「娜達，你許是想吃一頓鞭子罷，」她的父親說。然而佐拔兒却把他的帽子擲到地上，眼睛裏冒着光，叫道：「鄧尼拉，不要這樣！一匹怒馬是需要啣一片鋼鐵的。我請你答應我娶你的女兒！」

「鄧尼拉微笑地答道：「說得好。只要你願意而且你有本領討她的話，就討去罷！」

「很好，」佐拔兒回答道，便轉身向娜達說：「喂，我的漂亮的姑娘，好好聽我說，不要那麼驕傲。我認識不少你的姊妹們，真的，我認識不少的女子。可是她們中沒有一個能像你這樣引動我的心。唉，

娜達，我的靈魂已經被你囚禁了……那麼我怎樣辦呢？要實現的事終久會實現的。不錯，世間沒有一匹馬能夠把你從你自己手裏載起走的！我當着上帝，當着你的父親，當着所有這些人的面前求你嫁給我。但是你當心不要干涉我的自由——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人，我高興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說畢他緊閉着嘴唇，向她走去。他的眼睛光閃閃的，他走上前去抱她……「哈哈，娜達終於把馬銜放進那匹草原的駿馬兒的口裏了，」我們這樣地自言自語。但是突然間我們看見他伸手向空中一揮，便挺直地跌倒在地上……

「他跌下去，好像中了鎗彈一般。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娜達幹的。她早把一條鞭子纏繞着他的腿，狠命地拉過來，於是佐拔兒就跌倒在地上了。

「她便又躺下去，微笑地望着天。我們等着看佐拔兒怎樣辦。然而他却坐在地上，雙手壓緊着額角，好像怕他的頭會炸裂一般。過後他又平靜地站起來，慢慢走入草原去了，並不向我們這方面看一眼。老魯爾對我低聲說：「跟着他！」我便暗暗地跟着佐拔兒走入草原，走進黑夜的黑暗裏去了，法爾康就是這麼一回事……」

馬加爾敲出了煙斗裏的灰，另外把煙裝進去。

我縮在我的大衣裏面，看着馬加爾的被寒風和烈日弄黑了的臉。他嚴肅而深思地搖他的頭。喃喃說一些我聽不見的話；風弄吹他的蓬蓬的頭髮，他的灰白的濃髯也在風裏戰抖不已。他這個人好像是一株老橡樹，雖然受了雷電的打擊，依舊巍然立着，帶着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海和岸在一塊兒不住地私語，寒風便把它們的語聲送過草原。嫩加已經不唱了。滿天的黑雲使這秋夜變得愈是黑暗，愈是怕人。

「佐拔兒慢慢兒一步一步地走着，頭俯下來，兩手垂着，沒有一點氣力，沒有一點生趣。他走到河邊的一個灘上，在一塊石上坐下，悲嘆起來。他悲嘆得那麼傷心，使我的心裏也充滿了同情。然而我却不走近他的身邊，我知道話語是不能夠安慰一個人的煩惱的……他這樣子地坐了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他坐在河邊動也不動一動。」

「我躺在離他沒有多遠的地上。是一個很明亮的夜，月亮把它的銀光照遍了全個草原，無論什麼東西都看得出來。」

「突然間我看見娜達從吉普色的營帳裏走出來，向着佐拔兒急急地走去。我那時真是十分快樂。娜達畢竟是一個很不錯的女子，她走近他的身旁，可是他却沒有聽見她的腳步聲。她把手放在他

的肩上。佐拔兒驚了一下，把手從臉上放下來，抬起他的頭。可惜你不曾看見他那時跳起來抓住他的刀柄的樣子！我自語道：「他要殺死那女郎了！」我正要向營帳跑去呼救，忽然聽見說：「丟開牠！不然我打碎你的腦子！你看這是什麼？」原來娜達拿一支手鎗指着他的頭。法爾康，她真是一個魔鬼般的女子！我想：「現在他們倆勢力相等了。不曉得以後會有什麼花樣？」

「娜達把手鎗放進她的皮帶裏，一面繼續說：「聽我說！我不是來殺你，是來和你講和的。把刀子丟開罷！」他果然丟了刀，兇惡地望着她，不說一句話，老弟，真奇怪！這個東西互相望着正像一對猛獸，然而他們又是兩個多麼勇敢出衆的人物。只有明月和我看見他們……此外再沒有別一個人，

「娜達又說：「洛伊可，聽我說。我愛你！」他只聳了聳肩，好像手脚都被人縛住似的。

「我見過了不少的少年，然而你比所有其餘的更勇敢，更漂亮。別的人只要被我看了一眼就會馬上剃光他們的鬍鬚，只要我叫他們跪下，他們就會立刻拜倒在我的腳下，但是這有什麼用處呢。他們的這一切行爲都不能夠使我歡喜，只使我把他們看作婦人一般。洛伊可，世界上勇敢的吉普色人真正少得很。我以前並不會愛過一個，可是現在我却愛上你了。然而我還愛我的自由，洛伊可，我愛這東西還比愛你更甚，但是沒有你我又不能夠生存，猶如你沒有我也是不能生存一樣。因此我願意

你來做我的人，把你的全個心，全個靈魂都給我。你聽見嗎？」

「他微笑道：『我聽見了。我很高興聽你的話。再說下去！』」

「『洛伊可，我還有很多話對你說：總之，不管你怎樣，我一定要強迫你做我的人，所以我勸你不要耽擱時間，因為我的接吻和擁抱都在這兒等着你——洛伊可，我的接吻和擁抱是最熱烈的呢！在我的溫暖的懷中你會忘記你的勇敢的生活，你的那使得吉普色人個個喜歡的美麗的歌兒再不會在草原上迴響了……你只會唱溫柔的情歌兒給我聽。給你的娜達聽……不要耽擱了，照我的話做罷。明天你就會順從我，像順從長官一樣。你會當着全營帳的人俯身到我的腳下，吻我的右手——那時候我就會做你的妻子！』」

「這就是那個魔鬼般的女子的要求。這真駭人，這樣的事只有古時候在門的內哥羅人中間有過，可是在吉普色人中間却從來沒有這種事情。順從一個女人，法爾康，告訴我，你能夠想像出還有比這更可笑的事嗎？你就想一百年也不會想出來的，不會的。」

「佐拔兒跳起來，發出一聲叫喊，響徹了全個草原，好像一顆子彈打進了他的胸膛。娜達戰抖着，然而並不驚慌。」

「明天再會罷，明天你就會做我所吩咐你做的。洛伊可，你聽見嗎？」

「我聽見的！我照樣做就是了！」佐拔兒悲聲叫着，向她伸出兩手，可是她掉過身子走了。他的身子搖晃着，像一株被暴風拔起的樹木，他倒在地上，發狂似地同時哭笑俱作。

「那個美麗的悍婦把這可憐的人折磨到了這樣子。我費了許多力纔使他清醒過來。」

「我不明白魔鬼看見人們悲哀到這種地步於他自己會有什麼好處？我不明白魔鬼聽見世間男男女女傷心斷腸的悲聲。會有什麼快樂？不知道那般哲學家對於這一層是否懂得一點。」

「我回到營帳裏，把所看見的一切都告訴了那般老年人。他們商議了一些時候，最後還是決定靜候着，看事情怎樣發生。事情這樣發生了：第二天傍晚我們大家圍坐在營火旁邊，佐拔兒來了。他似乎在想什麼，他的面貌瘦得多了，他的眼睛注視在地上，周圍各有一道黑圈。他並不看我們一眼，只是說：「夥伴們，聽我說。這晚上我把我的心搜檢了一遍，我在那裏再找不出一塊地方來容留我的昔日的自由了。娜達一個人盤據在我的心裏。再沒有別的東西。她來了，這位美麗的娜達，她微笑着好比一個皇后。她愛她的自由比愛我更甚，然而我呢，我却愛她更甚於愛我的自由，所以我決定拜倒在她腳下了。她吩咐我這樣做，使你們大家可以看見我這不怕一切的洛伊可·佐拔兒，平日像老鷹玩鴨子」

一樣地玩弄婦女的人，現在竟然屈服在她的愛力之下做她的奴隸了。但是從此以後她就做我的妻子，用她的接吻和擁抱來撫愛我，使我不再想唱歌給你們聽，也不痛惜我的自由的喪失。娜達，我沒有說錯嗎？」——他抬起眼睛，憂傷地望着她。她不回答一句話，只是用力點了點頭，用手指着她的脚。我們大家又愁又驚，完全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我們很想遠遠地避開，免得看見佐拔兒拜倒在一個女人的脚下，縱然這個人就是娜達。我們看見這可悲的情景，大家心裏都充滿了羞恥，憐憫和憂愁的心。

「「好嗎？」娜達對佐拔兒說。

「「啊，你不要這樣忙，時間還多着呢。總之今天夠你榮耀就是了！」佐拔兒笑起來。他的笑聲好像銅板撞擊的聲音。

「「夥伴們，這故事的原原本本我都說了，我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呢？我想，我應該看看娜達的心是否果真這樣地硬。我現在就要看看了……親愛的夥伴，原諒！」

「我們還不會明白佐拔兒的意思，便看見娜達已經倒在地上了，她的心窩裏刺着佐拔兒的彎刀，只剩了柄兒在外面。我們癡立不動像癱了一樣。

「娜達自己把刀子從心窩裏拔出來擲在一邊，把她的黑髮塞一縷在傷口裏，微笑了一下，高聲朗朗說：『洛伊可，永別了。我早知道你會這樣做的……』」

「法爾康，你現在該明白她是什麼樣的一種女子了？[？]我敢發誓說她是魔王的親生女兒！是的，朋友，不會錯的！」

「啊，我的驕傲的皇后，我要拜倒在你的腳下了！」他，這個佐拔兒高聲叫着，他的叫聲響徹了草原。他伏倒在地上，把他的嘴唇緊緊地壓着死了的娜達的腳。他躺着不動，彷彿也死去了一般。我們都揭了帽子，默默地環立在他們倆的周圍。

「法爾康，你對於這個故事有什麼感想！」

「後來魯爾似乎要說：『我們應該把他縛起來！』但是事實上不會有人肯去縛洛伊可。佐伊兒的，魯爾也知道這層。然而還是鄧尼拉去拾起了娜達擲在一邊的刀子，把它細細看了一些時候。他的嘴唇不禁戰抖起來。刀子上面的娜達的血還有熱氣，刀子又彎又利。鄧尼拉走到佐拔兒的身邊，把刀子插進佐拔兒的背，正刺在心上，因為鄧尼拉這老兵畢竟是娜達的父親。

「佐拔兒回頭望着鄧尼拉，聲音朗朗的說：『做得好！』說罷便倒在娜達的身邊，他的靈魂跟着

她的離了這世界。

「在我們的面前躺着娜達，她的手握着一縷黑髮，她的圓睜着的眼睛望着天空，在她的腳下臥着佐拔兒的美麗的身軀。他的頭髮蓋着他的臉，所以我們看不見他的面目。

「我們站着，大家都沈溺在深思裏。老鄧尼拉的灰白鬚鬢顫抖着，他的暗黑的眼睛裏發出可怕的眼光。他凝視着天空，不說一句話。然而那年老衰弱的魯爾却把臉俯在地上，孩子似地哭起來。

「法爾康！這事情很值得一哭呢？是的，朋友，不會錯的……

「朋友，好了，願上帝與你同在。你日後只管一直向前，不要轉變。你如果在一塊地方停留下來，你不過讓你自己的身子腐爛罷了，法爾康，我的話盡於此了。」

馬加爾住了口，把他煙斗放在煙口袋裏，又把外衣拉過來遮住他的胸膛，雨不住地落，風勢比先前更加猛烈，波浪帶着一陣怒吼擊着海岸。馬匹次第走近快熄滅的營火旁邊，用牠們的聰明的大眼睛望着我們，繞着我們站着，形成了一個大圈子。

「哈卜，哈卜，愛何！」馬加爾親密地喚牠們；他用他的手掌拍着他的愛畜的頭頸。一面回頭對我說：「該是睡覺的時候了。」他把大衣蒙着頭，身子往地上一伸，不多時要睡熟了。可是我不想睡。我隔

了這黑暗的草原望着那怒吼的海洋，我彷彿看見了那驕傲而可愛的娜達的皇后般的風姿。她手裏握着她的那一縷黑髮，緊緊地壓在她的傷口上，她的胸上的血緣着她的細長的褐色的手指滴下來，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像紅色的火星。

在她的身後，緊跟着她的脚跟，出現了那勇敢的洛伊可·佐拔兒，他的臉被他的濃密的黑髮遮掩住了，在頭髮後而他的冷淚流下來，像一股洪流……

雨落得更急，寒風唱着一曲悲哀而莊嚴的輓歌，哀悼這一對驕傲的青年男女——洛伊可·佐拔兒和老鄧尼拉的女兒娜達。這兩個影子在黑暗中旋轉地默默追逐着，可是那歌人佐拔兒永遠追不上他所鍾愛的驕傲的娜達……

選自草原故事

馬加爾周達 (Makar Chudra) 是高爾基在四十一年前——一八九二年——第一篇發表的處女作。

秋夜

高爾基原著
徐懋庸譯

一個見識豐富的人底記述（一八九五）

……秋天的一日，我陷在非常狼狽的境況中；我剛到一個城市，在這里，相識的人，一個也沒有。——我的口袋裏已找不出一個銅板了，住所也無着。

起初幾天，是賣掉了外套，纔得勉強混過去了，以後，我離開那城市，走到一處稱爲「河口」的地方。這裏有很多的碼頭；當航運興盛的時節，本是沸騰着一種因勞動而鬧熱的生活的。現在則寂寞荒涼，因爲在十月的後半月，一切生意都已結束了。

沈重的脚步，在潮濕的沙上走着，我的兩眼固執地向下注視，希望發現一些殘餘的食物，不論那一種都好。我伶仃地徘徊着，一面想像着肚子吃飽以後的趣味。

在現代文明的狀況中，滿足精神的飢餓比滿足肉體的飢餓容易得多。你在街上走，許多的高樓大廈包圍着你，他們的外表是華麗的，內部的設備當然也不壞——這會啓發你的許多很好的意見，如關於建築法，衛生法，以及其他種優良高貴的事物；你遇見許多穿得溫暖舒適的人們——他們是很有禮貌的，永遠讓開你，不願看到你們的生活的困難的情形，以免引起不快。老實說，饑餓的人的靈魂時常是比飽暖的人的靈魂更衛生地滋養着的。——這是一個問題，從這問題，我們很可以爲那些飽暖的人們作一番很玄妙的議論的……

……夜來了，雨下着，從北方，風粗暴地吹來，在空虛的堆棧中，低陋的小店中，號叫着；打擊旅館的窗子，破的船板。河中的波浪在它的打擊之下，吐出泡沫，喧嚷着，沖散到河邊的沙上。白色的浪頭高聳着，一個一個的沒入迷濛的遠處，一個越過一個的飛奔……河似乎感到冬將到來，懼怕冰塊的壓迫，逃到別處去，但今夜的北風，很會得將冰塊擲在它上面的。天空沈悶陰晦，目力不易辨清的細雨不倦地落着；兩株畸形的殘柳，躺在柳樹旁邊的一隻船底朝天的破船，這些形象，給我的周圍的自然界，作

成一首淒絕的輓詩。

七洞八穿的小艇，被寒風剝了皮的可憐的空心樹……一切全是殘破，周圍全是荒涼，死寂，天空流着無盡的淚。陰鬱，孤獨，——似乎萬有都已死亡；似乎只贖我一個人還活着，而且，似乎我也在等待那冷酷的死。

我其時是十八歲的青年！

在寒濕的沙灘上徘徊了許久，我的牙齒因為飢寒交迫而奏出顫音的曲子。在徒然的食物搜尋中，不覺走到一所板屋的後面，我看見一個人身蹲在地上，穿着女人的服裝，已經被雨打濕，緊緊地貼住彎曲的肩頭。我在她的背後立定，就近注意她的舉動。原來她用兩手在沙間挖洞，通到那板屋的地洞。

「你在做什麼？」我也蹲下去問她。

她發出一聲絕叫，倏地直立起來。於是她站着，張大了她的灰色的眼注視我，充滿了恐慌。——我看清這是個和我同等年齡的少女。在令人愛憐的臉龐上，不幸裝飾着三塊大烏青，這把她變醜了，雖然這些烏青是對稱地排列着的——兩塊同樣大的，分配在每隻眼下，第三塊稍大一點，在額上，適當

鼻子的根部。從這對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臉部的傷痕，實在是一件精心結撰的藝術品。

那個少女注視了一會，恐慌逐漸地在她眼中消失……她拂去手上的沙，整一整包在頭上的棉布手巾，縮緊了整個身體說：

「我看你也餓了……那末，也來挖一下……我的手乏力了。那邊——她做了一個頭部的動作，向着小店——一定有麵包，說不定還有臘腸呢。這店還在做生意的。」

我動手挖，她呢，看了我一會兒，等着，隨即蹲到我身旁來幫忙……

我們靜默地工作着……現在我不能說在那時候我會記得刑法、道德和私產及其他種種東西，據許多統治者說，這些東西是應該一生中時時刻刻記得的。但是我願意老實說，那時候，我是完全被挖一個通到小店的洞的動作所吞噬了。除了希望在這店內找到一點東西以外，我什麼都忘掉了。

夜在進行着，濕的，微的，冷的黑暗，儘管在我們周圍凝結起來。波浪的聲音似乎比先前更震耳了，雨打在小店的木板上，愈響愈緊……在某處，守夜的木鈴已經響了……

「裏面有沒有地板？」我的助手低聲問我。（我不明白爲什麼她說了一句隨即又沉默了……）

我說：『小店裏有地板麼？如果是有的，那麼我們白挖了。等我們挖好洞時，也許還有一塊大地板，怎樣弄得掉呢？弄斷了這洋鎖不是更好點麼？……這是一管頑強的小洋鎖。……』

好的理想是不大到女人們的頭腦中來的，但是，你看，她們也一樣的不大去找好的理想……我常常重視好的理想，而且我常常努力充分利用這些理想。

找到了洋鎖，我就把它連銅環一同拔出，我的同謀者立刻彎下身蛇行到方形的入口，掩進小店裏面去，從那里發出她的讚詞：

『好孩子！』

一個女人的微小的招呼，在我是比一切男子奉獻於我的諛詞還可貴，而且和古今大演說家的演詞一樣的使我感動。可是在那時候，我的態度比現在要差一點，我並不注意我的鄰人的招呼，只是簡捷地帶着一點憂恐地問她：

『找到什麼東西沒有？』

她用了單調的聲音，開始歷數她所發見的東西：

『一籃瓶子……空袋子……一把雨傘……一隻鐵桶……』

這一切都不是可以吃的，我覺得我的希望是落空了……但是忽然間，她高興地喊了起來：

「啊，看這個！」

「什麼東西？」

「麵包……大饅頭……只是已經濕了的……拿去！」

大饅頭滾到我的腳邊，接着，我的勇敢的女伴也出來了。（我已經扯了一小塊饅頭，送進口中開

始咀嚼……）

「喂，分點給我……現在，應該離開這裏了。可是，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她在黑暗中彷徨四顧……四週是黑暗，潮濕，喧嚷。

「看，那邊，有隻破船……趕快到那邊去罷……」

「走！」我們就動身，一路上扯碎我們的獲得物，塞到口中去……雨加倍了力量，河在咆哮，從某方，傳來一種悠長的嘲笑似的風的呼嘯，鬚髯是一個不畏一切的巨人，在騷擾天地萬物的秩序，詛咒這個可厭的秋夜以及我們——秋夜中的兩個英雄……聽了這呼嘯，我的心覺得痛苦了；但是我依然貪婪地吞食着。那個少女毫不讓步地，在我身旁走。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她，莫明其所以地。

「奈姐霞！」她輕淡地答覆我，一方面大聲咀嚼着。

我看着她，忽然我的心劇烈地跳起來了，我望着前面的黑暗，而且……似乎看見我的運命的瘳惡的面貌，露着一種冷酷的謎樣的微笑在笑我。

……雨不倦地陸續打擊着船板，抽抽噎噎的聲音，引起悲哀的情緒，風呼嘯着，闖入破洞中來——一條破縫中，有一片小木片在翻滾，同時發出不安的哭泣的聲音。河中的波浪衝着河岸，也發出一種單調的淒慘的聲音，猶如他們在訴說一些討厭不堪的，困難的，沒趣已極的事情，又如既想隱忍而又不能不說。雨聲夾雜了浪聲，歎息一般地，傳到船上來——這是一種悠悠不絕的長歎，是大地厭倦了從晴明炎熱的夏季變到潮霧陰冷的秋季的這種不絕的轉變，而發出來的憤懣的長歎。風不住的在荒涼的河岸以及奮激的河面上飛來飛去，一面飛着，一面悲歌。

船中的住處，是毫不舒服的，既狹隘，又有冷的雨點化作細的雨絲從破洞中鑽進來……風的梢頭也戳出來……我們默然對坐，凍得發抖。我想睡覺了，奈姐霞背靠着船邊，縮得像一個小絨球。兩臂

緊緊地包住膝頭，下巴靠在膝頭上面。她固執地注視河中，兩眼張大着，在她的留着白粉的痕跡的臉上，由於那些烏青的關係，兩眼顯得更大了。她一動也不動。這靜止和這沈默——我感到——漸漸引起我對於我的鄰人的恐怖……我想同她說話，但不知從何說起。

她自己間斷了這個沈默：

「這樣一種狗的生活……」她的發音很清楚，每個字都分明。在音調中，還含着的一種深刻的確信。

然而，這不是一種痛苦，在她的這句話裏面，說是含着痛苦，那是大不然的。完全只是一個人思索了創造了某種理論，於是高聲地發表出來罷了，這理論與我毫不衝突，我不能反駁她。所以，我只是不開口。她呢，似乎並不注意我，依然不動。

「這樣子，人會得死去的……」奈妲娜又發言了，輕輕地，夢囈似的。但在她的話裏，依然沒有一點痛苦的表現，這顯然是一個人想起了自己的身世，而鎮靜地得了結論：自己既毫無能力反抗生活的迫害而保護自己，那自然只有「死去」了。

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厭煩，被這種議論的明確性所傷，我覺得如果再沈默下去——我一定要

流淚了……但在一個女人前面，流淚是可恥的，而況她自己還不哭呢。她決定同她談話了。

「是誰害得你到這地步呢？」我這樣問，找不出別的更適宜的話來。

「這都是巴卡……」她高聲直捷地回答。

「他是誰呀？」

「我的愛人，此間的一個麵包師。」

「他常常打你麼？」

「當他酗醉的時候——他打我……時常……」

突然，她靠近了我，開始講述她和巴卡的歷史以及兩人之間的關係。她——「供人取樂的女人」之一。他——一個有鬍子的麵包師；他玩得一手很好的手風琴，他到她的住處來看她，她很喜歡他，因為他是一個愉快的男子，而且服飾很漂亮。他穿着一件值十五個盧布的外套，又有一雙螺旋形的長靴……因此她就墮入戀愛中，他就成為她的情郎了。一到他成為她的情郎之後，他就設法偷了別人給她的買糖菓用的錢，自己去買醉，而且開始打她了——這還一點不要緊——而且他開始當她眼前同別的女人胡調起來了……

「我不是吹牛罷？我不見得比別人醜陋些……他却嘲笑我，這畜生。前天，我得了老板娘的允許，出門散步。我就到他家裏去。他家裏有一個藤卡，爛醉着在，他也躺着。我對他說：「你這蕩子！壞坯！你是個騙子！」他起來把我周身打遍，用腳踢，又用種種方法扯我的頭髮。——這還不打緊呢，他還把我全身的衣服撕碎了……現在怎麼辦呢？叫我如何回到老板娘家裏去呢？他把一切都撕碎了，長袍，短衫，都是全新的，是出了五個盧布買來的……我頭上的包巾也被他扯下了……我的天呀！我現在怎麼辦呢？」她忽然用一種狂亂的憂慮的聲音喊了起來。

風的呼聲一陣一陣加強，寒冷也……我的牙齒又跳舞起來了。她因為冷而痊癒着，而且逐漸同我接近，至於從黑暗中，我能看見她眼中的光彩了……

「你們難道都是畜生麼，你們別的男子！我把你們一個個踐踏過去，假使你們之中有一個死了，我要在他的醜陋的面上涕唾，一點不與以同情卑鄙的畜生……你獻媚，你搖尾乞憐像一隻瘟狗，要是有一個獸子讓你一點，這就完了，你立刻把他蹂躪在你的脚下，卑鄙的癩皮狗呀……」

她各式各樣的詛咒着，但在她的詛咒裏沒有力量，我聽不出這裏面有什麼憤惋，對於「癩皮狗」也不見得有恨意。照常，她的演說似的腔調的鎮靜和聲音的憂鬱，與她所說的內容是不相稱的。

然而這一切對於我的影響，却比我一向所讀過的許多書籍和聽過的許多最雄辯的厭世家的演說更爲巨大。這因爲，親眼看到一個臨終的人的痛苦，總比一切最精細最藝術的死的描寫更爲自然，更爲強烈。

我陷在悲慘的心境中了——自然，寒冷的原因比我的鄰人的演說的影響更大。我輕輕地歎着氣，我的牙齒互相磨擦着。

差不多是同時，我覺到兩隻小手到我的身上來——一隻摸着我的頭，另一隻放在我的臉上，一面發出一句關心的，輕緩的，膩媚的問話：

「你怎麼了？」

我幾乎要相信這是另一個人在問我，不相信是奈姐霞。她是剛才宣言過一切男子都是畜生的，而且她是希望一切男子都死亡的。然而她馬上對我說話了，這一次含有一點興奮：

「你這樣了？你冷麼？你凍僵了麼？你太奇怪了！老是不開口，像一隻貓頭鷹。但是你應該告訴我你早已覺得冷了，說罷……好……你躺在地上……你伸直……我也躺下來……這樣子，現在用你的兩臂抱着我……再緊一點……這樣子，你現在應該熱了……過一會，我們背對背睡好了……我

們將就點過一夜……你遭遇了什麼事情呢？因為喝酒，他們把你辭退了？這不要緊。」

她安慰我……她鼓勵我……

我是該被加倍詛咒的！這事情給我一個譏諷！想想看——這時候，我正關心着人類的命運，我夢想着社會組織的改造，政治革命，我讀過各種連著者自己有時也費解的淵博的書籍。我竭力用種種方法，使自己成爲某種偉大的社會活動的一個力量，而且似乎我已經成就了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了。在這時期，在我個人的活動中，我自以爲已經具有生存的特權，已有於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種力量，而且自以爲完全能夠擔任歷史的事業了。

然而，我如今却取暖於一個出賣肉體的婦人，一個不幸的生物，完全被迫害的；一切被剝奪的，在生活中沒有地位也沒有價值的。並且，在她來救助我之前，我還想不到去救助她，雖然，假使我想到了，也難說真的能夠救助她的，

啦！我希望這一切是在夢中過去，在一個混亂的痛苦夢中。

然而，我不能這樣想，因爲，在我身上，冷的雨點密密地打着；我的懷中，緊緊擠着一個女人的溫熱的胸脯，在我的面上，她的溫柔的呼吸吹拂着，雖然有點微微的燒酒氣——但是很令人興奮……風

在號叫呻吟，雨打在船上，波浪汹涌，我們兩個緊緊地擁抱着，仍然冷得發抖，這一切全是真實，而且，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做出和這真實同樣痛苦同樣討厭的夢來的。

奈如霞繼續說了一些話。她說話的時候，態度是這樣的斌媚，這樣的動人，似乎是女人獨有的腔調。在這些誠實斌媚的言語的感動之下，有一星小小的火焰在我心中慢慢地燃燒起來，而且這火焰將我心中的某些東西熔化了。

於是，從我眼中，淚珠洋溢出來了，這淚珠，洗去了我的心中的憤怒，憂慮，愚妄，卑劣……這些，在今夜以前，是像泡沫一般地堆積在我的心中的……奈如霞使我明白許多道理了……

「喂，我的小心肝，不要儘管歎氣！靠上帝的幫助，你安靜點罷！你鎮定點罷……而且要永遠……」

她時常吻我……許多許多……數不清了……熱烈地……

這是生活所賜給我的第一次女人的接吻，而且是最甜蜜的。自從這次以後，每次接吻，對於我都

是費了絕大的代價，而且是絕對沒有什麼報酬的。

「喂，不要再歎氣了，你真可笑！我明天要給你找一個地位，如果你無法可想。」——我聽見她在夢中發出來的一陣嚶語，輕輕的，迷人的。

我們一直擁抱着睡到天明……

……天明了，我們從船裏出來，一同到城裏去，後來，我們友誼地告別。從此以後，我們不會再見過，雖然已經半年多了。我曾經到每個賭場中去找過這個善良的奈妲霞，我曾經同她過了一個秋夜的。

假使她已經死了——這對於她是好的——祝她在和平中安息！要是她還活着呢——和平安她的靈魂！她曾經墮落這意識，不要在她的靈魂中回憶起來罷……因為這對於人生，是一種無益的痛苦。

選自高爾基代表作

一個田奴怎樣喂養了兩個衙吏

薩爾蒂珂夫著 蕭乾譯

從前有兩個衙吏，他們同是愚昧無知的。忽然有一天，像是踏上一塊魔毯上，他們同被運到一個渺無人跡的小島上去了。

他們都是在一個保存檔案的衙門裏度過一生的。他們生在那裏，長在那裏，也老在那裏，結果，衙門以外，他們什麼也不曉得，他們會說的話僅是『治下小吏，謹遵上司命令！』

但是這衙門撤消了。兩個衙吏既無役可服，便都恢復了自由。於是，退職的衙吏便移居到聖彼得堡的普達切加亞街。每人各有自己的公館，廚司，和養老金。

在這無人跡的島上醒來，他們發見兩人是蓋在一條被下，起初，他們自然有些莫明其妙，他們仍好像並無什麼特殊事情發生一樣地交談着：

「老爺，昨晚我做了一個多麼奇怪的夢！」一個衙吏說。「我好像是在一個無人跡的小島上。」話猶未完，他已經跳起身來了。那個衙吏也躍起：

「老佛爺，這是怎麼當子事呀！我們身處何境呢？」他們大聲驚訝地嚷着。

他們互相摸一摸，爲的是確定他們不是在夢中。最後，他們承認了這個悲慘的現實。

在他們面前，是茫茫大洋。遙遙望得見一小塊陸地，然而再過去，仍是洋海。他們開始哭了——自從他們衙門撤消以後，這還是第一遭。

他們互相審視，彼此發見僅僅穿了一件夜寢衫，項間還各掛着勳章。

「按這時候我們應該吃咖啡了。」一個衙吏思索着。然後他又想起他陷入的這古怪境地的事，不一刻，他又哭泣了。

「咱們怎麼辦呢？」他抽咽着。「即使我們寫一張呈文，那又有什麼用處？」

「老爺，這樣吧，」另一個衙吏回答。「你往東去，我往西去。傍晚時候我們再來這裏碰頭。也許我

們能有所獲。」

他們開始辨認那是東那是西。他們記起衙門的部長曾經對他們說過：「如果你想知道那是東方，面朝北去，東便將在你右手。」但當他們尋找北方時，他們左轉轉，右轉轉，仍是茫然不辨。在檔案衙門裏度過了一生，他們實在想不出什麼辦法來。

「老爺，依鄙意看來，最好是你向右我向左去。」一個衙吏說。這個不但曾在檔案衙門任過職，並且還在後備學堂裏教過書法，因此他來得算聰明些。

便這樣照辦了。一個衙吏向右去。他遇到一叢結滿各種果實的樹。如果能摘下一隻桃子他多歡喜呵，然而它們都懸得那麼高，他非攀樹不可。他試攀一下，樹沒攀成，却把他那件夜寢衣撕破了。隨後他又看到一道河溪，裏面遊着許多條魚。

「如果這些魚都跑到普達切加亞街多好啊！」他想着，口涎便潤着了，然後他又走進森林，看到鷓鴣，松雞，和野兔。

「噫，老天爺，這麼些可吃的東西！」他嚷着，肚裏更感到飢餓了。

但他還是空手回到那個碰頭的地方。他逢到那等待着他的衙吏。

「呃，老爺，運氣如何你尋到什麼了嗎？」

「什麼也沒有，除了一份莫斯科官報。」

衙吏們躺下睡覺了，但空的肚囊不給他們安息，他們的睡眠又還一部分爲着誰在領受他們養老金的思慮攪擾着，一部分爲着晝間所看見的菓，魚，鷓鴣，松雞，野兔的回憶。

「人類的營養品原來是飛在天空，遊在水裏，長在樹上的，誰想得到呵，老爺！」

「說真話，」另一個衙吏答詢着。「從前我以爲我們的早餐來到世上就和擺在桌上的一樣呢。」

「從那裏我們全料不到如果我們想吃一隻雉雞，還得先捉住牠，宰了牠，拔下羽毛來，然後烤牠。可是那是怎麼動手呢？」

「對呀，怎麼動手呢？」另一個衙吏重複着。

他們沉默了，盼着能睡着，可是飢餓嚇跑了他們的睡眠。在他們眼前簇擁着一羣羣的雉雞，野鴨，都那麼有汁水，還用無花菓，續隨子，和醃漬美味地裝飾着。

「我相信我可以啃我自己的靴子了。」一個衙吏說。

「手套也不壞，特別是那生就柔軟的。」另一個補充着。

兩個衙吏互相凝視着。在他們眼神中燿耀着一道魔火，他們的牙齒戰抖着，一種拙笨的呻吟由他們胸膛裏響起。慢慢地他們向一起爬着，突然他們發起一陣可怕的狂亂。嚎叫，呻吟，衣服撕碎了，那個曾任書法教員的官吏咬住他同事的動章一口吞下去了。但是血跡清醒了他們。

「上帝搭救我們！」他們同時嚷着。「我們一定不打算互相吃掉，我們怎樣到這地步！什麼鬼在戲弄我們呢！」

「我們一定得互相解悶着度過這時光，然而一定要出兇殺人命。」一個衙吏說。

「你開頭吧！」另一個照呼。

「你能說出來太陽爲什麼先升起後落下嗎？爲什麼不反省？」

「老爺，你多可笑呵！你爬起牀來，上衙門辦公，到晚上你躺下睡覺。」

「但是我們能不把這次序掉過來，說一個人先躺下睡覺，看見夢中各種面色，然後起牀？」

「噫，自然是呵。可是我當衙吏時，我總這麼想：『天先亮了，然後是晝間，然後是晚餐，最後是上牀的時候。』」

「晚餐」這個字又提醒了他們這一天應辦的一件事。這個思想使他們都極難過。因此，談話即此中輟了。

「一個醫生曾經告訴我人類可以仰仗自己的汁涎支持很久。」一個衙吏又開了頭。
「那怎麼講？」

「很簡單。我們的汁涎還可以造成別的汁涎，別的還可以變成另外的，這樣變下去直到所有的汁涎消耗淨了。」

「之後呢？」

「那只好吃東西了。」

「鬼！」

他們無論談什麼，總之都離不開吃飯這題目。這題目只有使他們的食慾愈增。因此他們決定不交談了。記起了他們中間有一個曾拾着一份『莫斯科官報』就攤開來熱心地讀着：

市長賜宴

「席間參加共約百人。其華貴堂皇實出人意料之外。即遼遠省分亦有代表出席，各攜貴重禮品以備饋贈。參奈產之金色鱸魚及高加索森林中之銀稚雞配以楊梅，皆為深冬罕見之珍品……」

「鬼！看上帝的面，別唸了，老爺。你不能找點別的念嗎？」另一個衙吏沮喪地嚷着。他由同事手裏奪過那報紙來，又選別的唸：

「據本報駐土勒記者云，昨日烏帕發見鱸魚一尾，故特於會中設宴慶賀。鱸魚則滲以醋鹽，盛於木碟中，分衆嚐食。魚口中並插以荷蘭芹菜一根。該日舉觴之P博士環視全席，務使到會者皆獲鱸魚一塊。其湯汁亦甘美異常——」

「對不起，老爺，你選讀的這段似乎也不大妥當。」第一個衙吏插了嘴。他拿過「官報」又讀了起來：

「維加某老邁居民近精心研究一種魚湯之新食譜，至為新穎。法係將魚身先以棍鞭打之，直至該魚因生怒而腫脹……」

兩個衙吏的頭全垂喪下了。無論他們讀起什麼，永離不了吃。連他們的思想也無辦法了。無論他

們怎樣要躲避牛肉一類念頭，都是徒然的。他們的幻想皆受着一種不由自主的推動總返到他們渴想的那東西上面。

「有了！一個衙吏高興地嚷：『老爺，你看這個怎麼樣？你看咱們找一個田奴如何？』」

「一個田奴，我的老爺！什麼樣的田奴呢？」

「一個平常的田奴呀！像一般田奴一樣的。他一定馬上給我們搬早餐來。他也一定爲我們捉鷓鴣，捕魚吃。」

「喝，一個田奴！可是這裏假如沒有田奴，咱們上那裏找去呀？」

「這裏怎麼沒有田奴。到處都有田奴的。我們只要去尋獵就有。一定有個田奴藏在這裏逃避作活。」

這個思想興奮了的兩個衙吏，他們即刻站起腳來尋找田奴去了。

他們在島上徘徊好久也沒找到，直到一股濃烈的黑麵包和老羊肉氣味攻上他們鼻孔，把他們引到那正確的方向。在一顆樹下，一個碩大的田奴用手背墊在腦袋下面，正呼呼熟睡着呢。極明顯地，他是逃避了他的工作厚顏地躲到這島上來。衙吏們的憤怒是無邊垠的。

「幹麼，噫，躺在這裏你這塊懶骨頭！」他們氣橫橫地。「兩個官員在這裏快餓死了，你還像沒事似地起立，邁步，前進，作活去！」

田奴爬起來，楞楞地看着立在面前的兩個兇兇的衙吏。他第一個念頭是想抹頭就跑。可是衙吏們緊緊捉住他哪。

他只好屈服命運。他只好作活。

他先爬上一顆樹，爲衙吏們摘了好幾打的美味蘋果。他留一個腐爛的給自己。然後他又飽地，由土裏挖出一些番薯。然後他用兩塊木柴相摩擦成火。他用自己的頭髮製成一張網，捕到幾隻鷓鴣。火這時已着得很亮了，他弄了許多種菜，多得衙吏們心中竟發生了應不應該也分給這懶人點吃的問題。

看到田奴的工作，他們心下十分歡喜。他們早已忘掉昨天幾乎餓死的事，如今他們想的只是：「作了官多好啊！災禍永遠降不到一官的身上。」

「你們滿足了吧，先生們？」那懶惰的田奴問。

「嗯，我們很誇獎你的勤謹。」衙吏們回答着。

「那麼你們可以准我休憩一下了吧？」

「去休憩吧。可是，先做一根結結實實的繩子。」

田奴檢了許多條大麻梗，浸上水，摔它們，劈開它們，到傍晚，繩子做好了。於是衙吏們用那繩子將田奴捆到一棵樹上，免得他逃跑。然後他們才也安眠。

這樣日月度過，那田奴學得如此靈巧，他竟會徒手爲衙吏們做湯了。衙吏們變得圓胖而且身心怡曠。他們還有可高興的事，便是流落此地，他們省得花錢，而他們在聖彼得堡的養老金却仍繼續積多着。

「老爺，尊意如何？」一天，早餐時候，一個衙吏向另一個。「巴別塔的故事，是真的嗎？你想會不會僅僅是個寓言？」

「不會的，老爺，我想一定實有其事。不然，世界上有這麼些語言怎麼解釋呢？」

「這樣一說，洪水也是真的了？」

「自然哪，不然那裏來的太古動物呢？而且，莫斯科官報上說——」

他們找到了那份舊報章，在蔭涼處坐下，又由頭到尾讀了起來，他們讀着莫斯科，土勒，班茲，瑞贊

過節的情況，奇怪，那些美味的描述也並不使他們感到不舒服了。

這種生活將延續到那天，誰也不知道。終於，衙吏們煩燥起來了。他們時常思念他們在聖彼得堡公館裏的廚子，甚而偷偷地竟落下幾滴淚來。

「不曉得普達切加亞街此刻變成什麼樣了，老爺？」一個說。

「唉，老爺，別提醒我這事吧。我天天都患着鄉思病呢。」

「這裏也很好呵。其實這裏也真沒的毛病可挑了，然而羔羊終於離不開母羊。還有，也太委曲了這麼好看的制服。」

「真的，四品官的制服可不是玩的。光看那金線繡邊就夠眩暈的了。」

那在他們又逼着田奴去設法送他們回普達切加亞街。說來奇怪，這田奴連普達切加亞街在那裏都曉得。有一回他曾在那裏喝過啤酒和密酒。俗語說，什麼都順着鬍子灑了，可沒流進肚裏去。衙吏們高興了，說：

「我們正是普達切加亞街的官。」

「我也剛巧是那裏幹活的——你還記得嗎——坐在用繩子吊起的懸架上油刷外面的窗戶。」

我便是那些爬屋頂如蒼蠅的夥計中的一個。我就是幹那個的。」田奴回答着。

田奴這時正費神思索着用什麼方法可以取悅於他的衙吏們，他們對待他，這懶骨頭，是這樣和善，而且從不曾罵過他。他居然造起一隻船。船雖然並不大，可是也總可以把們們渡過洋的那岸靠近普達切加亞的地方了。

「留心哪，你這狗，別把我們淹到水裏去。」當衙吏們看到筏子爲波濤擁上排下時說。

「你別害怕。這差事我們田奴還幹得熟。」田奴一面準備着一面說。他用天鵝的絨羽爲二位衙吏做成一個墊褥，然後自己畫了十字，才由岸邊划去。

航途中，兩個衙吏如何害怕，遇到風浪如何暈船，又如何罵那田奴偷懶，這些都是無從描述的。總之，田奴一直在划着，並且用燻鱈供奉着他的衙吏們。最後，他們看到了可愛的聶窪了。不久他們又看到光榮的嘉澤茵運河了。然後，噢，謝天謝地，他們抵達了偉峨的普達加切亞街了。當公館裏廚子們看到他們的老爺吃得肥胖團圓，身心怡曠時，他們也極其快樂。衙吏們喝過咖啡吃完麵捲，就趕快穿上制服奔到養老金管理局去。他們究竟領了多少錢也是一件無從描述的事。田奴他們倒也沒忘記。衙吏們爲他端出一杯威士忌酒，還給了他五個戈比。

這時，田奴滿心歡喜了。

——選自譯文——

不個一點兒小事

左視梨原著 傅東華譯

先是一陣塵埃出現在那條空空的路上。接着，一種有節奏的步伐聲從那塵埃裏出來。數分鐘後，便有咳嗽的聲音從那步伐聲中發出。最後，已見黃澄澄的銅色在日光中閃耀，分明那隊伍是進城來的了。

那隊伍，見得是不過一團。大約有五百個醜惡的人，無不風塵滿面，破蔽不堪，重沉沉帶着上鏽的來福槍，刺刀，和炸彈，

其中有些是騎馬的。當那第一條狹窄的街道已經充滿着人聲，軋轢聲，以及喘息聲的時候，當那

馬蹄聲開始震過那些狹窄木板道的時候，那些可憐的猶太人的住屋和店鋪，便都似乎暗淡而萎縮了。

那些猙獰的，闊顎的，毛氍氍的臉，那種嘈雜喧嚷的聲音，那種皮革的氣息和那隊伍由戰場帶來的氣息，加以他們那種凌亂的行列，又沒有旗幟——凡此，都是預兆凶惡的景象。

那行列的頭裏，有一個瘦削的小個兒，穿着一套教練的制服，騎着馬在前面走。胸上環着一條髒髒的紅帶，手裏拿着一條長長的 *Nagalka*（哥薩克人所說的一種粗鞭），帽上插着一根綠枝兒，腰間蕩着一把手風琴。

他後面，也騎着馬的，便是一個圓團團的大胖子，長着個肥大的脖子，眼睛只是兩條微微的縫兒，還有一個闊闊張張的沒牙齒的曲嘴。——那樣的嘴，我們很容易想像得出，彷彿有四個指頭插在裏面，並有一種要震耳的流氓吹哨聲從裏面發出，震動過田野。

這兩人後面，跟着那團部的軍樂隊，一個打鼓的，兩個吹軍笛的，一個拿着一把銅喇叭，還有兩三個拿着各種不相配合的樂器。再後面，便是一羣面目不同，喧囂流汗的羣衆，也有騎馬的，也有步行的，身上戴着鐵的，皮的，背囊，麵包，乾草，灰塵，以及廉價的煙草。

有一家小小房子的百葉窗發出可憐地砰的一聲自己關閉了，有一個老年猶太人從他的小的店鋪裏將頭伸出，但他還沒有工夫看見什麼，便又不見了。一隻曾經兩度見過流血的狗從門裏跑出，站住了步，悽然的凝視那個將近的隊伍，便又低着頭，開始用一種拖長而悲痛的聲調叫起來。

有一人穿着黑小褂戴着眼鏡的，已經一直奔過屋後的空場，好像跳陰溝似的跳過街道，去到地方「執行部」裏去了。

*

*

*

那新來的不識的離奇軍隊佔據了浴室。便有哨兵出現在所有的入口和出口，——其中有的穿皮鞋，有的穿靴子，有的赤脚，但都有圓筒形的手溜彈掛在他們的皮帶上或腰繩上。此外，各人都拿着一根來福槍或「截頭兒」——所謂「截頭兒」也就是來福槍，只不過槍管截短了些，而且不上刺刀的。在白天，這些「截頭兒」是拿來開豬和小雞用的，到晚上，它們就供向宮中亂放之用。這軍隊的人，沒有一個會向地方當局去報告。

他們把獵得的豬和雞烤了吃，自己砍柴用，又在河裏洗他們的馬。

晚上，他們就唱着歌，到公園裏去獵取女孩子。

第三天一早，他們在街上拘去一個老年猶太人，將他帶到浴室裏，正有一班人在那裏飲酒作樂。他們把一個雞蛋給那猶太人。那猶太人不肯吃。便有兩個人動手裝槍，於是那猶太人就預備拿來吃了。誰知他正張開他那慘白顫抖的嘴唇，就有一個人對他嚷道：

「你敢吃嗎，你這猶太老？那不該是你吃的雞蛋！」

於是他們在那浴室的黑暗穹頂下譁然大笑了。

一點鐘後，他們將那猶太人放走。

頭一天晚上，共產黨都已動員了。到早晨，便由直接通話線打電話給七十俄里以外的「省執行部」。省執行部的回話是要求詳細的報告。這要求的意思，就是說他們不肯發救兵，或至少是不會馬上就發。至於理由是很明白的；就因那時省執行部的部長正到莫斯科去公幹，他的接替人則是個膿包子而已。

這電話是本地區執行部的部長白利登同志打去的。

他生着一個白皙的鼻子，一個高而白的額頭，一張紅紅的臉，一雙強視不瞬的眼睛，而他的嘴角

唇邊，總不會缺乏一種大不耐煩的表現。他那神情之間，顯出什麼事都明白，却只不願意一個個的告訴人。此外，他又曉得留心聽別人的話，但聽了之後，並沒有一句回答。他是受人尊重的，而且也有幾分給人家害怕的。

他剛把聽筒掛上，便有本地「非常執行部」（專管防止反革命及投機分子的執行委員會）的部長葉喜克維基同志走到他的面前。

葉喜克維基一面用拇指把制服上的皮帶拉掉，一面於語氣之間顯出他什麼都已明白，可以無須問他部裏情形怎麼樣的意思，經過一回堅決而嚴肅的停頓之後，便說道：

「把黨人交給我呀！把你能召集的黨人統統交給我！」

他明曉得那鎮裏的黨人總只不過七十人光景，而其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女人，盡是些黑皮膚，剪頭髮，帶着書獸氣的女孩子。而且就是其中的男子，也都不曾受過軍事的訓練。這都是他明明曉的，故白利盎心裏就明白，葉喜克維基的第一著就要想把將來的責任從自己身上脫了去。

那時白利盎沒有回話，但他心裏想，這終不是解決事情的辦法。地方非常執行部有一個四五十人的隊伍。這也救不得當時的局面。

在隔壁一間房裏，有個彼得格勒的水兵斯脫班諾夫的咳嗽聲響起來了。他正撐開兩腿，坐在一張桌子上，一面寫一面咳嗽。

白利森問道：「你在那裏寫什麼，斯脫班諾夫？」

「寫一封信。」

「你的咳嗽怎麼樣了？好些嗎？」

「哦，該死的咳嗽……」

斯脫班諾夫是有肺病的。白利森也明曉得，他那時提起咳嗽，不過借句話說罷了。他不願自己先開口說出那市鎮所處的危險。

在接待室裏，有十個人聚等着。大家都蓬頭亂髮，現出整夜未睡的形跡，臉上又都顯出極端恐怖的神情。他們都是殷實的市民，是來請求放他們出城去的。大家都焦急顫抖着，擠在那微微開着的門口，要想向裏窺探，至少希望得見一見白利森的面。我們可以聽見他們跟傳令兵在那裏辯論，那傳令兵不住用一種含怒的聲音道：

「這沒有什麼緊急。什麼事都是緊急的。你們有許多人，我就是一個。」

裏面的白利魯說：『我剛才打電話到省部去過。』

斯脫班諾夫問道：『爲什麼事？』

『怎麼，就爲這些土匪啊。』

斯脫班諾夫停止寫信了。

『就是爲這個軍隊的事嗎？不過他們都是些傻子呢。我曾經到那裏去過，他們都是些烏克蘭人，都是些——的兒子。我不願意叫這種人來參加革命。這些該死的狗！你簡直說不定他們是什麼人。你說他們是我們的呢，或只是一幫強盜呢？其實他們只是一個別動隊罷了！他們當中有個把流氓在裏面煽動亂子。以全體說並算不得怎麼壞，但其中有的說——』布爾希維克萬歲，打倒共產黨和猶太人！』當然，這簡直就是糊塗；我想他們總得稍稍變得像個樣兒才是，我今天還要再去一趟。起初，他們不肯讓我到浴室裏面去，我便開口罵。因此他們讓我進去了。他們放着很多的酒，那真壞，這該替他們拿掉才好。』

『等着，不要擠。』那傳令兵又在門背後埋怨了。『誰的事都是要緊的。你們人多着呢。』

一陣吵鬧起來了。聽見其中一種尖利的聲音道：『這是公共的事情呢？再耽擱是要不得了的！』

上。

那傳令兵走進裏面去，狠狠地用他的肘將門砰的一下關緊，正碰在外面一個急切探望着的頭

『白利盎同志，那藥劑師一定要跟你說話。他說有極要緊的事。』

『讓他進來罷。』

那肥胖已黑的本鎮前藥劑師利賽維基進來了；他的恭敬有禮的臉上現出驚惶和恐怖。

白利盎對他將眼睛一瞟，表示問他的意思。

『我沒有工夫用書面來說明，』他開始說，說時合着他的顫抖的手；像一而唱歌人，並且很恭敬地彎着身子。『我告個罪罷……事情是，雲霧已經凝集我們的鎮上了。大禍已經臨頭了。那些沒有組織的侵入者已開始任意搜查了。屠殺的煽動已經開頭了。我們城裏又沒有軍隊。他們都在前面。因此，——請你恕我冒昧，——我覺得這是我的職務，爲的這是公共的事情，而且店鋪雖則都已關門，仍舊還藏着很多人民的財產，他們正要動手搶——因此，我主張向特洛斯基同志去告急。因爲附近的地方沒有軍隊，而特洛斯基同志是有火車的。他將必來的很快，不會耽誤，將必能恢復秩序。』

白利盎耳朵聽着，眼睛注視在那藥劑師身上，彷彿他是一件沒有生命的東西。斯脫班諾夫不耐

煩得只歎氣，張開嘴，把一口痰唾從他坐着的那張桌子吐過，直到房子的中心，帶着厭惡的神氣說道：

「哼，這傢伙倒會嚙囉……」

白利盎輕輕的說道：

「走開罷，不要耽誤我的時候。」

那藥劑師覺得窘了，却還沒有灰心。

「如果把革命的功績統統都丟了，那是大可傷心的。我們已經有過兩次屠殺了：一次是在鄧尼鎧的時候，等二次……」

「我叫你走開。這些事請你不必費心罷。」

電話的鈴響得緊。是從「蘇維埃第一區部」打來的，當初那地方本是落伊茲曼所開的尼波爾旅館，那裏的人問說共產黨和「負責工作人」究竟動員不動員。

白利盎問那邊說話的是誰——原來是個女人的聲音。那女人弄豔了，白利盎便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急忙道：「不要告訴他的誰。」但是白利盎已經認識那使他的妻子造出一種驚惶空氣的聲音是誰了。他是地方執行部裏的同志之一。

「我是……我是……好罷，我正要問……」

那邊的聽筒掛上了。白利森就離開電話。

不多一會，地方執行部的房子裏便充滿著緊張的空氣。一羣被動員的共產黨到了。他們問着槍械和供給在那裏，電話連連的響。有人不知爲什麼，正把一條繩子紮在腰裏，墨水潑翻在桌上了。有兩個人同時要通過一個狹的門，彼此相撞，無端把那門口塞着。那門吱吱嗚嗚的響起來。那屋裏的指揮人——一個帶着髭鬚黃鬍子的青年——從這間到那間不住地鑽來鑽去。據報告，機關槍已在樓下安好了。誰發命令安機關槍的呢？沒有一個人知道。有兩個人坐在桌上，掉着他們的腿。並沒有人注意他們，也沒有人曉得他們是誰。後來才曉得他們是由這鎮上過路的兩個共產黨。廊子裏，聽見許多人一陣很重的脚步聲，他們都是紅學生；也是在這鎮上暫時勾留的，一共是十一個。房間中心，有個人在那裏吃青魚，眼睛對別人憤憤然的瞬着，搖着他的自由的拳頭，學着前方紅軍的呼喊無意識地嚷道：

「放棄浴堂罷。」

蘇維埃大會和所有職業聯合代表的特別聯合大會議是定在下午兩點鐘開的。

那會場比平時裝飾得特別周到。馬克斯、列寧、和特洛斯基的像都用紅帶子裝飾起來，顯得很莊

嚴而果斷。窗門都大大開着。白利盎座席附近的一個鈴放出一種休息日的光彩來。每個門口都有一個帶着彈匣和槍的步哨站着。又有同樣的步哨駐在樓下的入口。那步哨長，拿着叫子，這裏那裏忙碌的走着。會議室隔壁的幾間房裏，約有三十人模樣已經預備着了。

那天開會的秩序包括着：（一）『關於現在的局，』由白利盎同志報告；（二）『進行的事務。』

會既開成，白利盎臉上照常帶着那種不變的厭煩神氣，提議大家首先起立，替格爾戈同志紀念致敬。格爾戈同志是燃料委員會的秘書，新近被徵投軍在前方打死的。

『他的這一死，』白利盎說道，『就是死了無產階級一個最好的兒子。工人們和農民們將永遠不忘他們的第一等戰士。我們必須在他的坟墓上聯合起來，大家宣誓，格爾戈同志用他那種犧牲精神而奮鬥的這個目的，我們必須要貫徹到底。』

在場的人都立起來。有些戴着帽子的都把帽子脫掉。

白利盎做一種表示，讓大家坐下。

大家於是重復坐下。

做祕書的烏爾乞克向白利盎現出驚惶的樣子斜睨了一眼，口裏嚷道：

『白利盎同志發言。』

羣衆中起了一種動作。咳嗽聲，吹鼻聲，然後就是一種緊張的靜默。

白利盎起立，揮着一支鉛筆，像樂隊的指揮人揮着指揮杖一般。他報告大家，說有一個全武裝的別動隊進城來了。那軍隊分明不承認蘇維埃的權力。他們並沒有代表派到蘇維埃或軍事當局去報告。現在他們的武裝小隊已在任意搜查，已在街上拘獲安分的市民，並將他們侮辱。那軍隊自由佔據着的駐在地，已有鎮上的惡分子——從前的屠戶和店老板們——常常在那裏走動，正在煽動屠殺。凡此情形，無論如何都是容忍不了的，對於這班無組織的武裝別動隊必須要有抵抗才是。

『當這時候，一般無產階級和農民護衛人的最好子弟正爲着工人和農民的權力在許多的前方流血，』他繼續說，——他的聲音和語調分明都是模倣特洛斯基的。——『正當這個時候，那些小資產階級受着一般門希維克，社會主義革命黨和無政府黨的唆使，竭力要想渙散蘇維埃的勢力，要給工農的革命以一種怯懦的打擊。但這是他們不能成功的。他們這種冒險的舉動必須打倒！我們必須堅決地對這些資產階級的走狗說：「滾開去！」』

白利盎坐下了。大家喝采起來。

那秘書又向白利盎驚惶地看了一眼，嘆道：

「我要求發言一下，關於秩序上的事。而且我還有個動議。」

「我也要發言！我！我！我要求發言！」

這個這樣吵鬧着要求發言的，是個門希維克，名叫克萊納。他心裏大受激動了，他那下唇的顫抖已經分明看得出。他用雙手把他的夾鼻眼鏡，他的大衣領子，和他的頭髮，差不多同時的儘管拉下來，又整理回去。他等不到得着發言權，便朝着在場人開始說道：

「我抗議！這是一種買動人心的語！白利盎同志從那裏曉得這個軍隊是由門希維克唆使來的！他並沒有證據！這是籠絡人的方法！這是煽動！」

接着就是一陣大擾亂。

「你還沒有發言權，」白利盎說：

「靜些！」

「不要從自己的坐席發言！」

「秩序，注意！」

「靜些！」

「靜些！」

「現在沒有工夫爭論！」

「這是煽動！這是籠絡人的辦法！」克萊納的聲音勝過大眾。

「靜些！」

「同志們！同志們！」

「讓他說罷！」

「不要鬧！」

「秩序，注意！」

銳利的鈴聲。

「同志們！」白利盎說。「我們現在沒有工夫辯論，請大家安靜些。誰要擾亂會場的秩序！」——

他提高聲音說——「就要驅逐出去。現在請烏爾乞克同志發言。」

烏爾乞克搔了搔頭，開始說道：

「同志們！現在時間既然迫促，局面又是嚴重……」

「說得簡捷些罷，同志！說得簡捷些……」

「我就說到本題了，我現在提議，關於白利盎同志的報告可以省去討論。同時我又有個主張請大家表決。誰是贊成討論終結的，請大家舉手多數。那末讓我把案子提出。」

「說罷。」

「蘇維埃大會和各職業聯合代表的聯合大會既聽見白利盎同志報告有一個無組織的隊伍侵入鎮內，恐怕有擾亂秩序的可能，致使危及普羅的大革命，故已一致決定採取毅然的手段，至於具體的方略，可交蘇維埃地方執行部去具擬，並予以選派代表之權。」

這案子一致都承認。大家唱過「國際歌」就散了。

那天晚上，便有一種非常的氣氛瀰漫在全鎮，這在黃昏時分便可感到。那時街上已空了，有一隻迷路的孤牛方從牧地回來，站在大街中心，發出一種拖長而悲哀的鳴聲，表示牠對於這異常虛空的驚駭。

那清潔的天空，映着光輝的落日，似乎離開得遠遠，顯出不關痛癢的神氣。那些矮小房子的煙囪裏昇出炊煙，好像一條條稀簿的喪服的黑紗。又時時聽見散漫的槍聲噼啪而起。

那時街上差不多已絕行人。只是極偶然的可聽見一種匆忙的步聲，一會兒便又沒有。有個人來了，謹慎而匆促地走着，走過那條狹窄的木板路；他不住的把眼睛回顧，好像心裏懷着恐懼。及到一個十字路口，和一根貼着破碎招貼的柱子相近的地方，他才站住了步，把去年貼在那裏的那些『強迫的規則』凝視一回，便又轉過彎兒不見了。

那妖氣跟着黑暗加深了。有許多房子裏都沒有燈亮。羣狗吠着嗥着。

禮拜堂的鐘謹慎地足足響了半個鐘頭，暗暗地使人歡悅，將人誘惑，雖則那天並不是休息日。

入夜後，風搖着樹，把垃圾刮過街道，又去敲打那些關閉着的百葉窗門。

有個客人的貨車隆隆輾過。

一個迷路的醉漢在黑暗中歌唱，又向着風的號聲喃喃着說些醉話。

然後便又只是一片有妖氣的，壓迫人的黑暗了。

在蘇維埃的第一區部，一間地板吱吱嗚嗚響着的裏面放着個彎曲面盆架的小房間裏，區執行部和選派的代表們正在那裏開會。

白利森坐在一張牌桌上，照常帶着那種安靜而嚴肅的神氣，請大家對於現在的局面發表意見。『請你們只以實際的提議爲限，因爲現在大體的辦法是充分明瞭的，』他說。然後把在場人很注意的看了一遍，問道：

『斯脫班諾夫同志那裏去了？』

沒有回答。

但正在這個時候，廊子裏聽見有腳步聲音；門開了。斯脫班諾夫走進來，站在房子的中心。大家都帶着詢問和期待的神氣向着他。

『就目前說，一切都還安靜，』他熬住他的咳嗽，用一種低聲說。『昨天晚上，大約有二十人光景離開浴室出去，但不到鎖上，是到城外去的。他們想必到鄉裏去要給養的。此外，什麼都安靜。可是他們把女孩子帶到浴室裏去，弄得稀糟，這些——的兒子。』

『大本營是安全的，』共產軍的指揮道。『有四尊機關槍和三十個同志都預備着了，內中有六

個是學生。地點是填高了，所以設使受攻擊，我們也可以支持得一下。」

白利盜用一種簡捷而認真的結語報告道：

「是的，同志們，今晚六點鐘的時候我接到報告，說火柴工廠的工人，和一批洗衣工人，還有幾個皮匠，已經組織了一個分隊，由兩個學生指揮，在城外有了防禦的準備了。」

「街上那些巡邏的是誰？」

「那是我們的，」斯脫班諾夫說。「是我將他們留住的。」

白利盜那時正彎着頭看着一張紙。神色和態度仍舊不變，只從他的眼光裏暗示他有要緊話要說的意思，於是在一聲「同志們」之後既有相當的停頓，他便開始道：

「同志們，現在這種種對於萬一不測的戒備，當然都是很正當的。但是我們必須充分認識目前的局面。若用我們自己這點力量，我們是不能對付這個局面的，而我們又沒有地方可以希望幫助。由這一點說，這種情勢於我們實在很不利。因此，我們的一切軍事準備，都應該儘可能的範圍祕密而謹慎地進行。至於我們第二步急切該做的，我的提議是這樣：因為那隊伍是誰也不許進他們的營裏去，又因斯脫班諾夫同志曾經費了大力才進去過一趟，所以我主張明天把那全隊的人都邀請出來——

也照平常的手續，我們只裝做不曉得他們的舉動——邀請到劇場裏，或聽音樂，或看戲，而在未演奏之先，叫貝利亞可夫同志——他剛巧從莫斯科來到這裏——對他們談話，對目前的局面弄個清楚，同時，設使那隊伍到劇場裏來，却沒有滿意的結果，那末我主張拚個大犧牲，把劇場包圍起來，將那隊伍完全繳械！」

白利森只把這最後一句話提高聲音說，過後又恢復特洛斯基所專有的那種堅決明晰的腔調。十五分鐘之後，白利森的計畫就開始實行了——但還不過是最初的幾步。

斯脫班諾夫被任爲劇場的指揮和音樂會的組織人，住在旅館裏的貝利亞可夫，則通知他預備着明天到劇場來出席。還有兩個女孩子，一個叫娜底亞，一個叫檀蒂煙娜，則擔任到那軍隊去邀請到會的工作，這兩個女孩子都是分政府部裏的職員，前幾天才從前方回來購買文具的。

將近早晨一點鐘的時候，會議散了。

斯脫班諾夫走到外面漆黑的街上。風在黑暗裏號吼着，把他手裏一盞用過兩年的彎曲行燈的玻璃刮得玲瓏響。

他沿街漫步而走。身旁附近的一塊地方忽起槍聲。他便從袴袋裏掏出一支手槍，小心翼翼地向前

槍聲的方向走去。他大約走過二百步光景。靜默。沒有一個人動彈。只有靜默和風。

但那天夜裏却充滿着不安靜。脚步聲，人聲，和一種足以敗事的繚繚聲，似乎不住的發出。

禮拜堂的鐘又敲起來了。謹慎地，不和諧地。

斯脫班諾夫咬緊牙關站住，耳朵聽着，眼睛凝視在那個預兆不祥的有風的黑暗裏，不曉得怎樣才能擺脫他的苦惱，痛楚，焦急，疲倦，和憤怒，因而深深地歎着氣，合着風的節奏搖着頭，吐了吐痰，對着夜傾出許多可怖的咀呢。

曉色開始破露了。

第一隻雞啼了——刺耳地，含着愚笨的銳利和傲慢。

一個機頭的疲倦而破裂的放汽聲從大本營的方面響應過來。一部火車到了。

不一會，一股迷迷糊糊背着口袋的旅客出現了，一個大家庭帶着一大堆枕墊，口袋，罐兒，由一輛沒有彈簧的馬車拖着走。當頭的是個瘦小靈動的爸爸，穿着一套短車服，分明是個吃荒的難民。他用他那種素常敏銳的眼光四周看看，心裏還不能十分了然，却已覺着到這市鎮來的時辰不碰巧了。

他頭上有個髒髒的便帽一直拖到額頭，現出一種頹唐的異狀；耳朵上和頭的後，有一種毛毵毵的東西跨着，好像一隻貓蹲着的曲影。

斯脫班諾夫已在「蘇維埃第一區部」的未完成的草屋裏連衣瞌睡到差不多一個鐘頭了，醒來之後，咳了幾聲嗽。疲乏得幌蕩不穩，走出廊子裏來。在早晨的光裏，風刮過臉，病懨懨的，因無窮的煎迫脫力了，因革命而年老了——他却看起來不過三十歲，雖則尋常時人家總要當他已有四十歲。他前進了幾步，一面走，一面排斥着睡魔，向門口而去，却又突然駐步，記起一樁事來了。他站着想了一刻，然後又回到廊子裏，敲着那從政治部來的兩個女子——娜底亞和檀蒂煙娜——所佔據的房間的門。門是開的。那水兵走了進去。那兩個女子正躺着睡覺，身上蓋着一個兵士的大衣。

「同志，喂，同志，」他叫醒了一個。

「什麼事。」

「你聽我說……我禁止你們去邀請那軍隊……就是說，你們必定不要去……」

「爲什麼？」

「因爲，那些戲子會去的。我會差他們去的。你懂嗎？沒有別的了。」

「可是爲什麼呢，斯脫班諾夫同志？」

「我命令你們這樣做，這就完了。儘管爲什麼爲什麼！因爲沒有土匪是會加害戲子的。就是無賴的光棍也是歡喜他們戲子的。你們可以遲一點到劇場來。在那裏也許要用着你們。」

他走出廊子裏來，重又向門口走去，但又一次縮回他的步。這一回，他却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從桌上拿了筆墨，和一張紙，然後帶着到廚房裏去。在那裏，有一個頭髮紛亂不堪的赤脚人急忙從地上爬起來，同時捲起他的一條薄薄的破蓆子；這就是那種無家可歸的可憐蟲之一，只有俄國有的，常常出現在鄉僻酒館或旅館的廚房裏的。

「你聽我說，同志，」斯脫班諾夫說，「替我拿一點熱水來泡茶，快些快些。」

當那「同志」出去拿熱水的當兒，斯脫班諾夫便靠廚房的桌子坐着，一筆筆仔細描着寫道：

「——城工農代表蘇維埃執行部茲以非常命令令國立第一劇場於本日（一點鐘）將最優兵力動員，舉行表演及音樂會，以招待現在駐在本鎮之別動隊。」

「如違此令，嚴行治罪不貸。」

斯脫班諾夫把所寫的東西讀過一遍，覺得滿意；然後想了一刻，又加上道：

「又令該戲子等悉心演奏，不得懈怠。」

他從一個醜陋的藍色杯裏吞了一口茶，把命令再讀一過，然後拿到白利益房間裏去簽名蓋印。白利益不在房間裏。

白利益的妻，就是地方民衆教育部的部長，穿着一條圍裙，正在一隻「頭等」爐灶上煮馬鈴薯；她告訴斯脫班諾夫，說她的丈夫已到蘇維埃本部去打電話給省執行部了。

那座本地唯一劇場的小屋，以它的建築的體製說，好像是由禮拜堂和馬戲場兩件東西合成的。但它的正門却有一個兩根柱子擔成的廊門，前面小空場上有個牌坊還仍舊搭在那裏，上用綠葉裝飾，寫着「歡迎代表諸同志」幾個字，——因為區蘇維埃的大會新近正在這劇場裏開過會。

劇場的裏面共有兩級，並有一個異常寬大的舞臺。

牆壁上，遊廊上，和點心間裏，都貼着各色各樣的標語。因為某種理由，這些標語多半是關於公衆衛子的，例如：「患梅毒的切不可用酒精，」「虱子是望扶斯的傳導者」等等。

當斯脫班諾夫在蘇維埃裏尋不着白利益獨自到劇場來的時候，劇場裏的人衆已經得着警告，曉得將有一個非常的音樂會，又已有人報告斯脫班諾夫已被任爲劇場的指揮了。事實上，原來白利

益自己在頭一天晚上已由和人通話線把這個消息傳給戲劇團的總理了。

這個總理，同時又是舞臺管理，又是那戲劇團的組織者——是個未來派的畫家，詩人，劇作家，紅星，紅哨兵，紅色英雄，紅色前線等劇本的作者——弗拉良諾夫同志——那時已經在劇場裏了。他帶着一種熱心的神氣，接着斯脫班諾夫道：

「哦，」他說，「事情怎麼樣了？那些人三點鐘就要來的。」

「怎麼說三點鐘？他們已答應來了嗎？」

「怎麼，可不是嗎？今天一早我就奉白利益同志的命差兩個拉手風琴的去了。現在一個還留在浴室裏唱奏，其他一個回來報告，說那軍隊三點鐘要到劇場來的。我們現在正爲他們起見，在這裏演習一套烏克蘭的革命歌劇，裏面有許多 Hopaks（烏克蘭人的民間舞）的。白利益同志教我們對於政治要不在意些。所以我們給他們 Hopaks。這確是較好的辦法。從莫斯科來的貝利亞可夫同志會來對付他們。他一個人就能對付得了。你曉得他是一個好的宣傳家嗎？」

「是的。那末那軍隊三點鐘是要到的？」

「是的，三點鐘，還有，斯脫班諾夫同志，請你告訴我，他們爲什麼要整夜的拿人？我的兄弟也被拿

了；他是一個牙醫生，他是向來不管政治的。這是怎麼的？智識階級的全部都被拿了。我想這是大可不必的。」

「我也不知道。且等着罷，我們得預備起來了。你的劇場一共有幾個入口和出口來罷，陪我看去。」

*

*

*

將近三點鐘的時候，浴室裏大家都興奮起來了，馬在上鞍了，馬鞍旁邊掛上了一束束的乾草了。——總而言之，就當那軍隊正預備出發的時候，全個市鎮便都似乎是死過去了。那天關着的少數幾個蘇維埃機關裏的女孩子，都散歸各人家裏去了。其中有幾個在街上遇着她們的驚惶的母親和姊妹來接，都蓬着頭髮，匆匆忙忙把圍巾披在肩上就出來的。鎮上的居民都從大門裏小門裏窺探，面上顯出驚惶的神色。有的膽大些的，竟敢冒昧走到街上來，左右看了一下，便又回到門裏去報告消息了。有些窗子裏則露出映在白面巾背景上的肖像。

在三點鐘的時候，那軍隊向鎮的中心出動了，路上經過第三巷，然後走到大街。這大街當初叫做斯可貝勒夫斯卡的，但現在已名共產街了。

當先騎着馬的，還是進城時帶頭的那個瘦子。他後面跟着的，也還是那個曲嘴的大胖子。那胖子

把身子遠遠彎出馬鞍之外，怒氣沖沖強硬地對那小夥子吩咐些什麼，他的大聲的說話裏點綴着許多下流的咒語，一面發狂似的在馬鬃上揮着他那緊抓住一根 Nagaike 的大拳頭。

及到一個拐角的地方，就是當初最「貴族的」的一段街，和藥劑師，照相館，及那時已經關閉的分銀行相近的地方，他才分明是說服那個瘦子了——那軍隊停止進行了。

那些步行的兵士大半都帶着槍，却都拿在手裏，並不掛在肩頭，至此兵兵一聲放落地上，簡直好像他的是個有紀律的軍隊一般。前隊裏有少數人刺着他們的馬，不知爲什麼，都從旁邊的狹板路上奔到後隊來。

那消瘦的領隊慢吞吞帶轉他的馬，向他的肥胖的伙伴點了點頭。那胖子便張開大口大嚷起來，——那聲音非常野蠻，在那些躲在家裏的驚惶市民聽起來，似乎不但全街受震，並連全鎮都受震了。

「哥西亞佛！哥西亞佛——阿——阿……」

他這樣的呼聲，在那隊伍突然停止的寂靜裏，和那包圍在街道和房屋上的不安地緊張地注意着的噤嘿裏，確乎覺得驚心震耳，如在樹林中發出的聲音一般。

「哥西亞佛——阿——阿……」

一個壯健的青年，穿着一條棉布袴，一件水兵的白襯衫，腰間掛着兩枝手槍，開始從羣中擠出他的路。

「我在這裏！」——他走近他的上官們。

於是那胖子就跟哥西亞佛作一段長時間的談話，這談話收梢得很奇怪：那大胖子突然向哥西亞佛將馬袴前一步，拿靴子踢他的胸膛，又拿 Nagaike 狠狠抽他的腦蓋。

軍隊仍舊前進了。這分明只是一種家庭的誤會。

劇場裏關於招待這個無異聽衆的事情什麼都預備好了。

舞臺背後有一間化妝室裏，坐着白利益和宣傳家的貝利亞可夫，斯脫班諾夫則貼近旁邊站着，帶幾分擔心的樣子，報告那全武行的軍隊連了帶馬的快要到近了。

白利益想了一刻，便道：

「不要緊。可是你把臺後的哨兵移到近出口的地方去，那末萬一有不測，也好叫那些傢伙當做劇場是包圍着的。」

斯脫班諾夫暗底下對於白利益的有些命令是不贊成的，却擺着手出去依命辦理了，神氣間好

像在說：『好罷；我就照辦——我們且看將來怎麼樣罷。』他從附近一間化妝室裏移了六個帶槍的送到台下，藏在一個衣架的衣裳鈎兒背後。

那些戲子，都戴着行頭和化裝，很馴服地坐在其餘兩間化妝室裏，吸着煙，輕輕的談着：

『我告訴你，今天的事是要動武收梢的呢。』

『上禮拜有個人從莫斯科來……你曉得建築師特路底克是有一個兄弟的……好罷，這個人就是他的熟人……他說莫斯科也正有同樣的事……簡直是大鬧……列寧已經到斯摩綾斯克去了……是的……是的……你用不着疑心的……』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來源可靠的消息，列寧已把特洛斯基拿起來了……』

『這是真的……我也聽見說過……』

『白利盎要被舉出來代替特洛斯基了……這是事實……』

『那是作興的』——（一個女人的聲音）『你們看見過他老婆穿的那件新袍子嗎？——那種粗笨的嘴臉兒！』

『還有昨天……啊，那種情形，昨天的……滿城裏的抓人——可是洛伊茲曼旅館裏的人竟還

喝了一晚的酒呢。……嘿！……他們來了……」

騷擾聲，脚步聲，軋轆聲，人聲，以及坐椅吱噠聲，從遊廊裏及池子裏發出來。

那隊伍已經到了。

他們沒有進劇場之前，先把它包圍起來。也跟在浴室裏一般，所有的入口和出口都有衛兵站着；馬呢，有的吊在大門的欄杆上，有的吊在廊子的柱上，又有的吊在空場裏的燈柱上。

附近街道的交叉口都有小步哨放着。

其餘的則充滿了劇場。

台上現出「烏克蘭歌劇」第一幕的佈景：一個酒店的大門，一引鐵店，以及兩旁的樹木。幕是開着的。

那隊伍坐定之後，貝利亞可夫便匆匆的出來，走到腳燈旁邊立刻開口道：

「同志們！現在全個世界都包圍在革命的烈焰裏了。各國的勞動者都正從多年的迷夢裏醒覺過來，都在第三共產國際的旗幟之下，和「查」們，地主們，資本家們在這裏奮鬥了……」

貝利亞可夫突然覺得他的腿上有種不舒服的異樣感覺。他獨自站在上面的那個空虛而光

亮的台，對着一個帶着刀，炸彈，和實彈槍的，什麼事都會幹出來的敵意的羣衆，他感到非常廣漠了。聽衆中不止一個，都拿槍桿直豎着，把槍托放在膝上，又把粗笨的指頭按在扳機，莫不具備着一個新從田間出來的遊蕩農民那種不自覺的敏捷精神。

當在這緊張靜默裏演說的中間，走廊裏不知什麼地方有一頭門突然碎的一下響起來，便有少數人帶着農民式的驚惶忽的跳了起來，同時又聽得子彈匣的聲音在光亮的劇場裏異樣地可怕地扎扎響起……

但那拍子不覺加緊的演說依然還繼續下去，而它那鎮定的節奏，當這緊急關頭，其足以鎮靜聽衆，比之任何特別勸守秩序的話效力都來得大。

他是隨時都可以被殺的。當時那數百個聽衆，都是由他們的根基地硬拔出來的。由他們所習慣的環境裏移了來的，身被旋風顛倒的，受了擾亂的，吃着苦楚的，是從泥和血裏去尋真理的，渾渾噩噩的，是被一種不可名言的原始的力攝了來的，——他在這樣的數百聽衆中，無論那一個都可把他當做一種活的標的。

他對於這羣聽衆是陌生的，不入淘的——因為他是一個城裏的居民，腿兒細細的，鬍子尖尖的，

又有兩片奇異的玻璃夾在他那窄窄兒的鼻梁上的。

他對他們有什麼要求呢？他們爲什麼該聽他的話呢？這些話裏到底有什麼意義，爲什麼常常要在市場上，農民的木屋裏，以及田畝裏，大路上來講呢？爲什麼因着這套話就發生許多的流血呢？爲什麼一般善良勤苦的安分百姓要拿起槍來，毫無猶豫地放進和他們自己一樣的人的胸膛裏和頭裏面裏呢？總之，爲什麼所有的邊境上，關柵上，道路上，市鎮裏，鄉村裏要有這樣的射擊呢？

「同志們！我們要曉得我們身上載得最先引起世界革命的榮養。我們是最先從查，從地主，資本家，將軍，憲兵們的霸權之下把自己解放出來的……」

貝利亞可夫並不曉得他的聽衆的情緒轉變怎麼樣。

他雖是一個有習練有膽量的宣傳家，却是非常之不善觀察。他所說的話，在他自己看來，似乎是非常清晰簡單，而明瞭的，所以每逢人家不懂他時，他就要誠心地詫異了。會場中如果碰到他須答覆別人的問題，他總要現出窘狀，就像做父母的回答孩子們所問關於一般公認爲人生的祕密時那樣窘法。他的演說難得有預先準備的，而若聽衆中有他的知己朋友——特別是他的未婚妻——在裏面，他大概總要感到有些窘，因爲他的演說的內容，他總是看得極簡單的。

而且他有一種天生來的自信，這是跟整個的他已經融合不解了的，就是他總當他自己的話沒有什麼特別，以爲即使那種極不發達的心靈也能領會，且也應該能領會的——因有這樣的自信，所以他的話總帶有一點敷衍的性質，有時甚且近乎心不在焉的樣子。他是不怕用外國字的。他即使談到人類最崇高的希望，如對於平等如友愛等的希望，他的措辭也並不動情，神氣間只把牠們當做極實際的問題似的；好像一個人只稍有意志去做，目的總會達到，而實際上，這就算已達到目的，或將來總會達到的，就因他這樣缺乏動情的措辭，又因他說話的腔調和姿態非常簡單，故若配着一個嚴重的題目，便都飽和着一種力和勢，容易使人相信了。

從關於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的話渡過去談到怎樣分配土地，怎樣動員，怎樣離棄職務，怎樣充軍，以及其他關於無論什麼問題的話，在他看來，是沒有什麼的。且當他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他的話聽起來總確實覺得熟悉，同時却又覺得異常新鮮，最後則覺得極其簡單，好像人人都經驗得到，人人都辦得到的。

標語中如：『什麼都要充軍！』『什麼都拿到前方去！』『什麼都要改造！』——這些老是『什麼都』總是『什麼都』——在他嘴上說起來總覺非常自然，所以他的話裏如果有什麼有餘不盡

的意思，那就要算奇了。

……可是他那雙腿的異樣的不舒服還有沒有去。他明白自己是作與要被殺的，因而感到這作與要發生的事的背理，感到爲這樣簡單明瞭的一件事而致受苦或死的背理，又因感到這樣的背理，所以他竟被激刺起來，他的話裏也就含着熱憤和一種特殊的緊張了，這樣的緊張之足以感動聽衆，且跟那種平靜的態度程度相同的。

「同志們！我們這些做農工的難道竟會對那在許多前線替你們和你們的自由而流血的兄弟們倒戈嗎？難道你們竟肯幫助那些執刑人的領袖們剝奪農民的田地剝奪工人的工廠嗎？同志們！……」

「這套話我們却聽見過了！一個尖利的聲音從他句話裏響出。

「廢話！這老調兒你倒唱得不錯！」第二個聲音說出。

但其餘的人仍都靜默。於是那演說者的結束的話就打這一片的靜默之中輾過，好像彈子渡過平滑的溝道一般，個個字都是明白響亮的：

「蘇維埃的地方執行部今天接到電報，說有一師的軍隊已從前線出發到這裏來了。他們是今

天晚上可望進城的。同志們，你們當中如有足以阻礙你們爲共和國盡力的分子，我們曉得你們一定知道怎樣將他們去掉的。我們又曉得無組織的農工團體將來都要化爲有紀律的軍，並能替勞働者的權力在隊伍裏勇敢奮鬥的。紅軍萬歲……農工蘇維埃的政治萬歲！

喝采的聲音從大廳裏響出，裏面混着憤怒的呼聲，騷擾聲，吹哨聲，以及賭咒聲。

貝利亞可夫回轉身子，好像要走了，但他忽然感着那時候走了是一種錯誤。他舉起手，好像要說什麼似的，但正在這個當兒，白利盎和斯脫班諾夫從臺後出現了。

「同志們！」白利盎開口說，聲音很響，態度極嚴肅。「我現在以本鎮農工代表蘇維埃的名義歡迎紅色別動隊，並爲將他們改組做一個紅軍的一等支隊起見，給他們一個期限，到明天早晨三點鐘爲止，將他們的槍械繳出……」

台後不知誰把燈旋滅了。登時便有狂叫聲，蹬腳聲，軋轆聲，充滿着黑暗。又有兩顆槍子以一種震耳的聲音差不多同時發出。白利盎和貝利亞可夫想要跳回臺後去開燈，可是斯脫班諾夫留住他們，牢牢抓住他的手臂，發狂似地喊道：

「燈一會兒就會開的！不要鬧！不要鬧！」

燈旋開了，於是在接着的一片噤嘿之中，他那不止一點兒受激動的聲音響出了，輕輕責備道：

『這是怎麼一回事，同志們？你們瘋了嗎？是誰放的槍？這樣的胡鬧算什麼？如果再有人這樣鬧，我就要將他趕出劇場去。表演馬上要開場了，你們却聽見過蘇維埃的命令的，不是嗎？你們可以就在這裏把槍械繳給我，或者繳給本鎮的總指揮同志也可以。』

當白利，貝利亞可夫，和斯脫班諾夫轉身走開的時候，那樂隊已經開始演奏，化裝的戲子也已登臺了。

這就是帶着 *Hopalkes* 舞的革命的烏克蘭歌劇的開場。

一禮拜後，那個精幹的省執行部部長從莫斯科回來了。他從電話裏向白利問起這件事。那時白利實在已把內中的情節忘記許多了，又因那時種種緊急複雜的工作正忙得要命，所以他只用幾句話敘述這件事，態度間好像想不出有別的成績可報告似的。然後他簡刮地總結一句道：

『不過一點兒小事。』

——選自文學週報

決鬪

泰來夏甫原著 胡適譯

一日早晨，烏拉得米（名）克拉都諾夫（姓）同一軍官決鬪。

克拉都諾夫也是一位少年軍官，身長，面秀，年方二十二歲，鬚髮可愛，身穿軍服，腳踏騎馬長靴，卻沒有戴帽子，也沒穿外套。他直立在那雪遮沒的草地之上，圓睜着長眼，留心他的敵手。兩人相距不過三十步。他的敵手正在舉起手槍，對準了克拉都諾夫。

克拉都諾夫把雙手抱胸，手中也拿着手槍，正等候他的敵手先放；他臉上雖沒有平常的光彩，卻沒有一毫畏懼之色。

他自己的危險，敵人的決心，兩邊副手（凡決鬪皆有副手，皆以本人之好友爲之。）的擔心，和死期的接近，這種種嚴肅的思想，把這一分鐘都變化成了一片慘怛肅殺的氣象。

他們來這裏解決一件關於名譽的問題。人人都覺得這問題關係很大。他們越不懂得他們自己幹的甚事，便越覺得這時候的莊嚴可怕。

轟然一響，手槍放了，人人打一個寒噤。克拉都諾夫兩手一鬆，兩膝一彎，倒在雪地上。彈子打在頭腦裏，血流不住，他臉上，髮上，雪地上，都是血跡。兩邊的副手跑向前把他扶起，同來的醫生驗過了，說是死了。

這件關於名譽的問題算解決了。

如今剩下兩事，第一須報告本營軍人，第二須報知死者的母親。他的母親所生，只有一子。如今死了，更無他人可靠。他們沒有決鬪之先，誰也沒想到這老母親。如今他兒子死了，他們纔都想起他老人家怎樣可愛，怎樣可憐。他們都說：這事不可陡然叫他老母知道，只可慢慢地把死信透露與他。他們議定了，公舉一位最精細的伊凡（名）古奴本科（姓）去辦這件最不好辦的事。

斐拉吉亞夫人（即烏拉得米，克拉都諾夫之母）纔牀起不久，正在預備早茶。看見伊凡，古奴本

科走進來，忙起身迎他，口裏嚷道。

「伊凡君來得湊巧，正好喝一杯茶。你一定是來看烏拉得米的。」

伊凡勉強答應道，

「不是的，我打這裏走過……」

夫人趕着說道，

「你可別見怪，這孩子還在好睡哩。昨夜上我聽見他在房裏踱來踱去，一夜不曾睡。故我告訴下人們不要驚醒他。橫豎今天是假期，他無事正好多睡一會兒……但是你可有要緊公事要找他嗎？」

伊凡道，

「沒有的，我走過這裏……進來望一望……」

夫人道，

「你果要見他，我立刻叫人喚醒他。」

伊凡道，

「不必，不必，你老人家別忙。」

老夫人看他支支吾吾的神情，估量他有要緊事要見他兒子，故此不容他分說，自己走出去了。伊凡踱來踱去，抓頭絞手，不知道如何開口。時候到了，但是他的膽子都無了，心中只顧怪他自己不該管這閒事。

這時候，老夫人回來了，口裏嚷道，

「你們這些少年人真正靠不住。我在這裏輕輕地弄杯子，盆子，不敢做一些兒響聲，怕驚攪了我的孩子。誰知道他却早悄悄地出去了……你爲甚麼不坐一會兒。請用一杯茶罷。你近來許久沒來看我們了。」

老夫人說到這裏，心中快活，忍不住微笑，接着說道，

「近來我們這裏的好消息多得很哩。烏拉得米想早叫你知說了。我這孩子怪爽直的，總不會瞞人。昨天晚上我心中暗想道，「呵哈，這孩子一晚上踱來踱去不睡。覺他一定又在那裏想麗娜娃了。」他總是如此。每回他在房裏走來走去，明天一定去到……伊凡君我現在只巴望上帝給我這一點快樂，我這一把年紀了，還想別的嗎！我只有一宗希望，一宗快樂……我每想烏拉得米和麗娜娃完婚之後，我簡直不用再禱告上帝了。（譯者按：言此外別無所求，故不須再祈禱矣。）到了那一天，我不知纔

怎樣快活哩！……我有了這孩子，便不想別的。我別無他求，只求他的快樂。」

老夫人越說越動了感情。說到後來，快活極了，眼淚也滾下來了，他一面揩眼淚，一面說道：

「伊凡君，你記得嗎？他們兩口兒起初因為錢的緣故，很不如意……你們少年士官，沒有存款，是不許娶妻子的……現在可好了，我已弄到了那應需的五千個盧布（俄幣名）他倆兒，如今隨便那一天都可結婚了……是的，麗娜娃寫了一封怪可愛的信給我……我的心中好不快活。」

老夫人一面說話，一面摸出一封信，指給伊凡看了，仍舊放在袋裏，口中嚷道，

「麗娜娃好一個女孩子，那麼可愛！」

伊凡聽老夫人說話，坐在那裏，真個如坐針氈。好幾次，他心想打斷老夫人的話，告訴他不要做夢了，如今什麼事都完了，他的烏拉得米已死了，他的種種快活的希望，不消一點鐘，都要風流雲散了。……但是他沒有這硬心腸，所以他只坐着聽，却不敢開口，他看了老夫人慈祥和氣的面貌，他心中好不難過，喉嚨也哽住了。

老夫人忽然問道，

「你今天爲什麼臉上這樣不高興？你滿臉都怪愁苦的。」

伊凡心想要說，「是呀，要是我和你說了，你的臉上也要和我的一樣了。」但是伊凡總說不出口，也不回說，扭過頭去，把手儘捋他的鬍子。

老夫人心中高興，也不注意伊凡的舉動，接着說道，

「我這裏有一個信給你。麗娜娃信中提起你，還叫烏拉得米同你去看她。你自己知道麗娜娃怎樣看得起你……我不可不把信給你看。你看，這女孩子這麼可愛！」

老夫人從袋裏取出一封薄薄的，密密書寫的信箋，打開了，遞給伊凡。伊凡臉色更不好看了，把手推開這信箋。老夫人也不在意，自己高聲讀道：

「書上裴拉吉亞老夫人。我不來道什麼時候纔可不稱你爲「裴拉吉亞老夫人」，直稱你作「我的最親愛的媽媽。」我很盼望這時候不久就到，因爲我早就要你作「媽媽」了……」

老夫人停住了，兩眼汪汪地，噙着眼淚，擡起頭來對伊凡道：

「伊凡君，你看……」

老夫人忽然看見伊凡手捋鬍子，眼中也噙着眼淚，老夫人便立起身來，把手顫顫地摸伊凡的頭髮，又把嘴親他的額角，低聲說道：

『伊凡君，多謝，多謝。（老夫人蓋以爲伊凡之淚，乃由聽書中之言而發。）我常說你和烏拉得米不像是朋友，竟像兩兄弟……你不要見怪……感謝上帝，我心中真快活。』

老夫人一頭說，眼淚不住的滾下來。伊凡心中更難受，只好拿住了老夫人冰冷僵硬的手，把嘴去親他。伊凡幾乎要哭出聲來，又不敢開口。如今老夫人把他做自己兒子一般看待，顯出這一種做娘的親愛。伊凡心中天良發現，心想倒不如他自己被人槍死在雪地裏，也勝似到這裏來聽他老人家誇獎他和他兒子的交情。再過半點鐘，他老人家總得知道底細，那時候伊凡還算做人嗎？他又想，他自己親眼看見人家把手槍對準了烏拉得米，却爲什麼不勸阻哩？他還算是朋友哩！還算是『弟兄』哩！好一個『弟兄』！可不是他替他們量好相隔的距離，又替他們裝好槍彈嗎？……伊凡想到此地，心中好不慚愧，簡直不把自己當作人看待了。却待要開口，又一個字都說不出。真是無可奈何。忽然又想起事不宜遲，報死信的不久就要到了。但是他又想，難道這幾十分鐘的空快活，都不許他老人家享受嗎？……他就要開口，又怎麼說法哩？怎樣好叫他老人家預備着聽他兒子的死信哩？伊凡越想越糊塗了。

心中早已把種種的決鬪，種種的口舌，種種的『英雄義氣』，種種的『關於名譽的問題』，一概都罵夠了。沒奈何，打定主意，立起身來，要不說實話，還是走罷。

伊凡伸出手來，拉了老夫人的手，彎下身子，將嘴去親手。其實他彎下身去，不過要遮住他臉上一臉的熱淚。他放了手，拔腳就跑，走出來取了他的外套，飛跑出門，頭也不回的去。

老夫人摸不着頭腦，眼看伊凡跑了，口裏咕嘈道……

『哼，他也愛上了什麼女孩兒了……少年人怪可憐……沒有嘗着快樂，倒先受煩惱……』
老夫人說過了，就把伊凡也忘記了。他老人家仍舊做他的好夢，夢那些天大的快樂。

——選自短篇小說

里郭甫

屠格涅夫原著 耿濟之譯

有一天，讀者諸君已經認識的葉瑪拉意對我說道：『我們到里郭甫地方去罷。我們爽爽快快到那里打鳴去。』

雖然野鴨在真正的獵人看來並不特別希奇，但是因為時值十月初旬，並無別種野味可獵：山鵝尚未飛到，在田野裏跑着，獵取鷓鴣，又為我所厭為，所以只得聽從我那獵人的慫恿，動身到里郭甫去。

里郭甫是一個極大的荒村，村裏蓋着一所古代石製的，單圓屋脊的寺院，在洛沙達小河上還有兩所磨房。這條小河，在離開里郭甫五里路的地方，便變成了寬綽的池湖，岸邊或中央生出許多濃密

的蘆草，沃勒洛夫司克人稱牠做「馬意」草。這個池湖裏，在蘆草內灣曲和僻靜的地方，生養着無數不同種類的鴨子：有鳴鴨，半鳴鴨，針尾鴨，勺鴨，鏟嘴鴨等類。三三兩兩，一羣一羣在水面上飛來飛去，泗來泗去，槍聲一響，陡然起來一陣黑雲，不由得使獵人一隻手握住帽子，拉着長腔說道：「呼——呼……」——我當時同葉瑪拉意在湖岸旁邊走着，但是第一，鴨子是極謹慎的鳥類，不肯在岸傍泗着，第二，即使一隻衰弱並且無經驗的勺鴨，受了我們的一槍，喪失了自己的生命，不過想在連接的馬意草裏取得這個鴨子，我們那些獵狗總是「束手無策」的：因為牠們雖然有極尊貴的克己心，但是決不能夠泗水，也不能夠跳到湖底裏去，祇能白白的把那寶貴的鼻子觸在尖銳的蘆草邊上。

後來葉瑪拉意說道：「不對，這個事情有點不妥當，應該取一隻船去……我們回到里郭甫去罷。」

我們就回去了。還沒有走上幾步，從濃厚的灌木樹林裏迎面跑出一隻極兇惡的獵犬來，跟着就顯出一個適中身材的人，穿着藍色的小褂，黃色的坎肩，和灰色的袴子，袴子又束得太長，幾乎插在有孔的皮鞋裏面，頭上繫着一條紅手巾，肩上負着一根單幹的槍。當我們的幾隻狗帶着那種普通的，適合他們的種類的，中國式的禮貌，同那個新朋友互相嗅聞的時候，——那時候那個新朋友露出膽怯的樣子，翹着尾巴，垂着耳朵，全身在那里急轉，膝蓋並不屈下，牙齒還緊緊咬着，——那個不相識的人走

到我們面前，極恭敬的鞠下躬去。他有二十五歲模樣，浸滿了酸汽水的棕色的長髮結成一根不動的辮髮，——栗色的小眼很忻悅的閃動着，——全臉部彷彿因為齒痛繫着一塊黑毛巾，正極甜蜜的含着笑容。

他用那種又溫柔，又得人信愛的聲音開始說道：「讓我自己來介紹；我是此地的獵人佛拉地米。……聽見你們來到這里，又知道你們打算到我們的池湖岸上去，所以決定——如果你不反對——前來為你效勞。」

獵人佛拉地米的說話，正彷彿最初充當小生的角色的鄉下年輕優伶一般的口吻。我當時答應了他的請求，後來還沒有走到里郭甫，已經完全知道他的歷史了。他是一個免除奴隸身分的僕人；他在天真爛漫的幼年時代練習過音樂，其後即當侍僕，認得字，讀過幾本小書，現在他的生活，正彷彿俄國內許多人的生活一般，既沒有一個現錢，又沒有通常的職業，祇靠着天上的甘露去養活罷了。他的言詞吐屬，異常的美妙，並且還自以自己的儀貌十分大方；也許是個好色之徒，不過大概總可以成功；因為俄國的女郎極愛聽美妙的言詞。他使我理會出，他有時到鄰家田主那里去，還到過城裏去作客，賭「波萊費朗司」牌，同京城裏的人相與。他的微笑的姿勢，十分巧妙，而且隨時不同；最合式的是當

他注意着別人說話的時候，有一種溫和，並且極節制的微笑，在他的嘴唇上游戲着。他可以聽你的話，可以完全贊成你的意思，但是總不會喪失那特別尊嚴的感情。彷彿願意使你知道，他有時候也能表示自己的意見。葉瑪拉意沒有多大學問，心也不細，和他不客氣起來，佛拉地米祇是笑着對他說道：「您真是……」

我問他道：「你然什麼束着手巾？牙痛麼？」

他說道：「不，這是不謹慎的惡結果呀。我有一個朋友，是個好人，可是並不是獵人。有一天他對我說：親愛的朋友，領我打獵去；我極喜歡知道——這種遊戲是怎樣的。我覺得不好意思拒絕自己的朋友；便給他一管槍，帶他打獵去了。我們就照常的打起獵來；後來我們打算休息一下。我坐在樹下；他却在那里弄起槍來，還朝我瞄準着。我請他停止，但是因為他太沒有經驗，竟不聽從，槍聲響處，我喪失了下顎和右手的第二指……」

我們到了里郭甫。佛拉地米和葉瑪拉意兩人都決定沒有船行獵是不可能的。

佛拉地米說道：「蘇朝克那里有一隻平底船。不過我不知道他把牠藏在那裏。不妨尋找他去。」我問道：「尋找誰呀？」

「這裡住着一個人，綽號叫做蘇朝克。（註一）」

於是佛拉地米就同葉瑪拉意到蘇朝克那裏去。我對他們說在寺院那里等着他們，當時我四圍看了看墳地上的墳墓，看見一個發黑色的四角的屍骨瓶，瓶上一面寫着法文：「Gigit Théophile, Henri, Vicomte de Blangy,」一面寫着道：「石下葬着法國人伯爵勃浪冉的身體，生一千七百三十七年，死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享壽六十二歲。」再有一面寫着：「祝他骸骨的安寧」的字樣，末後一面寫道：——

「石下安睡着法國的僑民：

既出名貴的種族，又負偉大的天才。

離開了家庭，

辭別了故鄉；

達到俄土的岸上，

領受好客的憐憫，

教育兒童，慰藉父母……

最高的主宰使他安息在這里了。」

葉瑪拉意，佛拉地米和帶着奇怪的綽號蘇朝克的人一來，使我的思想給打斷了。赤足，破衣，蜷髮的蘇朝克顯出那退職臣僕的模樣，約模年紀六十歲上下。

我問道：「你有沒有船？」

他使出又啞又破的聲音，回答道：「船是有的，不過壞得很。」

「怎麼啦？」

「解膠了，船板還都顛落了。」

葉瑪拉意接下去說道：「真是大糟糕！可以放一點麻屑在上面。」

蘇朝克道：「自然是可以的。」

「不過你是誰呢？」

「貴族家的漁人。」

「你既是漁人，怎樣你的船竟這樣不加修理呢？」

「我們那條河上並沒有魚呢。」

我那獵人帶着一種慎重的態度說道：『魚兒不喜歡湖鏟呢。』

我對葉瑪拉意說道：『唔，快去把麻屑取來，修理我們的船，快些！』

葉瑪拉意去了。

我便對佛拉地米說道：『也許我們要翻到湖底裏去的？』

他答道：『聽天由命罷。無論如何，我們應該設想，這個池湖並不深呀。』

『是，牠並不深，——蘇朝克這樣說着，說得很奇怪，彷彿說夢囈的話一般，——湖底裏都是爛泥和草，並且全湖都長着草，並且在裏面還有深坑呢。』

佛拉地米說道：『但是如果草長得太強，那末櫓也就沒法去搖了。』

『在平底船上誰能夠搖櫓呢？應該推牠。我可以同你們一塊兒去，我有一根小篙，——也可以用鏟子。』

佛拉地米說道：『用鏟子不大方便，有的地方是達不到底的。』

『這個到實在是不方便。』

我坐在墳地上等待葉瑪拉意。佛拉地米為恭敬我的緣故，走開幾步，走到旁邊，也坐下去了。蘇朝

克却依舊站在那里，低着腦袋，依着老習慣把兩隻手放在背後。

我開始說道：『請你說，你許久在這裡做漁人麼？』

他抖索了一下，答道：『做了七年啦。』

『以前你做什麼事？』

『以前當車夫呢。』

『誰把你從車夫降到漁人呢？』

『那個新主婦。』

『那一個主婦？』

『就是買我們的那個主婦。阿萊娜·提莫費夫娜，身體極肥……年紀也不大輕。』

『爲什麼她想叫你充當漁人呢？』

『誰知道她呢。她從泰姆夫自己別墅裏到我們這裡來，吩咐召集全體奴僕，自己出來見我們。我們起初拉她的手，她並沒有怎樣，也沒有生氣……以後她就依次問起我們來：做什麼事情，擔任什麼職務？慢慢地輪到我身上來了；她就問：你做什麼事？我說：我是車夫。——車夫麼？唔，你怎麼是車夫？看一

看你自己：你怎麼是車夫？你做車夫不是樣子，你可以做我打魚的人。還把鬍鬚剃去了罷。每逢我來的時候，你把魚獻上來給我們吃，聽見了沒有……從此以後，我就加入漁人隊裏去了。——她又說，你把我的池湖好生收拾一下……但是叫我怎麼去收拾呢？」

「以前你是誰的人呢？」

「是塞爾格·塞爾格奇·彼赫帖立夫的人。他是從遺產裏得來的。不過他管領我們並不長久，一共祇有六年。我就在他那里充當車夫……不過不在城裏，——那裏他另外有別的人；我却是在鄉下。」

「那末你從小就當車夫麼？」

「怎麼從小就當車夫呢！我在塞爾格·塞爾格奇那裏充當車夫，以前却充當廚子，——却不是城裏的廚子，也是在鄉下。」

「你在誰手裏當廚子呢？」

「在以前的主人阿荒娜西·涅費台奇家裏，塞爾格·塞爾格奇的叔父。他買了里郭甫，阿荒娜西·涅費台奇買了塞爾格·塞爾格奇，却因為承繼得了這個遺產。」

「向誰買的呢？」

「向達姬·瓦西利夫娜那里買來的。」

「達姬·瓦西利夫娜是誰？」

「就是前年死的，在鮑霍夫地方死的……不對，在卡拉里夫地方死的，還是一位小姐……沒有出嫁呢。你難道不認識麼？我們是從她的父親瓦西里·謝蒙內奇那里遺下來傳給她的，她管領我們好久的時候……有二十年呢。」

「怎麼，你是她的廚子麼？」

「起初實在是廚子，後來却當了咖啡師啦。」

「當了什麼？」

「當了咖啡師，」

「這是什麼一種職務？」

「連我也不知道呀。我被派在餐室裏服務，改名爲阿東，不許叫庫慈瑪。這是女主人這樣吩咐做的。」

「你的真名是庫慈瑪麼？」

「庫慈瑪。」

「你老是充當咖啡師麼？」

「不，不能老做這件事情；也當優伶呢。」

「真的麼？」

「實在是真的……還在戲院裏唱過的。我們的女主人曾建築了一所戲院。」

「你扮演什麼角色呢？」

「你問什麼？」

「你在戲院裏做些什麼事？」

「難道你不知道麼？人家把我叫來，替我裝扮好了，我就裝扮着走起來，有時還站着，或坐着，聽他們怎樣的吩咐。他們說：你要這樣說，——我就這樣說起來。有一次我還扮過一個瞎子呢……在每一隻眼瞇人家都給我放了一粒小豌豆……真是這樣的！」

「以後做什麼事呢？」

「以後却又當廚子了。」

「爲什麼又把你降爲廚子呢？」

「因爲我的哥哥跑掉了。」

「但是你在你第一個女主人的父親那里做什麼事呢？」

「做各種職務；起初在哥薩克軍營裏，以後做花園內的園丁，又做「獵犬奴」」（註二）

「獵犬奴麼……你同那些獵狗一塊兒跑麼？」

「是同獵狗一塊兒跑的，並且幾乎死去；有一次同馬一塊兒墜下來，馬竟受了傷。我們那個老主

人脾氣極嚴，下令把我笞打，並且吩咐把我送到莫斯科皮靴匠那里去學習。」

「什麼學習？你難道是小孩子時候已經充當獵犬奴麼？」

「不對，那時候我已經二十多歲了。」

「二十多歲還有什麼學習呢？」

「既是主人吩咐，那末我們就要照着辦去。後來不久他就死了，——我就重新回到鄉下去了。」

「什麼時候你學成廚子的手藝呢？」

蘇朝克抬起自己又瘦又黃的臉來，笑了一笑。

「難道這個還學麼……凡是村婦都會煮飯的！」

我說道：「唔，庫慈瑪，我看你的閱歷是很多的！既然你們這里並沒有魚，你爲什麼現在要做漁人呢？」

「我並不怨命。幸虧得人家叫我做漁人。還有別個像我一樣的老人——名叫安得烈·蒲潘里的，——女主人叫他到紙工廠裏去當汲水的人。她說吃白食，不做工，是罪過的……可是蒲潘里還希望恩惠：他有個表姪在主人辦公處內做辦事員，答應在女主人面前替他求情，後來真的求准了……我還親眼看見蒲潘里向他姪兒屈膝叩頭呢。」

「女有沒有家眷？你娶過親沒有？」

「不，先生，沒有娶過。達姬·瓦西利夫娜吩咐隨便什麼人都不許結親。她說，連我還是老姑娘呢。要結婚做什麼用？儘鬧調皮勁兒！」

「你現在用什麼養活自己？得着工錢麼？」

「什麼是工錢……發出糧食——那已經是天保佑了，已經極滿意了。上帝，給我們的女主人延

「長些年齡罷！」

葉瑪拉意回來了。他很威嚴的說道：「船修理好了。取箭兒去——你……」

蘇朝克便跑去取箭去了。在我同那個可憐的老人談話的時候，獵人佛拉地米不住的看著他，露出輕賤的微笑。

等到蘇朝克一走，他就開口說道：「那是傻子，完全沒有學問的人，不過是一個鄉下人罷了。不能夠稱他做侍僕。……總在那里說假話。……你自己判斷一下，他那里能夠做什麼優伶呢？你就算白白的費去精神，同他談話了。」

過了一刻鐘我們已經坐在蘇朝克的平底船上。（我們把狗放在房屋裏，叫車夫伊古奇勒看守住了。）我們並不覺得十分方便，但是獵人並不是愛舒服的人。蘇朝克站在船後用箭推着，我同佛拉地米兩人坐在船的橫木上面；葉瑪拉意却坐在前面船頭上。雖然塗上了麻屑。可是水還很快的發露在我們脚下。幸虧天氣還極清朗，池湖彷彿睡着一般。

我們的船走得很慢，老人很艱難的把自己那根長箭從膠質的爛泥裏拔出來，那根箭子已經滿繞着水底亂草的綠線；湖內百合花的連續的圓葉，也阻擋住我們那隻船的進行，後來我們走到蘆草

那里，便開始遊戲起來。鴨子很喧嘩的升將起來，從湖上飛了開去，很恐懼在他們的領域內竟有我們這般人不期的出現，槍聲也很親密的跟着他們散將開去，看着這些短尾的禽鳥在空氣裏翻筋斗，又極艱重的倒在水裏，真是好玩，真是高興。那些受了槍彈的鴨子，我們還不能全取得；因為輕傷的鴨子會鑽進水裏去；還有一些已經打死的鴨子倒身在深蘆草叢裏，竟連葉瑪拉意那種銳敏的眼睛都不能找到；但是一頓飯的時候，我們那隻船已經裝滿着野味了。

佛拉地米發出槍聲，總是不中，這個倒使葉瑪拉意覺得十分安慰；每在一次不成功的槍擊之後，佛拉地米總露出驚奇之色，把那桿槍四面看了又看，十分疑惑，後來竟問我們，他打不中的原因。葉瑪拉意打槍還是十分得勝；我却依舊打得很壞。蘇朝克用那從小就為主人服役的人的眼光看着我們，斷斷續續的喊道：『那邊，那邊還有一隻小鴨呢！——那時候便搔了搔背心，——却不用手，祇用實行動作的肩膀。那時候天氣極佳；又白又圓的雲彩很高很輕的在我們頭上走着，清清楚楚印在水波上面；蘆草周圍瑟瑟的響着；白光照處，池湖處處彷彿鋼一般的閃耀。我們正打算回到村裏去，不料忽然發生了一件極無趣的事情。

我們已經早就看出水漸漸的擁進船裏面去，便叫佛拉地米用水桶把水一桶桶的倒出去，那隻

桶是我那遠見的獵人向沒有留神到的村婦那里偷來的，祇要佛拉地米不忘自己的義務那末事情進行總算順利。但是到了行獵將畢的時候，忽然有一羣鴨子，彷彿向我們辭別似的，飛將起來，使我們竟來不及放槍。在槍彈的灰塵裏我毫沒有注意到那隻船的狀態——忽然經葉瑪拉意一次劇烈的行動，（他竭力去取已打死的鴨子，所以全身傾斜在一邊，）我們那隻舊船便傾倒着，直鑽進水裏面去，很得勝的達到水底，幸虧還不是深的處所。我們大家呼喊了一聲，但是已經晚了一剎那間我們都站在水裏，齊到頭頸，四面滿圍着死鴨的屍體。現在我斂了笑容都不能憶起我那同伴又恐懼又死白的臉色，（大概我的臉那時候也決不會發紅的；）但是在那時候我腦筋裏都想不到要笑。我們個個都把自己的槍放在頭上，蘇朝克也把篙子舉在上面，彷彿照規矩是要模仿老爺們似的。第一個破壞沉默的人是葉瑪拉意。

他在水裏睡了一口，喃喃的說道：『唉，真是糟糕！這樣的機會！全是你，你這個老鬼——他很生氣的向蘇朝克這樣說，——你的船怎麼啦？』

老人輕聲說道：『我錯了。』

我那獵人又回頭向着佛拉地米，繼續說道：『你也好呀。你在那里看什麼！做什麼！不倒水！你，你，你，

……」

但是佛拉地米已經沒有辯駁的地步；他抖索得像紙一般，牙對牙幾乎要打擊起來，竟完全無意識的含笑着。他的巧言，他禮貌和自尊的情感，現在也沒有辦法了！

可惡的平底船在我們腳底下微微的搖動起來……在那隻船遭險覆沒的當兒，我們覺得水異常的冷，但是我們立刻就忍受過了。當第一個恐怖過去的時候，我四面望了一望；周圍，離我們十步路遠，長着蘆草；遠遠裏，在那些蘆草的頂上看得到岸上。我心裏想道：「真不好呀！」

我便問葉瑪拉意道：「我們怎麼辦呢？」

他答道：「唔，總得想法子；不能在這裏住宿的。」又對佛拉地米說道：「喂，你拿着這槍。」

佛拉地米竟遵從他的話，沒有一點反對的意思。

葉瑪拉意繼續說道：「讓我尋找淺灘去。」說時，帶着一種自信的態度，彷彿在隨便什麼池湖裏面一定應該有淺灘的存在，——一面說，一面取了蘇朝克的篙子，向岸那里走去，極謹慎的摸着水底。

我問他道：「你會不會泅水呢？」

他的聲音從蘆草叢裏傳出來說道：「不，我不會。」

蘇朝克冷冷淡淡的說道：「那末恐怕要淹死了；」他以前極其恐懼，不過所恐懼的不是危險，却是我們的怒氣，現在已經完全安靜下來，不過有時候還要嘆一兩口氣，却已經不覺得有變更自己地位的任何需要了。

佛拉地米也很抱怨的說道：「並且這是沒有什麼益處的。」

葉瑪拉意過了一點鐘還沒有回來。這一點鐘我們覺得是永遠的。起初我們同他很熱鬧的互相呼應；以後他竟漸漸很少回答我們了呼聲，到了末後簡直完全沉寂了。村裏面響着啞啞的鐘聲，是人赴晚禱去的。我們彼此並不講話，還竭力不肯互相看視。野鴨在我們頭上飛翔着；有的竟預備坐在我們附近，可是忽然又飛升起來，「咕龍」一聲的飛開了。我們慢慢覺得凍冷起來。蘇朝克合着眼睛彷彿預備歇宿的樣子。

後來，葉瑪拉意回來了，使我們發生一種描寫不出的快樂。

「唔，怎麼樣呢？」

「已經到了岸上；並且把淺灘找到了……我們去罷。」

我們打算立刻就去；可是他在水下口囊裏取了一根繩子，繫住許多死鴨的腳掌，用牙齒咬住繩

的兩端，纔奔上前去；佛拉地米跟着他，我跟着佛拉地米。蘇朝克在隊伍的末後走着，那里離岸約有二百步路。葉瑪拉意走得很勇敢，毫不停頓。（他極記清道路。）有時還喊着：『往左走，——右面有深坑！』或者喊着：『往右走，——左面滑得很。』……有時候水到喉嚨那里；那個可憐的蘇朝克比我們大家身段都矮，時常淹在水裏，冒着水泡，嘔吐起來，那時候葉瑪拉意就對他威嚇着喊道：『唔，唔，唔！』——蘇朝克祇得移起兩腿，往上跳躍，直攀登到淺水的地方，可是就在緊急的時候，總不敢拉住我的衣襟，我們終於又累乏，又污穢，滿身淋漓的走到岸上來了。

過了兩點鐘，我們大家已經坐在一間極大的乾草房裏，身上衣服也慢慢的乾起來了，便預備吃飯。伊古奇勒車夫是個行動極遲緩，起步極艱重，還有判決力的人，當時半睡半醒的站在大門那裏，極力請蘇朝克嗅煙。（我覺得俄國的車夫們親近得很快。）蘇朝克帶着激怒嗅了一下，吐了吐涎沫，咳嗽，彷彿感出一種極大的愉快。佛拉地米帶着一種累乏的態度，低着腦袋，說話說得很少，葉瑪拉意在那里擦我們的槍械，狗用極捷快的態度搖着尾巴，等待麥飯；馬伏在矮屋底下，蹬着腳，嘶叫着：……太陽沉下來了；牠那最末的光散在各處，成爲一條深紫色的寬帶；金色的雲彩漸漸在天上佈將開來，彷彿濺起來的浪花……村子裏傳遍着歌聲。

註一 蘇朝克，俄語意即乾枝，係管人語。

註二 獵犬奴即看守獵犬的人。

春節

庫普林原著 葉靈鳳譯

在他從彼得堡到克利瑪的途中，費立辛大佐故意的改變了他的行程。在消磨了他的童年和青春時代的莫斯科停下，住了兩日。據說有一些獸類也是這樣，當牠們覺得自己是將就死的時候，便到牠們平素所中意的熟悉的時常去的地方再走一遭，作爲向這些地方的告別。可是費立辛此刻並不是爲死的臨近所威嚇；四十歲的年紀，他仍是強健而有餘力。但是在他的嗜好和感覺上，在他與世界的關係中，他已經達到那生活不自覺的趨向老年時代的地位了。他開始縮小了他的嗜好和享樂的範圍，他的行動中已經流露了有眷念往昔和懷疑的習慣；他的木然的不自覺的對於大自然獸一般

的喜愛已漸漸減少了，代替這個位置的是更精細的對於美的陰影的鑑賞；他不再爲可崇拜的婦人的美麗所侵擾而不安了，祇是——這正是精神衰敗的第一步現象——時常去想着他自己的死。最初，他僅以一種一注意的偶然的態度去想着牠——或早或遲，死總是要來的，這並不與他自己相干，不過是關於某一個旁人，一個名字叫作費立辛的而已。但是此刻他却是以一種難堪銳利殘酷無情的清晰的眼光想着牠，因此每到了夜晚，他的心總是害怕的跳着，血流冰冷。於是便是因了這種感覺，才驅使他去到少年時代所熟悉的地方再去一次，去將那些可愛的苦甜的童年回憶再度一遍，籠罩在詩人的憂鬱下，使這些永不會再來的甜蜜而傷懷的回憶將他靈魂的創痛再撥一次——那些永不可恢復的對於生活第一次的純潔清晰的印象。

於是他便這樣做了。留在莫斯科兩天，返到他舊時的故墟。他去看了那按着法比立安制度的教育，受着女院監管理的住過了六年的宿舍。這裏的什麼東西都改變更動過了；男生部已不再存在，祇是女生教室中仍然有着那一種好鬧的誘人的新髹漆的桌子板橙的香味；飯堂中也仍有着那古怪混合的氣味，夾着一種蘋果的特別香氣，這是此刻還如舊日一樣，那艘學士們藏在他們私櫥裏的。他又到了他舊日的陸軍學校，走進校裏的禮拜堂，在這裏，以學生的資格，他是時常在聖殿裏服役的。搖

着香爐，讀聖經的時候，捧了蠟燭穿着白衣走出來，可是有時也偷燒剩的蠟燭頭，偷喝聖餐之後的葡萄酒，更時常向殿裏的庶務員做鬼臉，有時他瘋一般的大笑，因此有一次弄得牧師嚴厲的將他請出聖殿去；牧師是一位可愛的肥胖的灰鬍子，恰像掛在聖殿後面沙倍斯的上帝的圖畫。便更走遍一切舊日的街道，尤其在那引起他第一次天真童孩愛情的屋子前逗留；他走進天井，走上樓梯，幾乎什麼都認不出，在他二十幾年的遠離中一切都改造變化得這般的厲害了。他更不安驚異的發現，他老朽疲倦了的靈魂假是冰冷不生感動，自己並不去咀嚼這種對於往昔的舊的熟識的憂鬱，這種這般明淨，這般溫靜，這種反映而順貽的溫雅的憂鬱。

『是的，是的，是的——這就是老年，』他反復的對自己說，感傷的點着頭……『老了，老了，老了……這是無法可想的……』

離開莫斯科之後，他又因事在克佛耽擱了一整天，一直到春節的前一星期才到俄德桑。但是一連好幾天的天氣都是不好，而費立辛又正是一位極不慣風浪的人，因此打不下決心上船去。這樣一直到了春節前夜的早上，天氣才放晴，海面才平靜起來。

晚上六點鐘，輪船耶力克森號就啓碇離港。費立辛沒有一個給他送別的人，這個倒使他很感激。

他最不耐那種假惺惺的不爽快的離別的喜劇，天才知道是究竟爲了什麼，一個人要在船上站着成半個鐘頭，眼望着下面立在碼頭上的人們，笑着勉強的笑，彼此飛吻着，不時用一種舞臺上的聲腔喊着可笑的無意義的說語詞句，直到最後，覺得船身是慢慢的沉重的移動的時候，你才可以抽過一口氣來。

船上的客人不很多，大半的又都是三等艙的乘客。船上管車的人對他說，頭等艙裏除了他之外祇有兩個人，一位太太和她的小姐。

「這倒很好，」他自己暗想。

什麼東西都喜歡着，此行的海程是將平靜而安逸。他的艙位是精緻，寬大，光線充足，有兩張躺榻，不會有上層搭鋪的人。海面雖然有一些波浪，但漸漸的是平靜了。船身也不波動。日落的時候，甲板上更有了解人的微風。

這一晚，費立辛敞着窗子睡了一晚，比他幾月以來睡的都沉，或者可說在過去的一年中，從不曾這樣好睡過。船到了厥伯多那的時候，他才被起重機和艙面上水手奔跑的聲音所驚醒。他爬了起來，趕快的穿了衣服，吃了一杯茶，便走到上面去。

輪船停泊在朦朧的乳白色的薄霧中，初昇太陽的金光在閃閃的射着。遠岸祇約略可以看見。海水輕輕的拍着船舷。強烈的鱈魚和油和海草的氣味到處可以聞見。他們正在旁側的一隻駁船上卸着包裹。船主的號令在清晨純潔的空氣中清晰的可以聽見。

駁船走了以後，輪船又開始前進，費立辛便走下餐廳裏去。他頂眼就看見一幅奇景。餐檯都靠着牆，一列的排着，上面飾着欣榮的鮮花，佈滿了春節的佳肴。上面有着整隻的烤羊，還有火雞，長的頸項從裏面用鉛絲和棍棒撐着，高高的舉着牠們愚笨的頭。細長的頸項都變成像一個問號一樣，輪船一走動便顛着搖着。牠們看來似乎都是些洪荒時代的遺獸，像在插圖裏所見的一般，伏在大盤子裏，屈着腳，伸着頸項的頭似乎都在可笑的謹慎的向四週提防着。清亮的陽光從氣孔中漏進，在檯布上印着金黃的圈兒，使檯上春節的糕點變得金碧燦爛，使得那些鮮花——玉簪，如意花，鬱金香，紫羅蘭。爬牆花，莫忘我——都顯得更如火如荼。

另一個頭等艙的客人也下來用點心了。費立辛隨意的向她望了一眼。她是既不年輕也不美麗，但是却生着一副曼長健康，稍為帶點肥滿的身軀，很優美簡單的穿着一件領邊和袖口上都鑲了薄綢的淡色斗篷。頭上罩着一條淺藍色半透明的紗巾。她一面飲茶一面看着本書，從這本書緊小的裝

訂和淡黃色的封面上看來，費立辛估量着定是一本法文書。

這個人似乎很古怪的隱約的有一點熟識，不僅在她的臉上，尤其在她掉過頭來，擔起眼簾，向他回望了一眼的那種神氣中。但是這種無意的印象不久就消滅被遺忘了。

餐廳中的悶熱立刻就將客人遣到甲板上來，於是他們就在船的陰暗的一面坐下。那位太太仍在繼續看書，雖然有時望着海的時候她便將書放到膝上，望着在那裏戲跳的海豚，那遠方金碧愴恍或者鋪着有香息的綠茵的崖岸。

費立辛開始在甲板上來往的踱着，走到船艙的時候便轉過來。有一次，當他經過那位太太身前的時候，她用一種詢問的好奇的眼光注意的望着他，於是他便又彷彿覺得以前好像在什麼地方曾經遇見她過。漸漸的，這個緊纏着的感覺使他不安起來了，他同時更看出這位太太也在感着這同樣的感覺。但是他竭力搜索，終想不出以前曾見過她過。

突然，第二十次的經過她的面前，他突然不自止的在她面前站住，用軍禮向她施敬，靴上的马刺微微響了一下，說道：

『原諒我的冒昧……可是我始終覺得我好像認識你，更好像以前同你很熟識過。』

她是一位非常樸實的婦人，幾乎是紅色的皮膚，灰色頭髮——雖然這因了她原來顏色的淺淡，祇有在近處才可以看出——藍色眼睛上淡色的睫毛，和一張凋喪了的像她的臉。她的嘴，豐腴而鮮紅，配上變得美麗的小嘴唇，似乎是她唯一鮮麗的東西。

「我也是這樣，」她說。「真好笑，我也是坐在此地暗想我們以前會在那裏遇見過。我的名字是羅孚亞——這能提起你一些什麼嗎？」

「我很抱歉來說不會，」他回答，「可是我的名字是費立辛。」

這位太太的眼睛突然因一種欣慰而熟識的笑容光亮起來了，費立辛看她立刻認識了他。

「費立辛，果耶費立辛，」她快樂的喊着，將她的手伸給他。「我竟會認不出你了麼？羅孚亞，自然，這是我嫁後的名字……但是，且慢，你漸漸的自會記起我來……試想莫斯科，波利沙克利倍斯基街，屬於教室的那間房子……怎樣你可記起你的同學，耶克薩羅郁夫……」

握着她的手的時候，費立辛的手顫了起來。一瞬間的記憶提醒了他。

「啊，我絕想不到……難道是尼羅訖克麼？我請你原諒，雅麗娜……雅麗娜……」

「雅麗娜，佛萊滴密羅佛娜，」她插了進來。「你忘記了……但是你，果耶，你仍是那同樣的果耶，

畏縮，羞澀，性急的果耶。我們竟會這樣的相遇，這多古怪！請坐下來……我多麼高興……」

「是的，」費立辛低聲的說，「世界確是很小，各人彼此終要會見」——一個偶然想到的初想。
「但是請告訴我一切的事。耶克薩怎樣了——還有西歷山大密立費那——還有俄勒訖克？」

在學校的時候，費立辛祇同他同伴中的一個人親近——這個人就是耶克薩郁羅夫。每星期他能出去的時候，他總是到他們的家裏去，在復活節和聖誕節的時候，他更同他們在一處度着假日。在他個還不會進大學之前，耶克薩生了病被吩咐要遷到鄉下去，從那時起，費立辛便不會再看見耶克薩。在好多年之前，他曾偶然聽見尼羅訖克已經同一位有鳩利沙古怪別名的軍官訂了婚，這位軍官做了一件同時是愚蠢而又出人意外的事——自殺死了。」

「耶克薩在一八九十年死在我們的村居中，」這位太太回答說，「患的是癩疽。母親在一年之後也死了。俄勒訖克讀完了她的醫科，此刻是沙多倍斯克村的醫生——以前是在我們的甲密克羅村中當助手。她雖然有過很多好的機遇，但是她從來不願結婚，我已經結了婚二十年，」她說，緊閉的嘴唇上露出一道笑痕。「我已經是一個老婦人了……我丈夫在鄉下有一座別墅，他是省議會的會員。他雖然不會有過怎樣的榮譽，但是他是一位誠實君子，一位好丈夫，不是醉漢，也不像旁人一樣的

賭錢或者追逐婦人……感謝蒼天的厚賜……」

「你可記得，雅麗娜佛萊滴密羅佛娜，我怎樣有一時期愛過你過？」費立辛突然這樣的說。

她微笑，臉上立時有了青春的表現。有一刻，費立辛看見她牙齒上鑲金的閃光。

「好笑……真是孩子的愛情……但是你並不是愛着我；你是愛着星星立可夫們，愛着她們四個，一個一個的愛。當那個大姑娘嫁了，你便將你的心放在二姑娘的腳前，這樣一直弄下去。」

「哈哈！你多少有一點嫉妒，是麼？」費立辛很得意的這樣取笑。

「啊，一點都不……後來，大約在你十七歲的時候，我想到你對我變了，我才有點惱你……你要知道，這雖好笑，但是小姑娘的心也同婦人一樣的。我們容或不愛一個靜默的崇拜者，可是他要去注意旁人的時候，我們便要嫉妒了……但是這都是無意識的話。請將你自己的事都告訴我，你住在那裏，你做了些什麼。」

他將他的生活都告訴了她——大學期中，軍營中，關於戰爭以及他目前的情形。不，他從不曾結過婚——起初他是怕窮困和家庭的擔負，此刻則是一切都太遲了。自然，他也曾有過一些遭遇，甚而

至於很正經的 Romances。

談話停了一刻，他們彼此靜默的坐着，各以溫柔的淚漬的眼睛相望。在費立辛的記憶中，三十年前的舊事又很快的表現在他的眼前。他在十一歲的時候就認識了尼羅訖克。她是一個愛淘氣的好動的女孩子，喜歡講故事又好惹事。她的臉上佈滿了雀斑，生着長的手臂長的腿，淡色的睫毛，成條的掛在臉上紊亂的紅頭髮，她的妹妹俄勒訖克就兩樣：她總是躲在一旁，像懂事的女孩子一般的行動着。在放學的時候，他們總是一同到會堂裏去跳舞，到戲院去，到馬戲場和溜冰場去。他們在一起度着聖誕節和孩子們的遊戲？復活節的時候染蛋，聖誕節的時候穿新衣服。他們像小狗一樣的一時吵一時又好着。

這樣的生活過了三年。每年夏天，尼羅訖克照例的要同她家人到甲密克羅的村上過夏，這一年，當她在秋天回到莫斯科來的時候，費立辛竟驚異得張大了眼睛和嘴。她變了，你不能說她是好看，但是在她的臉上有一些比實際的美麗更奇怪的東西，一種自她內裏發出的女性的玫瑰一般煥發的光輝。這有時誠是這樣的。祇有天才知道這種神蹟究竟是如何發生，僅僅隔了幾個星期，一個畏縮的矮小的鄉下姑娘一變而為一位動人的少女了。尼羅訖克的臉上雖然仍有夏日太陽的遺痕，但是在她的下面，她的青春的血液已快樂的流着，她的肩頭已墊滿了，身子也圓渾了起來，柔韌的胸部也有

了明顯的弧線——她的全身都變成嬌娜文靜了。

他們間彼此的關係也有了變動。這是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變的，當他們兩人在教堂的聚會之前，在一間燈光暗淡的室中鬧着，兩人開始呼嘯着揪打了起來。這時窗子大開着，從園中吹來了秋的消息以及落葉的酒一般的氣味，教堂的鐘聲更緩緩的第次鳴着。

他們打在一起；他們的手臂彼此糾抱着，因此他們的身體都緊貼在一處，各人感到各人的呼吸。突然，尼羅訖克的臉上即是在這薄暮餘光中也看得出是緋紅，她的眼睛張大着，開始動怒的不安的低聲說道：

『放手……放手……我不要……』
『暈濕的眼中更帶着恨惡的表現添上一句：『下流的討厭的孩子。』』

這下流的討厭的孩子將她放下，很畏縮的伸着他顫慄的手臂站在一旁。他的腿也顫着，額上更被一陣突然而來的冷汗所浸濕了。他剛才感覺到他所抱的是一個柔輭適合的婦人的纖腰，這樣古怪的向着圓渾的臂部漸漸擴大；他在他的胸上感到了她堅實高聳的少女乳部的溫軟的接觸，他呼吸着了她內體的香息——陣雨初晴的春晚，水窪和天上都映成緋紅，小甲蟲在空中飛舞着的。

時候，所嗅到的白楊和黑莓的嫩苞所發出的那一種醉人的香息。

這樣，從這時起，費立辛便開始了他愛的情恍，苦情的夢兒，祕密的孤獨的眼淚時期。因了自己心神不定的結果，他便變成了野放，粗魯和畏縮；他時常會絆着椅子，衣服掛着家具，打翻茶盤裏的杯盤。

——『我們的柯寧加時常會弄得不安，』尼羅訖克的母親玩笑的說。

尼羅訖克向他暗笑，但是他一切都不知道，他祇是躲在背後望着她畫圖寫文和刺繡，又苦又甜的望着她頸部的曲線，細白的皮膚和披下的金黃頭髮，看着她呼吸的時候，棕色的校衣怎樣縐折而寬大，呼出來的時候又怎樣變成緊綳圓渾了。她的少女腰肢和美麗的手腕，她的那種白楊嫩芽的香氣始終在課室中教堂裏和懲戒室內追隨着這個少年。

在他一切的抄簿和教科書上，費立辛都將尼羅訖克名字很美麗的花寫在上面，更在看桌上將她的名字刻在一枚箭射着有火簇的心形中。這位姑娘，以她婦人的天性，當然也看出了他暗中的傾愛，但是在她的眼中他未免太熟悉太日常見慣了。在他的眼中，她是突然的變成了一件含苞的閃眼的芬芳奇蹟，但是在她的眼中，他仍是以前一樣的一個暴躁的少年，老的聲音粗的手掌，穿着緊小的制服寬大的褲子。她天真的同樣的一些男同學在牧師的一位小兒子打趣着。有時更像一匹小貓要

試試她的爪牙一樣，每每向費立辛丟一個迅急的灼人的眼色。但是他假如在一時的遺忘之中將她的手握得太緊的時候，她便要伸一隻玫瑰色的手指向他恐嚇，有意的說道：

『小心，果耶，我會去告訴母親的。』於是費立辛便會被一種真的恐怖嚇得慄着。

這無怪乎費立辛在第六級留了兩年；無怪乎在夏天的時候他同最大的那個星夷立可夫的姑娘們發生了戀愛，他同她祇在一個會裏跳過一次舞……但是在復活節，他滿愛的心中嘗到了一時天上的幸福。

在復活節前夜，他同郁羅薩們一陣到巴利沙克利倍斯基的教堂去。在這教堂裏，亞歷克薩立密費娜有一個榮譽的座位，有私人的跪墊和舒適的摺椅。不知是怎樣，他便想方法弄到同尼羅訖克一人獨自回來。母親和俄勒訖克要留着預備復活節的聖點，尼羅訖克，耶克薩和費立辛便一同走出教堂。但是耶克薩很狡獪的故意溜走了——他突然不見，如像是地面張開了嘴將他吞下去了一樣，於是便剩他們兩人在一起。

他們抱了手臂在人羣中走着，年少的腳兒很輕捷的移着。兩人全被夜的美麗，歡樂的讚美詩，叢簇的燈光，教堂中復活的接吻和祝賀所征服了。外面是一大羣快樂的羣衆；黑而幽雅的天上充滿了

閃耀的星光；潮濕的嫩葉的香氣從園中吹來，他們出乎意外的兩人被獨自剩在一起，於是好像一陣在人羣中迷失了一樣，一直到很遲的時候才走出來。

自己存着是無意的舉動，費立辛將尼羅訖克的手肘向着自己的身上壓了一下，但是她也很明顯的回了一下。他再將這祕密的擁抱再做一遍，她也照樣的回一遍。於是在暗中他觸着了她的手指，他便輕輕的摩撫着，她也不拒絕，並不去縮開。

這樣，他們便走到了教堂的園門口。耶克薩已經替他們將小門開好。狹的木板鋪在泥上一直引到在列老檸檬樹之間的房屋。當背後的小門掩上之後，費立辛便捧着尼羅訖克的手吻着她的手指，這般的溫暖，這般的柔軟，這般的充滿了生命。

「尼羅訖克，我愛你，我愛你……」

他用手抱着她在黑暗中吻她，吻着她耳朵的後部，他的帽子掉在地下，他也不停下於拾起。他吻着這少女冰冷的面頰，像在夢中一般的低聲說着：

「尼羅訖克，我愛你，我愛你……」

「不，不，」她也低聲的說，他聽見了她的聲音便找她的嘴唇。「不，不，放開我；放我……」

她的可愛的嘴唇，帶孩子氣的單純的天真的嘴唇。當他吻着她的時候她並不抵抗，但是她也不回復他的吻；她急促的感動樣子的呼吸着。從她的臉上，流下了冷冽的眼淚，快樂過分的眼淚。於是當他將他的嘴唇從她的上面移開，仰着望天的時候，在他的淚眼中，那從檸檬樹枝透下來的星光，似乎是跳着漸漸的接近，扭在一處合成了一團銀色的叢簇一般。

「尼羅訖克，我愛你……」

「放下我……」

「尼羅訖克！」

但是她突然動怒的喊了起來：「放開我，你這下流的可怕的孩子。你等着，我要去將什麼都告訴母親，將一切都告訴母親。真的，我一定告訴。」

她一點什麼也不會對她的母親說，但是從那晚之後，她決不再讓費立辛同她一人單獨的在一處了。

這事之後於是那個夏天就來了……

「還有，你還記得麼，雅麗娜佛萊滴蜜羅佛娜在一個美麗的復活節夜晚，兩個少年人怎樣的在教堂園門內互相的吻着。」費立辛問。

「不，我什麼事都記不得……下流的可怕的孩子，」這位太太說，溫雅的微笑著。「但是，我的女兒來了。你該認得她才是。」

「尼羅訖克，這是尼果那伊凡內基費立辛，我的老的、老的朋友。我們在孩子的時候就相識。——這是我的尼羅訖克。她正同我在那年復活節的年歲一樣……」

「大尼羅訖克與小尼羅訖克，」費立辛說。

「不，老尼羅訖克與少尼羅訖克，」她簡練安靜的回答。

尼羅訖克非常像他的母親，不過比她在年輕的時候更曼長更美麗一些。她的頭髮不是紅的，是有輝煌光彩的一樣粟色；她的黑色的眉毛是優美清晰的畫着，她的嘴裏飽滿，敏銳，新鮮而美麗。

這位少女很愛看水中流着的燈船，費立辛便將牠們的構造和用途向她解釋。於是他們就講到那不動的燈塔，黑海的深度，講到潛水的人，輪船的互撞以及一些旁的事。費立辛很擅於談話，這位少女也微張着嘴唇聽他講，眼睛也不離開他的臉上。

至於他……他向她望得愈久，他的心便愈被一種甜蜜的溫柔的感傷所征服——對於自身的同情，對於這個新的尼羅訖克的喜愛，對於那老的一個的感激。這正是他在莫斯科所渴望的感覺，不過用了他的自愛心已變得更光明更純潔了。

當那個少女走去看克森僧院的時候，他便握起那老尼羅訖克的手溫柔的吻着。

『生命是聰明的，我們一定要遵從她的法律。』他沉思的說。『但是生命也是美麗的。她是真於死的永遠的反抗。你同我會過去了消滅了，但是從我們的身上，從我們的思想 and 行動上，從我們的心從我們的靈魂和智能上，從這上面會興起，好像從我們的灰燼中興起，一個新的尼羅訖克和新的費立辛。一切都是相連的。都連結在一起。我將分開，但是我仍是留着。但是是一個人總要愛他的生命而聽她的指導。我們都是活在一處的——活着的便已經死了的。』

他又低下頭來吻她的手，她也仔細的吻着他白色的眉毛。他們彼此望着，各人眼中都浸濕了眼淚；他們緩緩的傷感的溫柔的微笑着。

「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

實價二元

譯者：巴金等譯
裝幀者：靜庵
發行者：許楊侯
出版者：中流書店
上海天潼路泰安里118號

總代售：光明書局
五洲書報社
中國雜誌公司
暨各大書局

